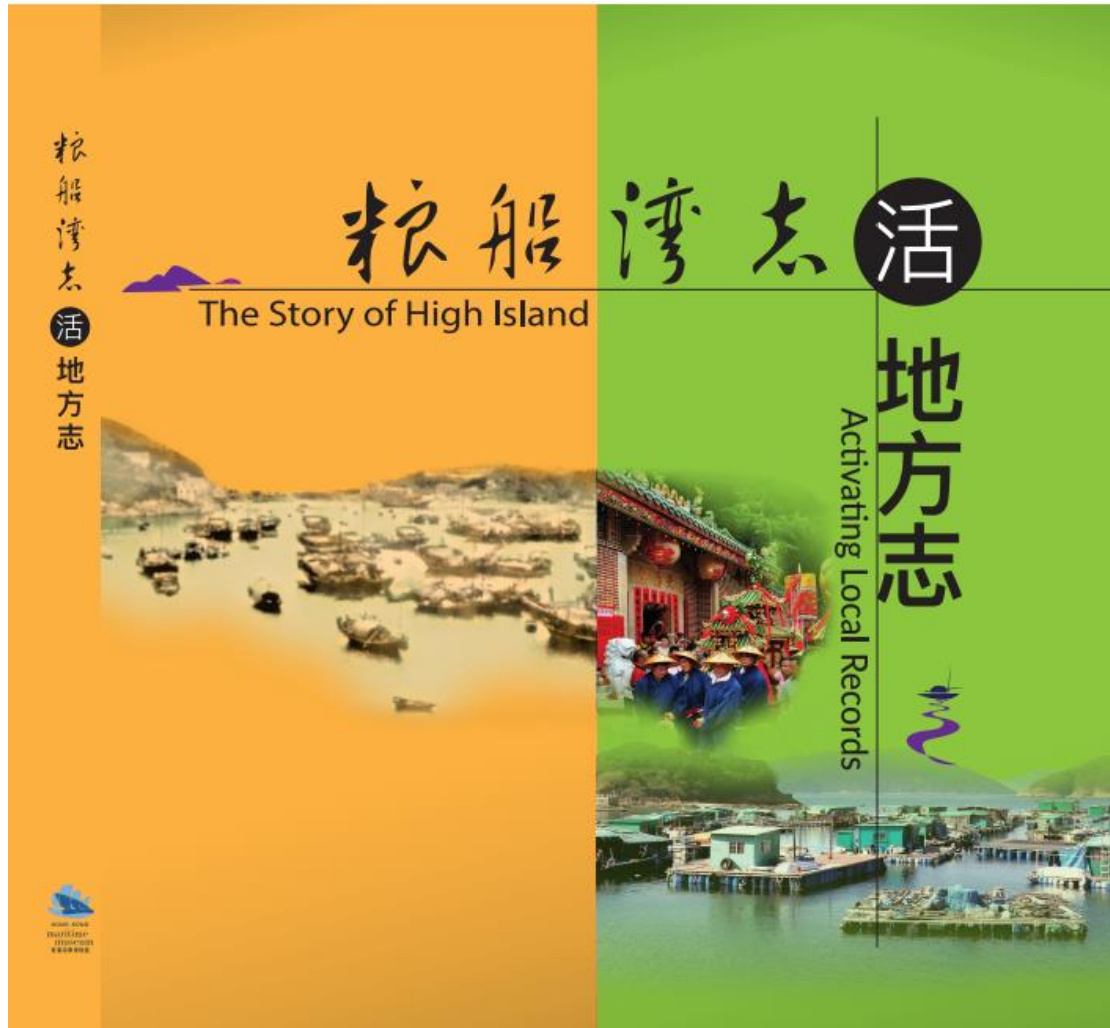


糧船灣志・活地方志

總報告



序一  
序二  
前言  
研究方法學

第一  
部分

追古溯源——從古文獻、地圖和考古遺物找尋海洋航道

- 1.1 「糧船灣」名字的由來、轉變及原因
- 1.2 從地方志角度看糧船灣
- 1.3 地圖中的西貢和香港
- 1.4 水下考古：西貢宋代船錨碗石和水庫沉船出水文物

第二  
部分

從「龍船灣」到「糧船灣」——島上人口活動（明代至 21 世紀）

- 2.1 水上人、客家人、「糧船灣人」的特別身份
- 2.2 不少居民移居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通常從事餐館行業
- 2.3 抗日游擊隊和島民的交流

第三  
部分

糧船灣的習俗和宗教傳統

- 3.1 島上的不同信仰
- 3.2 主要信仰：天后及東丫天后宮
- 3.3 「大屆」：天后誕四日五夜大型慶祝活動
- 3.4 已倒塌的北丫天主教龍船灣小堂
- 3.5 白腊玄壇爺廟

第四  
部分

走向現代——教育、經濟、軍事、民生發展（19 世紀至萬宜水庫興建前）

- 4.1 教育：糧船灣公立學校
- 4.2 小型農業的轉型與現代化漁業
- 4.3 揀炮區的形成與影響

第五  
部分

不再孤島——萬宜水庫的興建與「糧船灣人」的散落

- 5.1 兩龍相會：橫渡官門
- 5.2 糧船灣人與水庫興建工程

第六  
部分

經濟發展與可持續發展

第七  
部分

口述歷史

第八  
部分

展覽及延伸活動

參考書目  
鳴謝

## 序

「糧船灣志．『活』地方志」的研究和出版為香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的計劃，而其展覽亦是誌慶香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成立 25 周年的活動之一。此計劃結合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口述歷史、地圖研究、博物館展覽等跨學科研究方式，以西貢糧船灣洲為主要研究對象，西貢海域一帶及毗鄰島嶼為副，並以活潑的地方志表達形式，綜合記錄糧船灣洲在自然和社會方面的歷史文化與現狀。

此計劃的其中一個特色，是在香港海事博物館策劃同名展覽，並轉化為博物館的常設展覽和網上展覽，好讓更多的公眾對糧船灣洲，以至西貢在香港、南中國及海上絲綢之路的古今角色加深了解，公眾可以隨時到訪博物館或瀏覽相關網站觀看研究成果。此外，計劃包括口述歷史的訪談記錄以及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亦是對了解和記錄缺乏文獻資料的鄉鎮及水上民居的有效研究方法。口述歷史能夠從一些微小的細節，或不為人知的小事出發，嘗試以新觀點、新角度看待不同的歷史事件，開拓嶄新的歷史研究。通過人與人的對談，糧船灣人能真實地坦露情感和過去的故事，歷史變成充滿真摯的回憶紀錄，訪談內容也收錄在書中，這正是此計劃的可貴之處。

研究材料方面，本書結合數十年來和新近的水下與陸上考古資料，嘗試用更多堅實證據去分析和了解西貢在古代的角色和地位。同時，此書亦分析了多幅 16 世紀至今的地圖和海圖，透露了昔日不同時期有關西貢一帶與香港的訊息和重要資料，這些也深具參考價值。

期望《糧船灣志．「活」地方志》一書，可以讓更多人對糧船灣洲及其鄰近西貢一帶的今昔風貌和海陸居民，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時，從糧船灣島嶼得以窺見香江重要的海事故事。

何培斌教授

UNESCO 亞洲文物建築保護與管理講座教授

新加坡國立大學設計與環境學院建築系系主任

## 序

此研究出版係探索香港的海事歷史文化發展，以香港東面的糧船灣洲發軔，繼而延伸探索西貢海域，從而了解香港重要的海事歷史和風俗發展情況，並古今香港在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角色。

「糧船灣志·『活』地方志」研究計劃承蒙香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支持，以地方志形式，搜集、調查並記錄西貢糧船灣的歷史與文化，涵蓋自然景觀、地貌、古蹟、人口活動、宗教習俗、教育、經濟及近代發展等各方面。「志」乃以地區為主、綜合記錄該地自然和社會方面相關歷史和現狀的著作。

是次研究為計劃的第一階段，集中以糧船灣洲為研究對象，就漁業發展、口述歷史、考古情況、文化遺產等，作出系統性記錄研究，時限始於新石器時期，主要研究年代從宋代至現今。展覽呈獻的是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成果。

計劃第二階段，將從糧船灣研究，延伸到以糧船灣海、牛尾海及西貢海的周邊島嶼為例，收集、記錄天然避風港與人文活動發展的歷史和關係，並涵蓋西貢區內人口遷移與避風港的發展故事。時限同樣從新石器時期開始，集中研究的範圍則從宋代至現今為止。

與此同時，透過同名展覽及是次出版，有助觀眾和讀者了解西貢作為海上絲綢之路中轉站在香港、華南以及海上貿易的關鍵地位。是次研究有三個目標：

1. 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多面向記錄：以地方志形式，結合嶄新創意、搜集、調查並記錄西貢糧船灣的歷史與文化，了解沿岸居民的傳統生活方式，以及為保護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所作的努力。
2. 迫切性：迄今為止並無針對糧船灣洲的研究，但當中兩條村落爛泥灣和大浪西灣經已湮沒，現只剩下四條村落：東丫、北丫、白腊和沙橋頭村民大部分是老年人（約 30-40 人），故此有迫切需要盡快進行口述歷史訪談。此外，1970 年代修建萬宜水庫時搶救的明代沉船之相關文物，亦未進行深入研究，這些資料可以結合島上歷史加以探討。
3. 從糧船灣洲看香港在南海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位置及角色：計劃的第二階段，將從糧船灣洲延伸至包括糧船灣海、牛尾海及西貢海周邊島嶼，收集、記錄自然地地貌與人文活動發展的歷史和關係。同時，結合考古資料，補充並探討



糧船灣、西貢海灣以至香港東面海域在香港、珠江三角洲以及南海海上絲綢之路航道的角色和故事。

此計劃成果仍然聚焦於糧船灣的研究及田野考察，期盼透過調查、研究、採訪，搜集原始材料、記錄口述歷史以及其他珍貴資料，有助重新譜寫香江島嶼的重要漁民故事。

陳麗碧博士  
香港海事博物館首席館長

## 前言

糧船灣原是香港的第四大島嶼，明清年間為船隻避風的海灣和補給站，後來成為廣東海防駐軍的其中一汛。島上的居民包括客家人、從漁船上岸的人士以及水上人。島上居民主要信奉天后，19世紀末，天主教的傳教活動為糧船灣居民帶來了生活和教育的援助。及至近代，隨著市區發展與萬宜水庫的興建工程，當地的漁業活動日漸式微。島上居民紛紛搬到西貢或九龍市區居住，又或移民海外，現時島上居民約只有 30 人。面對步入黃昏的漁業前景，居民亦積極求變，利用現有資源經營、發展其他事業。

每年的島上節慶活動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的「糧船灣人」，這也是他們回饋原居地的表現，而獨有的「天后海巡」儀式是當地重要的文化承傳。是次研究計劃主要收集和記錄糧船灣的歷史和地方文化發展，並以島上漁業經濟轉型及天后誕節慶作為兩項重點。

整個「糧船灣志·『活』地方志」計劃分為上、下兩部分，就是「糧船灣」篇及「延續」篇。「糧船灣」篇的範圍包括：西貢糧船灣洲、萬宜水庫及島民移居至西貢一帶；「延續」篇則加入屬牛尾海範圍的滘西洲和橋咀，以及西貢海近市中心的部分村落。第一階段的研究計劃，集中以糧船灣洲為研究對象，主要考察的地點為西貢糧船灣洲，並以四條現存村落，包括東丫、北丫、沙橋頭及白腊為研究範圍。是次研究通過聯繫糧船灣天后宮值理會並得其協助，進一

步聯絡島上居民及提供第一手檔案資料，同時就漁業發展、口述歷史、考古情況、文化遺產等方面，作出系統性記錄研究。訪問對象為曾經及現居於糧船灣的人士、糧船灣村長、糧船灣的天后宮值理會成員、西貢區議會成員等，訪問人數約 15-20 人。口述歷史的成果見本書的口述歷史部分。

另外，是次研究涵蓋的文獻種類和數目，約有 300 份地圖和文獻記錄資料，當中包括香港海事博物館館藏的香港地圖、清代或以前的地方志記錄或地圖、香港政府檔案和居民的族譜、書信等等。至於主要的研究年代為宋代至現今，而部分的相關資料亦始於新石器時期。研究成果以兩方面來體現：一是以「專題展覽」的形式，作為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基金廿五周年誌慶的重點活動之一，展期由 2018 年 11 月 8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5 日，於香港海事博物館展出，繼而轉化成博物館的常設展覽；另一部分則以書籍的形式出版，藉此有助重新譜寫香江島嶼的重要漁民、水上人及居民的故事。

本書以「糧船灣」為焦點，深入考察並記錄糧船灣是如何從古代歷史中的補給與避風港的角色，發展至近代作為西貢其中一個既有客家人聚居、亦有水上人靠岸生活的島嶼。同時，透過向外海伸延，與牛尾海及西貢海周邊島嶼為例作比較，收集、記錄這些天然避風港與人文活動發展的歷史和關係。此小書結合出土及出水考古資料，期能補充並探討糧船灣、西貢海灣以至香港東面海域在香港、珠三角以及南海海上絲路航道中的角色和故事。

## 研究方法學

自古以來，編修地方志是將當地的自然與人文社會變遷記錄下來。而自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有關香港的《新安縣志》面世後，再找不到記錄有關香港的地方志書。就西貢糧船灣島志的研究方法學方面，此研究採取在傳統修志的基礎上，以近年香港編纂地方志的方法作參考和反思。<sup>1</sup>是次出版採用跨學科研究方式，包括歷史學、人類學、考古學、文獻、口述歷史等，有別於傳統的地方志，本書以較輕鬆的形式，著重具新意的體裁、田野記錄等研究為切入點，尤其重視口述歷史元素，加上善用博物館的展覽、教育和推廣的功能，試圖將中國古地方志的模式活潑地演繹為「活地方志」。

獲香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是次研究自 2017 年 5 月至 12 月開展前期的

---

<sup>1</sup> 研究方式參考韓章訓：〈談修志創新切入點〉，《新疆地方志》2006 年第 1 期，頁 13-16；劉蜀永、劉智鵬：〈編修《香港地方志》的幾點看法與建議〉，《中國地方志》2004 年第 6 期，頁 4-5。至於香港編修地方志的情況，可見香港嶺南大學華南與歷史研究部於 2007 年成立的香港地方志辦公室推出的「香港地方志工程」，以及近年由香港團結基金支持的香港地方志中心主持編纂、香港首部正式編修的地方志——《香港志》，設有 10 個部類，合共 42 冊，由 2020 至 2027 年分階段出版。

準備工作及資料搜集，當中田野記錄漁民、村民的生活，以及其宗教儀式所見的社群和身份尤其重要，<sup>2</sup> 特別是欠缺文獻記錄的漁民，<sup>3</sup> 及船居和陸居生活之間的流動關係。

2018 年 1 月至 2 月，團隊多次前往西貢及糧船灣進行實地考察，以及聯絡受訪者。2018 年 3 月，考察了「大王誕」及「抽緣首」儀式。2018 年 5 月則考察了一連五夜四日的「天后誕」及海巡節慶。2018 年 5 月至 10 月，又進行了密集式的口述歷史訪談、整理訪談記錄，並籌備展覽內容。專題形式的展覽，於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0 月在香港海事博物館舉行，2018 至 2019 年亦舉辦多場公眾活動。而於 2019 至 2020 年，該內容亦延伸成為香港海事博物館的常設展覽之一，於「水下世界」展廳介紹「香港海上絲綢之路」部分（圖 X）展示。2021 至 2022 年陸續整理研究成果並結集出版。

在多個層面上，糧船灣的歷史豐富多元，包括香港的宋明歷史、歷代海防角色、以至 20 世紀 40 年代的抗日戰爭時期遺蹟、80 年代的基建和近 20 年生態保育發展的多層次意義。

---

<sup>2</sup> Barbara E. Ward, "Varieties of the Conscious Model: The Fishermen of South China", in Michael Banton (ed.), *The Relevance of Models for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65), pp. 113-137; John McCoy, "The Dialects of Hong Kong Boat People: Kau Sai",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5, 1965, pp. 46-64; 黃新美：《珠江口水居民（蜆家）的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 年）；David Faure,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79-92; 莊初升：〈嶺南地區水上居民（蜆家）的方言〉，《文化遺產》2009 年第 3 期，頁 126-132；賀喜、科大衛主編：《浮生：水上人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21 年），頁 3-34。

<sup>3</sup> Barbara E. Ward, "Sociological Self-Awareness: Some Uses of the Conscious Models", *Man, New Series*, Vol. 1, No. 2, 1966, pp. 201-215. 中文版見華德英著、馮承聰等編譯：《從人類學看香港社會——華德英教授論文集》（香港：大學出版印務公司，1985 年），第 4、5 章。

## 第一部分：追古溯源——從考古遺物找尋海洋航道

1.1 「糧船灣」名字的由來、轉變及原因

1.2 從地方志和歷史角度看糧船灣

1.3 地圖中的西貢和香港

1.4 水下考古：西貢宋代船錨和水庫沉船出水物





### 1.1 「糧船灣」名字的由來、轉變及原因

糧船灣位於香港西貢，地理位置是香港的東面，在明朝初期已見地名，有「西來朝貢船隻停泊港口」之意。已故掌故名家梁壽認為，古代南洋諸國藩屬來華朝貢停泊在牛尾海尾段。另一說法是因為地理形勢的原因命名。至於今天使用的英文名稱 *Sui Kung*，則為廣東話拼音翻譯。

糧船灣，或稱龍船澳、龍船灣，自古以來位處香港的戰略要衝和海貿航道旁。其英文名稱 *High Island*，緣於此島地勢較周邊的島嶼為高，為 19 世紀西方對 *typography* 地勢外型的形容。

自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6 年），便是珠江口海防重鎮，南頭寨轄下「六汛」之一的海防據點。明朝郭棐《粵大記》第二十三圖載有「龍船灣汛」一名。至於陳倫炯繪製的《沿海全圖》（約 1730 年），其名為「龍舡灣」（舡是船的俗字）。其後亦稱「糧船灣」，應與此島用作商船補及給糧水而得名。

乾隆六年（1741 年），島上天后廟內的古鐵鐘已鑄有「糧船灣」一名，足見此名在 18 世紀中期經已使用。此外，島民以平底長舟運載補給品予商船，長舟形如龍船，故又稱「龍船澳」。直到今天，一首糧船灣咸水歌充分反映口耳相傳、生動的扒龍舟活：「龍船鼓，一鼓震三洲；扒龍船，龍船飛上天。」這首活潑的漁歌（又稱鹹水歌），透露了糧船灣濃厚的生活氣息、年節喜慶和人們的感情。這裡的「龍船」語意相關，一方面指端午節的龍舟賽事，另一意思是「糧船灣」的糧船，具地域性。

### 1.2 從地方志和歷史角度看糧船灣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成書的《新安縣志》，記錄了今西貢的沙角尾、蠔涌和北港三條座落在耕種條件優越的河谷地方的村落（圖）。《蠔涌張氏族譜》亦顯示，其祖先是在十五世紀後半葉遷至西貢。北港駱氏的開基祖維新公，在明朝末天啟年間（1621-1627）獲新安縣的梅林村黃姓批租耕地。然而，由於海盜走私猖獗，清政府下令中國沿海一帶全面海禁。順治十三年（1656）的海禁令，包括山東、江蘇、浙江、福建等地。順治十八年（1661），遷海令擴展至廣東。到康熙元年（1662）才初遷，康熙三年（1664）再遷。要到康熙八年（1669）正月才允許復界，不過復界之初，只許復田而仍有「片板不許下海」的命令，漁民不准出海捕魚。直至康熙廿二年（1683），全國才開始全面復

界，解除海禁。

復界後，原來的村民或因流徙而患病及死亡、又或因恐懼而不再返回，很多的田園因而荒廢。當時的清政府為了增加稅收，恢復生產，於是從廣東東部、北部、福建和江西等地，招徠大批的客家人前來香港墾荒。他們到達香港後，發現最肥沃的土地早已被宋明時期到港定居的五大宗族（包括錦田鄧氏、新田文氏、上水廖氏、上水侯氏和粉嶺彭氏）所佔，這批新來的客家移民大部分只能住在貧瘠山谷，或在沿海面積較小的平地落戶耕種，現今的西貢、荃灣、九龍和南丫島的大部分村落，都是在這時期建立的。

回顧客家人和原居民因移居墾殖，於盛清康、雍、乾三朝時人口增加。西貢一帶則主要集中在蠔涌、北港及沙角尾。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之亂，廣東客屬地區居民為逃避戰禍，因而南移，在小灣頭位置墾殖。從圖示可大概了解20世紀中期全港客家人和水上人的分佈（圖）。在嘉慶二十四年（1819）西貢可考的村落中，糧船灣洲及西貢一帶村莊全為官客家落，包括糧船灣洲：爛泥灣、牛角海西岸：北港村。相對於自宋代起已落戶元朗一帶平原的鄧姓等，由於客家人屬較弱勢的顛沛流離群體，很多居民都會聯同親友或相熟的族群建村，所以西貢的村落多以雜姓為主。

糧船灣本是孤懸西貢外海的一個島嶼，但自1978萬宜水庫興建後已不再是孤島，而與西貢半島陸地相連。這島嶼為陸上四村東丫、北丫、白腊和沙橋頭及水上漁民的聚居之所，風景秀麗，民風淳樸，與外界交通靠每日的街渡往來。而島的一端建有天后宮，廟前是一個袋形海灣，修建了碼頭，並作節慶表演活動的戶外場地。而海灣三面環山，袋口的正面近者有溜西洲、吊鐘洲、沙塘口山和火石洲等諸島，遠的有由銀線灣和龍蝦灣伸展至清水灣的大坳門、地塘咀山及果洲群島等，天然地形成了一大港灣，較外海波平如鏡。

從天后宮旁的樹叢後面拾級登主山，天氣晴朗時能遠眺太平洋，臨北遙望，則為美麗的白腊灣。下山北行約十分鐘，可抵白腊村；再經已荒廢的水田阡陌，綠波掩映的是白腊灣。至於島的南面為南風洲海灘，該處水清浪平，惟山徑崎嶇，需乘遊艇或專輪方可前往。

### 1.3 地圖中的西貢及香港

從中西方出版的地圖及海圖，亦可了解到糧船灣、西貢海域以至香港的位置，及其在海上貿易航道上的角色。以下將會介紹多張16至20世紀地圖、海圖及相關位置。

## 地域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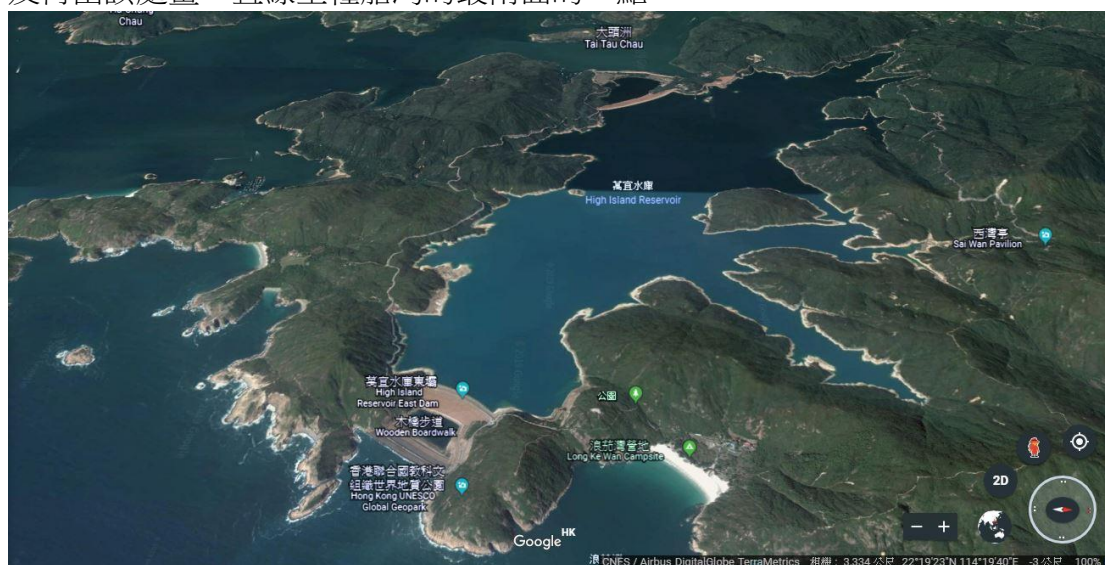
根據《商船（本地船隻）（證明書及牌照事宜）規例》憲報編號：L.N. 27 of 2004; L.N.282 of 2006，是次研究的糧船灣及鄰近地區的具體地域範圍如下。

## 西貢範圍

即位於以下列的線為界的範圍內的水域：西面界線為大陸海岸；北面界線為由北緯 22°23.056' 東經 114°16.653' 的位置，畫至羊洲北端的直線；再沿羊洲的西岸、南岸及東岸至羊洲東端；東面界線為由羊洲東端畫至白沙洲西端的直線；南面界線為由白沙洲西端，畫至北緯 22°22.363' 東經 114°16.422' 的位置的直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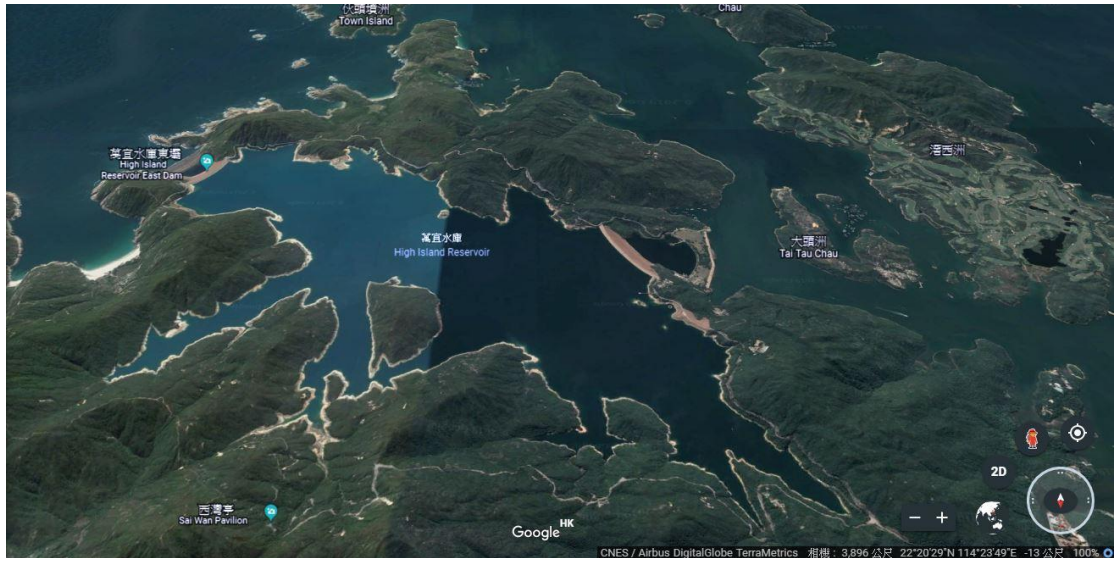
## 糧船灣及牛尾海範圍

即位於以下列的線為界的範圍內的牛尾海及糧船灣水域：北面及西面的界線為大陸海岸，而南面及東面的界線則為由龍蝦灣東岸、北緯 22°18.632' 東經 114°18.199' 的位置畫一直線至平面洲的南端，再由該處畫一直線至沙塘口山的最西北點、北緯 22°19.507' 東經 114°21.015'，再由沙塘口山的北岸至其東端，及再由該處畫一直線至糧船灣的最南面的一點。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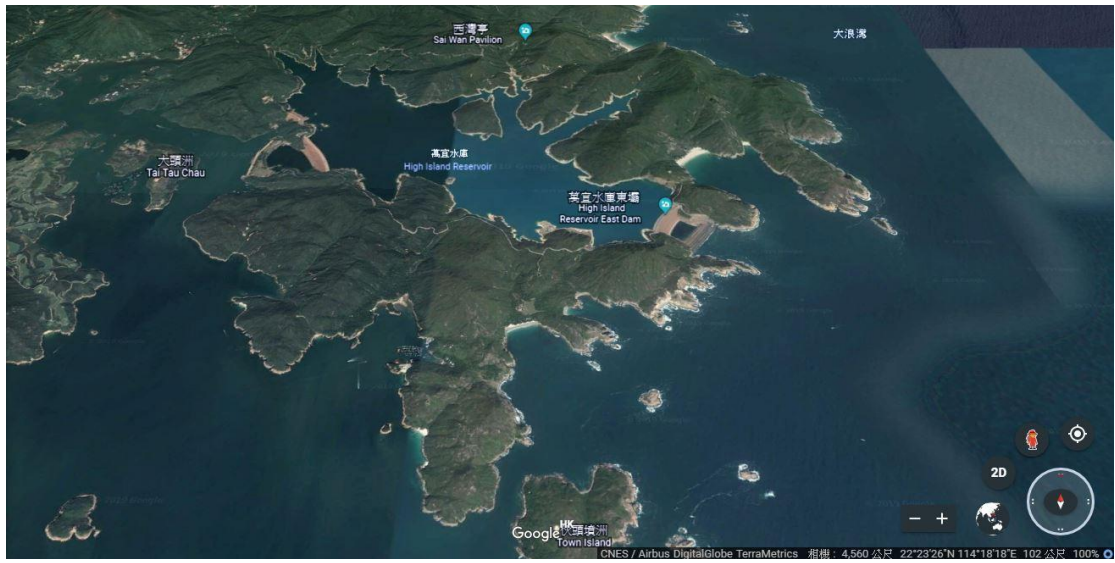




S



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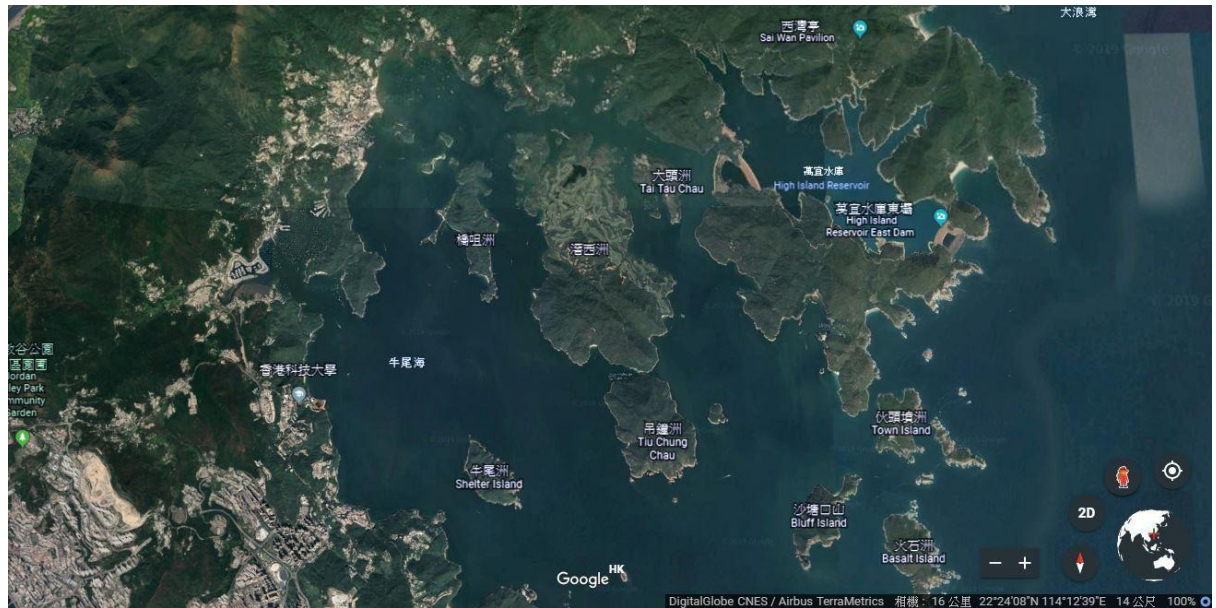


N



## 牛尾海範圍

即位於以下列的線為界的範圍內的牛尾海水域：北面及西面的界線為大陸海岸，而南面及東面的界線為由北緯 22°20.111'東經 114°16.207'的位置，畫一直線至橋咀洲南端，再由該處向正東畫一直線至滘西洲的岸、北緯 22°21.177'東經 114°18.237'的位置，再沿滘西洲西岸至北緯 22°22.386'東經 114°18.284'位置的堤道，再沿堤道的南側至鹽田仔的南岸，再沿鹽田仔的西岸、北岸、東岸及南岸以及堤道的北側回到滘西洲的岸，再沿滘西洲北岸至鹽田仔避風塘的防波堤燈標，再由該處向正北畫一直線至大陸、北緯 22°23.144'東經 114°18.401'的位置。



Google 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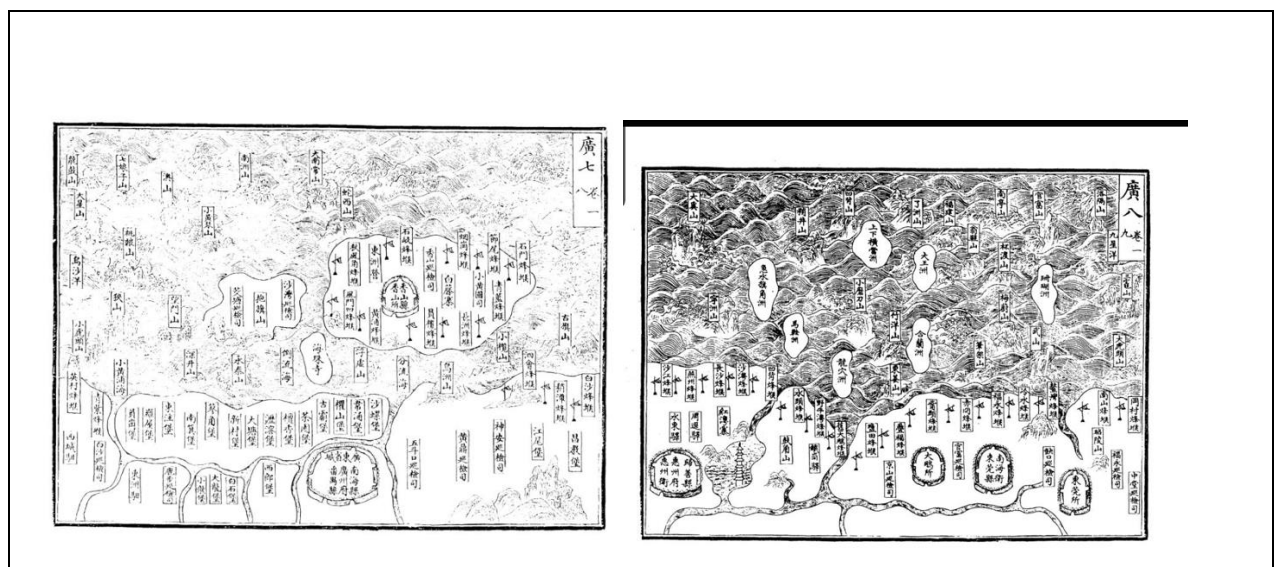


圖 1.3.1 鄭若曾著《籌海圖編》沿海山沙圖 廣東七及廣東八，1522-1566  
私人藏品 圖像版權@HKMM

於明嘉靖年間（1522-1566）成書的《籌海圖編》中，載有一幅最早的廣東沿海圖。不過該圖並沒有標示香港島，反而繪有官富山（即今天北九龍一帶）的位置，而大奚山（即現今的大嶼山）的位置則略有偏差。



圖 1.3.2 路德維科·喬里奧著《中國地圖》，1584  
香港海事博物館 HKMM2018L060276

路德維科·喬里奧（Ludovico Georgio）於 1584 年製訂的亞伯拉罕·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世界劇場》，圖中可見海獸的形象。



此處標示了廣東(Can Tam) 和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海岸線，其中標示了澳門 (Macoa) 以及周邊的多座沒有名字的島嶼。雖然香港沒被標示出來，但相信是位於澳門東邊，其中一個最大凹陷處的島嶼。



圖 1.3.3 科內利斯·特·尤德著《中國地圖》，1593  
香港科技大學李兆基圖書館

這幅罕有的地圖於科內利斯·特·尤德 (Cornelis de Jode) 著的《世界照鏡》(安特衛普, 1593) 中首次出現，初版由特·尤德的父親吉爾特 (Gerard) 於 1578 年出版。當時同時出版的還有亞伯拉罕·奧特柳斯 (Abraham Ortelius) 的《世界劇場》。據說奧特柳斯有可能憑藉其影響力令特·尤德等了很久才獲批准印刷，使奧特柳斯自己的地圖冊可以更受買家歡迎。此圖的設計相當特別，中央描繪了圓形包圍著中國、亞洲東北部以及日本西部的九州、四國和本州大部分地域等，朝鮮半島和北直隸海灣 (渤海) 亦首次在歐製地圖上呈現。圖邊帶狀飾中的四個圓形畫有西方藝術史上以中日生活為題材的最早描繪之一。





此圖描繪了珠江三角洲和廣東（Can Ton）一帶曲折的海岸線和珠江口南方的島嶼。澳門（Macao）位處廣東的南邊，其下方亦有多個不知名的小島。相信香港便是位處澳門東邊其中一個最大的凹陷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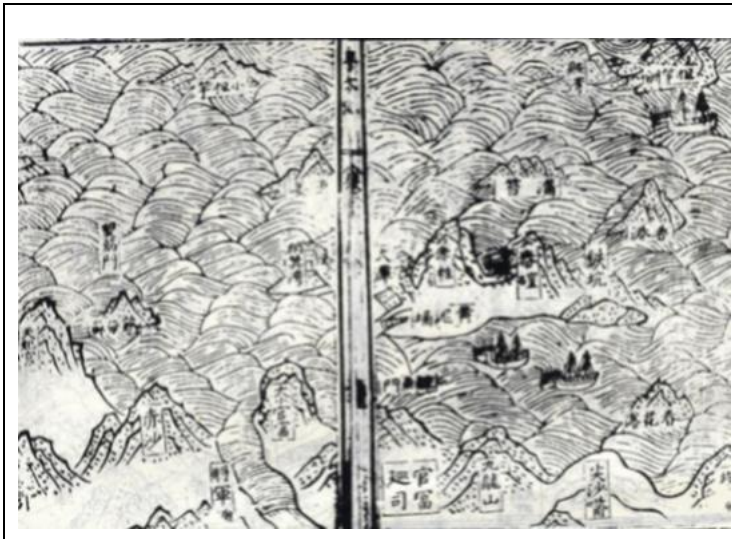


圖 1.3.4 郭棐著《粵大記·廣東沿海圖》，1595

郭棐《粵大記·廣東沿海圖》（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載有很多位置頗為準確的地名，不少香港地名更是沿用至今，例如黃泥涌、筲箕灣、大潭及赤柱等。大嶼山則被稱為大蠔山。圖中繪有不少在海上的船隻，可能是來自葡萄牙的商船。



圖中主要顯示香港東面一帶，包括九龍東和附近的一些島嶼。在左下角有標示將軍澳，大小官富，九龍山和鯉魚門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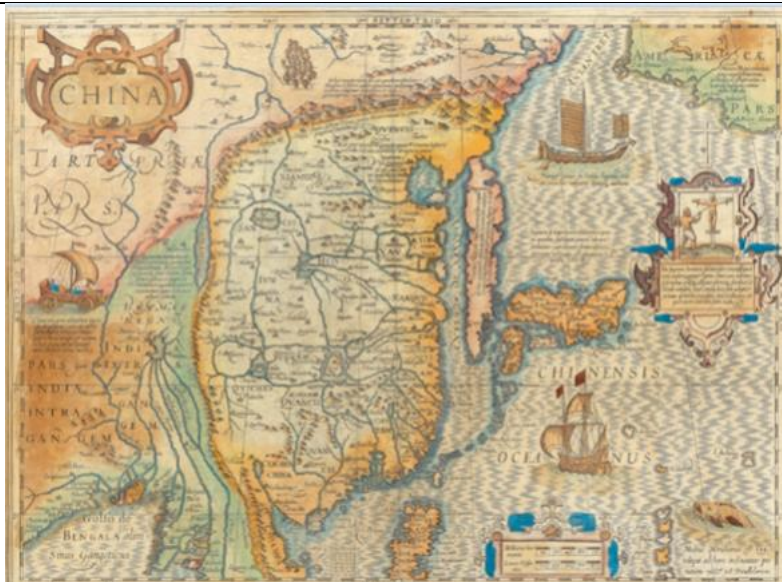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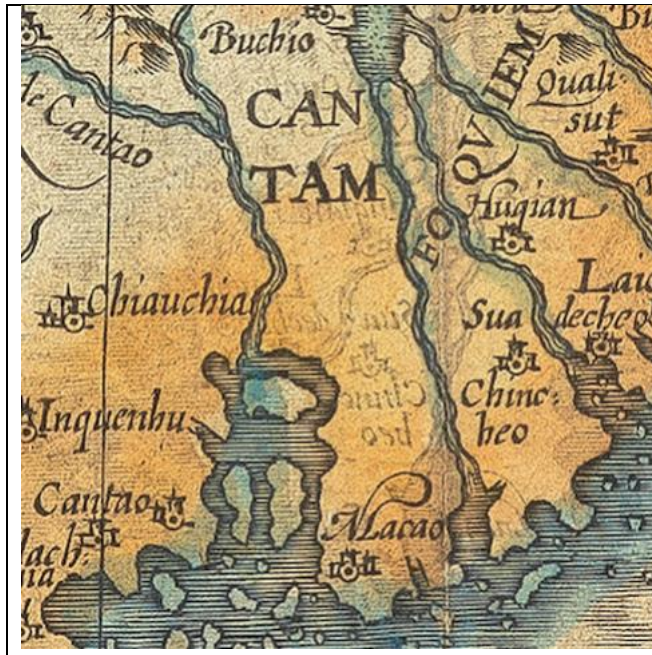


圖 1.3.5 傑拉杜斯·麥卡托著，《中國地圖》，1606  
香港海事博物館 HKMM2018L0603

由傑拉杜斯·麥卡托（Gerardus Mercator）約於 1606 年製訂之原圖。傑拉杜斯·麥卡托是十六世紀的南荷蘭製圖師和地理學家。他在 1569 年根據航線投影法製訂了一幅著名的新世界地圖。



此圖描繪了廣東（Can Tam）和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地名，其中顯示了曲折的河流和珠江口下方的島嶼。澳門（Macao）位處廣東的最南方。而香港雖然沒被標示出來，但相信是位於澳門東邊的島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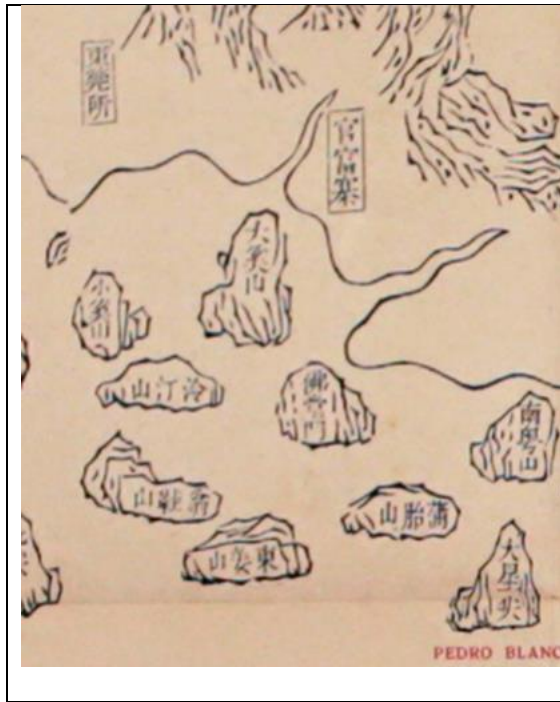


圖 1.3.6 《鄭和航海圖》，1621

私人藏品 圖像版權@HKMM

在 1405-1433 年間，鄭和率領大明的船隊七下西洋。這幅航海圖是在鄭和逝世約二百年後，被茅元儀收錄在《武備志》（1621）中，原名《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學者一般認為該圖可能在鄭和第六次下西洋（1421-1422）之後繪製。全圖採用山水畫式的畫法，以南京為起點，最遠至非洲東岸，遇山畫山，遇島畫島。圖中表明航線所經各國的方位、航道遠近、深度、航行方向、牽星高度等，並詳細註明何處有礁石淺灘，為航海人員提供基本的材料，也開創了中國獨有的長卷式地圖的先河。





此部分描繪了香港一帶曲折的海岸線和附近的島嶼，包括當時稱為官富寨的九龍城一帶，亦有南面一帶的大嶼山（即現今的大嶼山島），位處清水灣半島的佛堂門和香港最南端的蒲胎（台）山。而西貢一帶則以彎曲的海岸線表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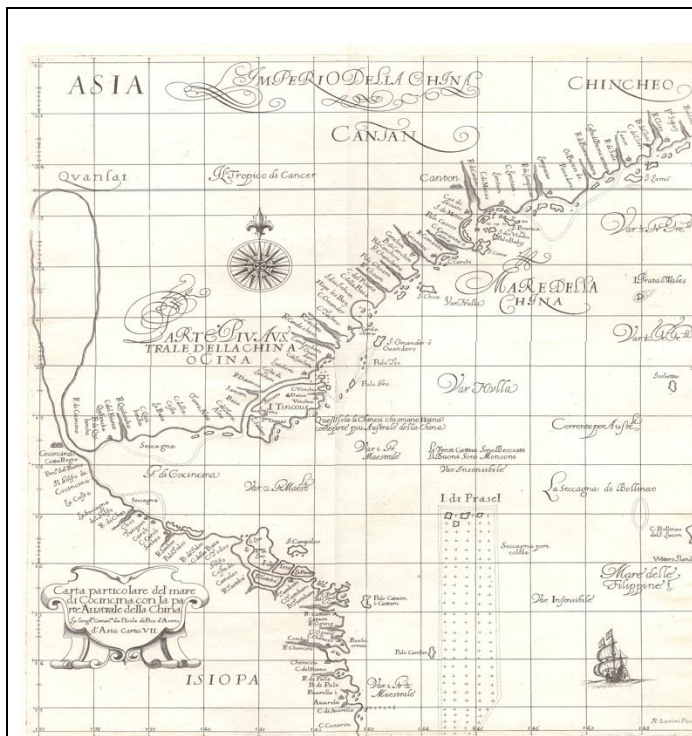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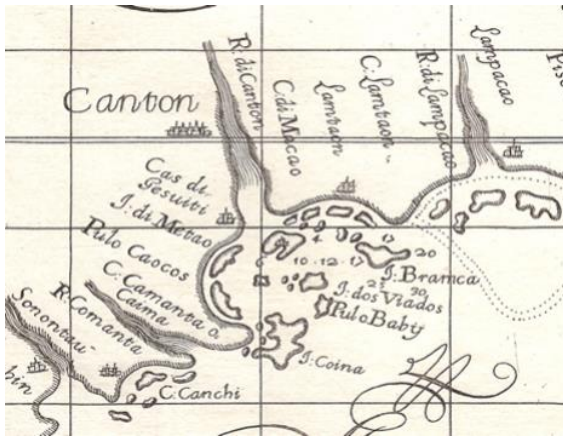


圖 1.3.7 羅拔·達德利著《南海航海圖》，1646  
香港海事博物館 HKMM2008.0270.0008

此地圖載於羅拔·達德利的地圖集內，該地圖集是十七世紀最重要的其中一套採用麥卡托投影法繪成的航海圖集。羅拔·達德利是航海導航員和數學家。此地圖顯示中國南部，包括廣州、澳門及海南島，下達越南北部，並顯示東沙島之位置。



此縮圖標示了珠江三角洲和廣東（Can Ton）一帶的島嶼。澳門（Macao）和浪白澳（Lampacao）位處珠江口的東邊，其下方亦有多個不知名的小島。香港便是位處澳門下方其中一個最大的小島。



圖 1.3.8 《中國新圖志（廣東省地圖）》，1655

私人藏品 圖像版權@HKMM

衛匡國（Martino Martini，1614-1661），意大利人，耶穌會傳教士，曾在羅馬修讀數學，在葡萄牙進修神學。1640 年被派駐亞洲，經澳門轉抵杭州，後在中國各省廣泛旅行。他對天文



地理尤其注意，留華期間在各地都有測定經緯度，明亡後被召回羅馬。衛匡國回歐洲時途經阿姆斯特丹，遇見製圖家約翰·布勞（Joan Blaeu，1596-1673），受其影響，將中國帶回的一系列輿圖，包括最重要的《廣輿圖》，加上他的測量記錄，編成《中國新圖志》，在羅洪先的底圖上加上經緯線，提供 2100 個地區的位置，經度以北京為本初子午線。



此縮圖描繪了珠江口一帶曲折的海岸線和散佈於南邊的島嶼，其中標註了新安縣（Singan）、其南邊的澳門（Macao）以及周邊的多座沒有名字的島嶼。雖然香港沒被標示出來，但相信是位於澳門東邊的其中一座島嶼。



圖 1.3.9 約翰·貝萊著《古代中國和現在中華帝國的居民》，1655

香港科技大學李兆基圖書館

這幅地圖由約翰·貝萊（Joan Blaeu）製成，於 1635 年首次出版，圖中描繪了中國、日本和韓國。此複製本來自《世界劇場》，又名《新地圖冊》的第二個法文版（1640），圖上寫了給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西奧多·巴斯（Theodore Bas）的獻詞。貝萊合共出版了兩幅中國地圖，此圖為第一幅。後來其流行程度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於 1655 年出版的《中國新圖志》地圖超越。



此局部圖描述顯示了廣東（Can Tam）和珠江三角洲一帶曲折的海岸線和附近的島嶼。其中位於珠江口正下方是澳門（Macao）和位於澳門東面的浪白澳（Lampacao）。澳門東邊其中一座沒被標示出來的島嶼便是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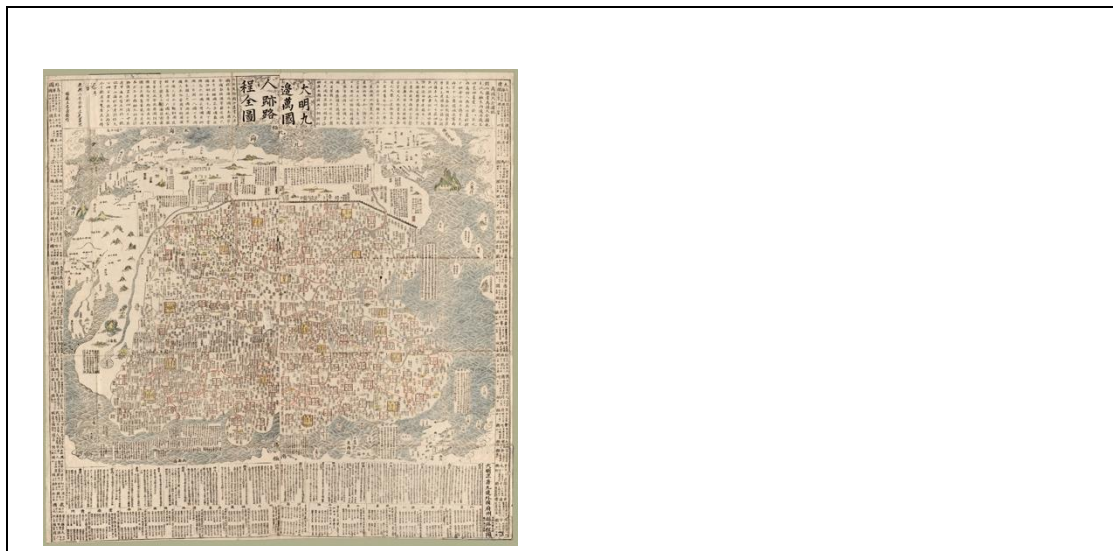


圖 1.3.10 曹君義著《大明九邊萬國人跡路程全圖》，清康熙二年（1663）重刊紙本刻印設色私人藏品 圖像版權@HKMM

這幅由曹君義於崇禎十七年（1644）繪製的地圖，反映明代晚期知識界主流對世界的認識。世界唯大明為中為大，歐洲、非洲、加拿大等均為孤懸大洋中彈丸之地，展示了中國至尊、萬國來朝的心態。此圖曾在日本重刻出版，流傳甚廣。





此局部圖描繪了廣東廣州府一帶，其中標示了番禺、東莞和順德等地。雖然當中並沒有明確標示香港，但是列明了香港在清朝從屬的新安縣。在廣東的西南方顯示了香山島嶼，並提到南宋文天祥過零丁洋的歷史事件。



圖 1.3.11 著《廣東及福建地圖》，1695

此圖極為引人注目，所繪為華南之廣東、福建兩省，並涵蓋海南及臺灣。圖中之中國帆船及標題章，繪畫精美，十分悅目。



此局部圖描繪了珠江三角洲和廣東(Can Ton)一帶曲折的海岸線和珠江口南方的島嶼。澳門(Macao)位處廣東的南邊，其下方亦有多個不知名的小島。香港便是位處澳門東邊其中一個最大的凹陷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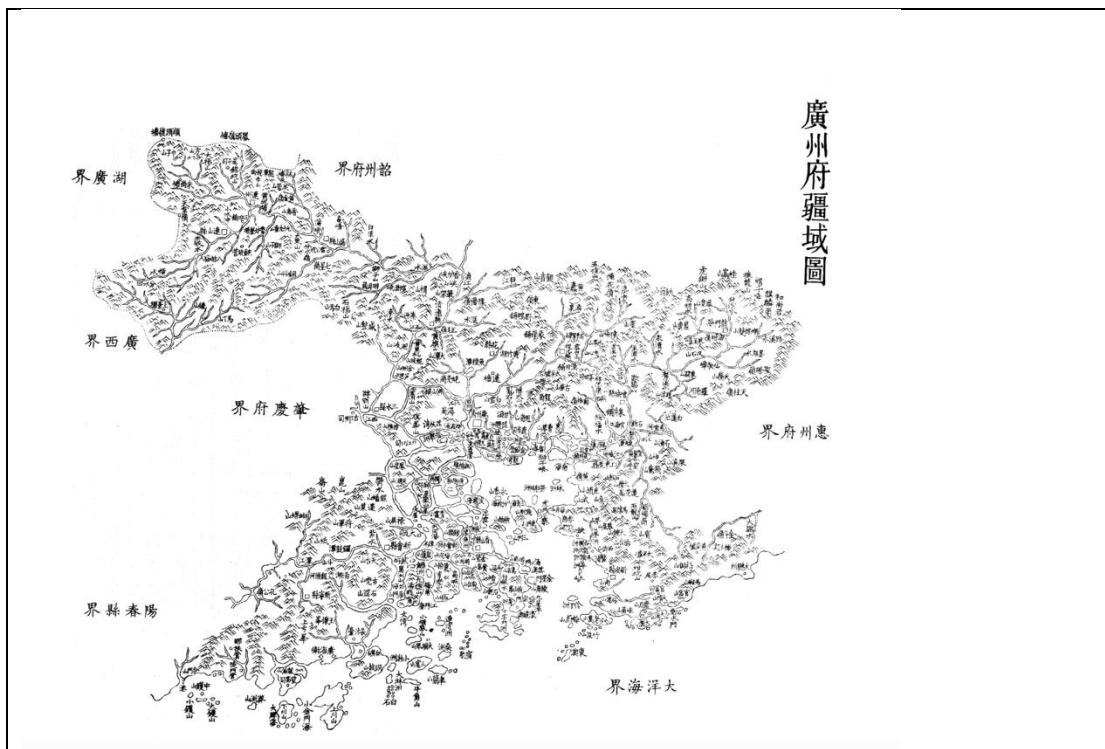


圖 1.3.12 蔣廷錫著《古今圖書集成》之《廣州府疆域圖》，1723  
香港大學圖書館

本圖可能是以康熙地圖集的其中一幅早期木版印刷地圖為底本。圖中所載香港地名有馬鞍山、大帽山、急水門及澳門等。而大溪山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大嶼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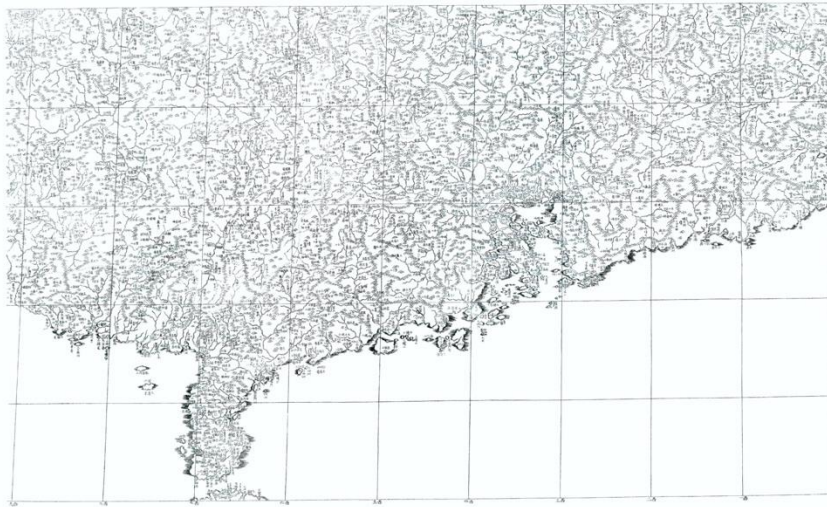


圖 1.3.13 清康熙《皇輿全覽圖》，1718

私人藏品 圖像版權@HKMM

清康熙帝十分理解地圖作為管治工具的重要性，因此利用外國傳教士為全國繪製實測地圖。由康熙四十七年（1708）開始，招集了一批熟悉測繪地圖的傳教士，分批對中國各省進行測繪。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大致完成，用桑遜投影法（Sanson projection，即正弦曲線等面積偽圓柱投影）製成《皇輿全覽圖》。



此局部圖描繪了香港新界至九龍半島的地名和南方的島嶼，其中有位處香港西南邊的大溪（奚）山和大澳。在香港東面海岸線的部分，標示了香港連接中國的大鵬灣，亦顯示了馬鞍山、九龍的官富山（即九龍城一帶）和大帽山等的山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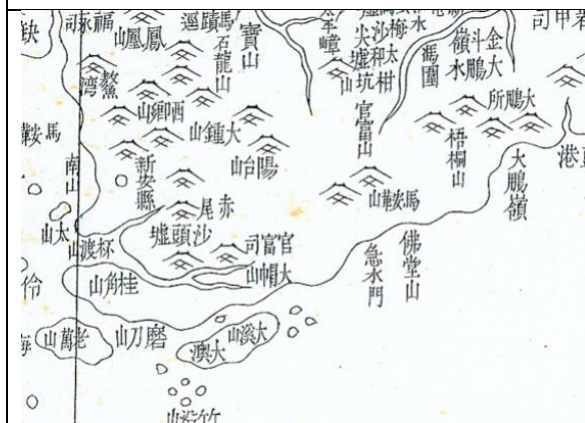




圖 1.3.14 《乾隆十三排皇輿全圖》，1761

私人藏品 圖像版權@HKMM

乾隆年間，隨著準噶爾和南疆被清廷遠征軍平服，回疆悉入版圖。乾隆二十一年（1756）派遣國子監算學總教習何國宗及測量人員前往新疆天山南北進行測量，由法國傳教士蔣友仁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繪成《皇輿全圖》，鑄為銅版 104 塊，全圖從北至南分為十三排，這圖覆蓋範圍由西至東 90 度，北至北緯 80 度，比康熙圖為大。



此局部圖描繪了位於新安縣的香港、新界至九龍半島一帶的地名和南方的島嶼，其中標示了由西至東的鳳凰山、大帽山、官富山和馬鞍山等，亦有列明位處香港西南邊的大溪（奚）山和大澳。在香港東面海岸線的部分，標示了香港連接中國的大鵬嶺，亦顯示了東面水域的西貢的佛堂山和急水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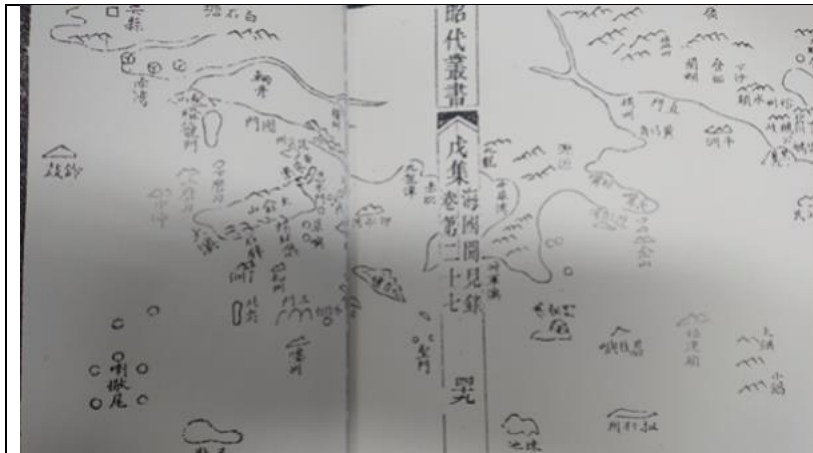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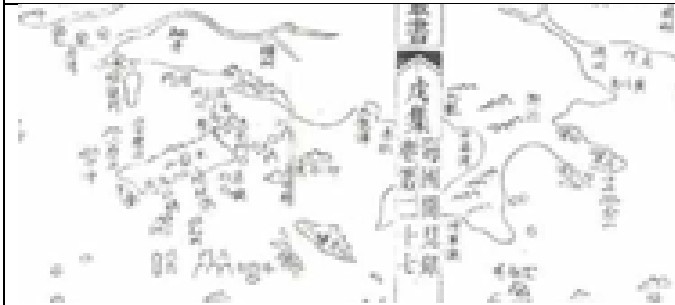


圖 1.3.15 陳倫炯著《海國聞見錄》，1730  
私人藏品 圖像版權@HKMM

清雍正八年（1730）陳倫炯撰成書《海國聞見錄》，記載中國沿海形勢，遠至南洋、非洲及歐洲的地理情況。其中沿海全圖新安部分載有可考的香港地名三十多個，海岸和海島形狀大小雖有差異，此圖對海島數量及位置的掌握甚為準確。



此局部圖集中顯示香港和附近的島嶼，包括紅香爐山（即現今香港島），大嶼山（大嶼山）和九龍等地。在香港的東面亦有標示將軍澳，沙田的瀝源等地。地圖雖然沒有明確標示西貢，但仍有顯示龍船灣，黃竹角，長嘴和短嘴等西貢東南面一帶。



圖 1.3.16 德安維爾著《中國新圖集》，1737

私人藏品 圖像版權@HKMM

康熙時《皇輿全覽圖》主要是由歐洲傳教士領導進行。十八世紀初亦是法國繪圖學突飛猛進的時期，法國官方鼓吹各地進行測繪，編成地圖集。康熙組織測繪前，亦要求法國多派傳教士協助，所以在正式測繪時，其測量結果都由法國傳教士直接或間接傳遞往巴黎，並由法國繪圖家收集編為圖集。其中皇家地理官德安維爾（J. B. d' Anville, 1697-1782）將資料編成 46 幅精美地圖，流傳甚廣，也編入杜赫德（J. B. du Halde）1735 年出版的《中國地理歷史政治及地文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中。該書是歐洲 18 世紀介紹中國的權威書籍。



縮圖描繪了珠江三角洲一帶曲折的海岸線和珠江口南方的島嶼，其中標註了位處東面的新安縣（Singan Hien）、南方的伶仃島（Lintin）和澳門（Macao）以及周邊多座沒有名字的島嶼。雖然香港沒被標示出來，但相信是位處澳門東邊的島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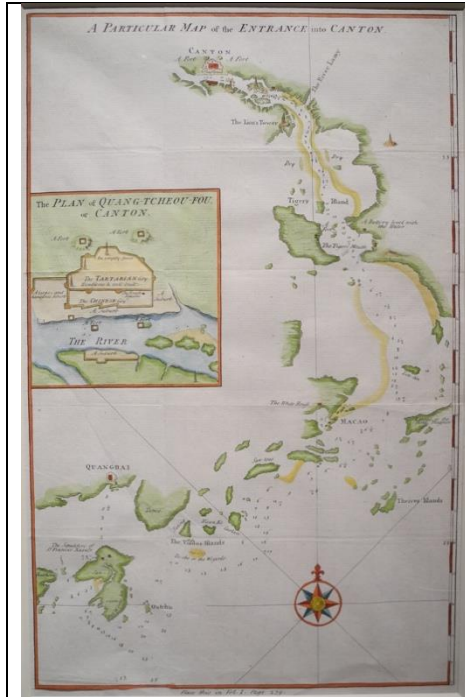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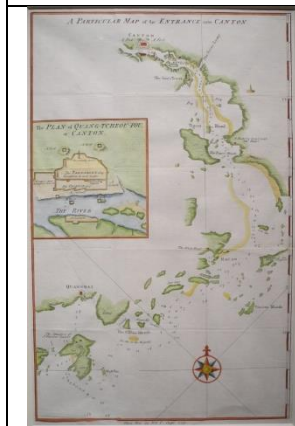


圖 1.3.17 杜赫德著《珠江航道地圖》，1741  
香港海事博物館 HKMM2004.0132.0001

此圖為讓·巴蒂斯特·波極囊·德安維爾（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於 1735 年出版的法文地圖修改版，原圖為早期描繪比廣東更內陸的珠江流域地圖。此圖把地名和註釋翻譯為英文，描繪珠江口及以南的島嶼，包括澳門、大嶼山及廣東。圖中可見的地標有汛、寶塔及聖方濟各·沙勿略墳墓等。



此圖描繪了廣東珠江三角洲、澳門（Macao）和香港西面一帶的島嶼，其中包括伶仃島（Lin-tin）和香港的大嶼山（Lantao Is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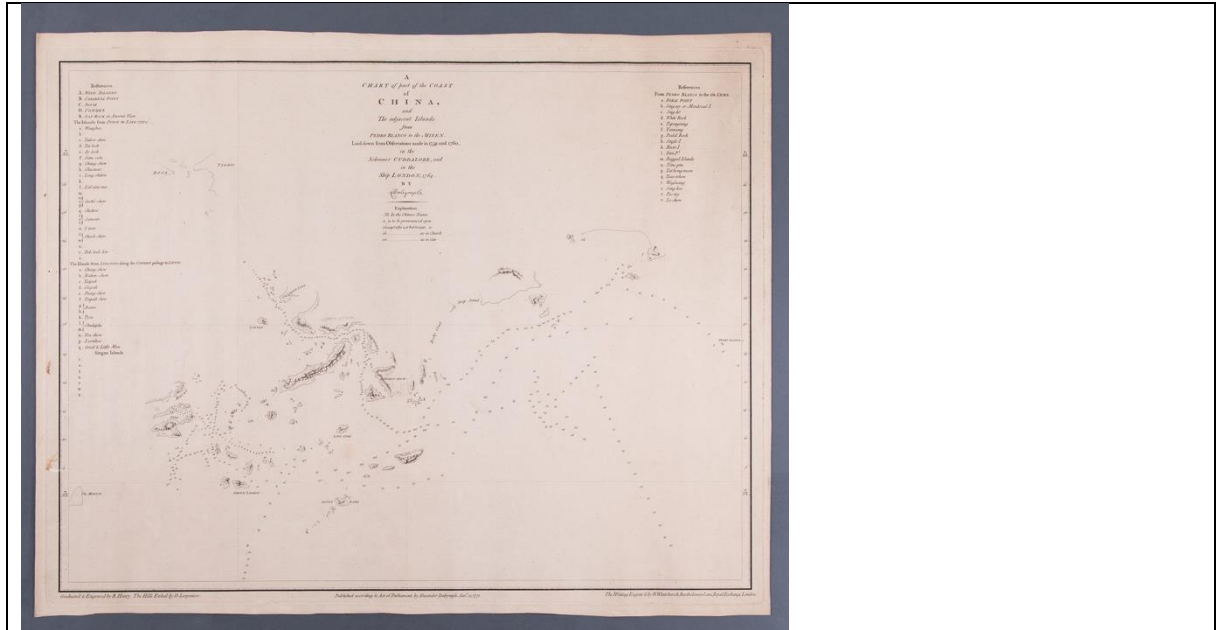


圖 1.3.18 亞力山大·達爾李普爾著《中國部分沿海地圖》，1771  
Gordian Gaeta 藏品

此圖地理範圍為澳門以西，北邊界限為珠江口虎門，描繪的包括大嶼山、南丫島、蒲台島及橫瀾島。圖中香港島被稱為泛春州（Fanchin Chow），赤柱和鶴咀亦有被製圖家用虛線繪畫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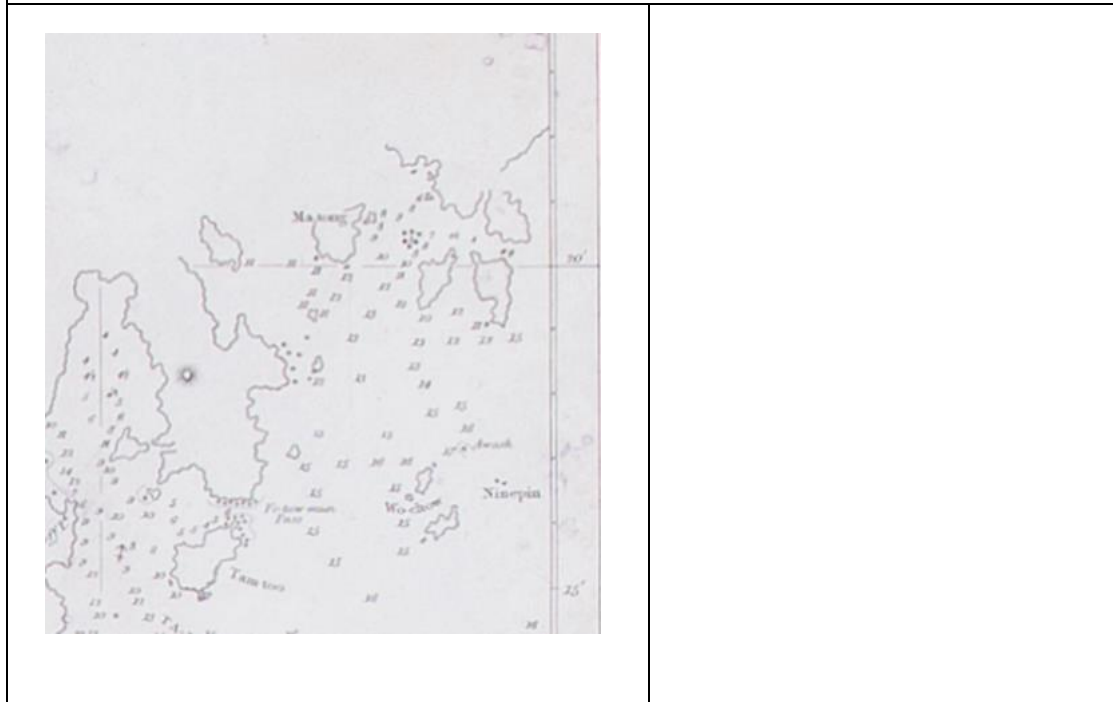


此縮圖主要描繪香港的南邊海岸線及南方海域的島嶼，其中香港島被標示為泛春州（Fanchin Chow），圖中亦顯示大嶼山、南丫島、蒲台島及橫瀾島等島嶼。



圖 1.3.19 戴利爾·羅斯船長著《華南海岸》，1815  
Gordian Gaeta 藏品

此圖描繪的是珠江口，範圍為較近海的島嶼至內伶仃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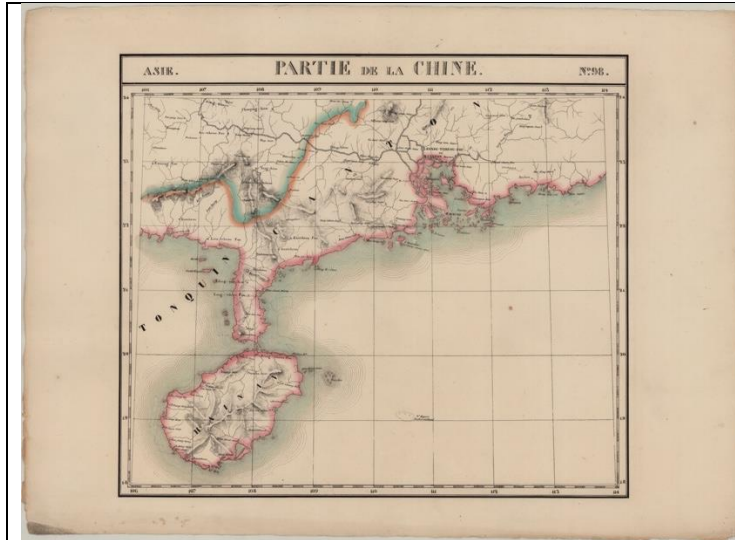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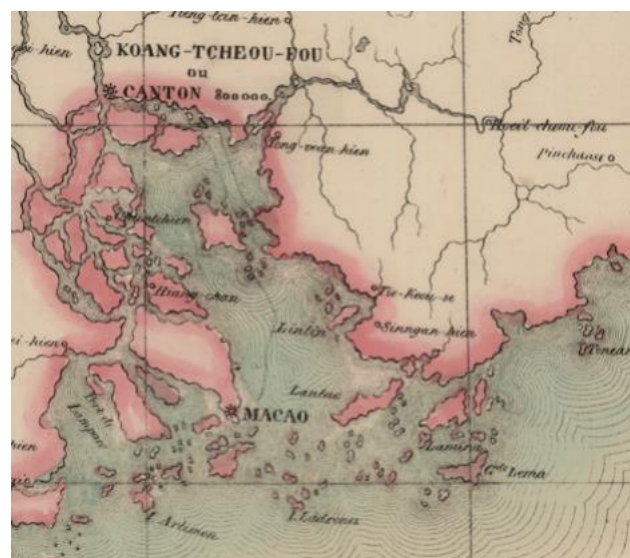


圖 1.3.20 菲利浦·范特邁林著《中國一部分的地圖》，1827  
香港科技大學李兆基圖書館

此圖來自菲利浦·范特邁林（Philippe Vandermaelen）於 1827 年在布魯塞爾出版的巨作《世界地圖冊》，圖中可見海南島及廣東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描繪得特別詳細。標註了名字的地方包括內伶仃島（Lintin）、大嶼山（Lantao）及南丫島（Lamma），而香港島雖然在圖中有描繪，但名字就沒被寫下來。



此縮圖主要描繪廣東（Canton）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地名，其中珠江口的島嶼包括內伶仃島（Lintin），澳門（Macao），大嶼山（Lantao）及南丫島（Lamma）。雖然圖中沒有記載香港的名字，但從形狀可以判斷位處大嶼山東邊的正是香港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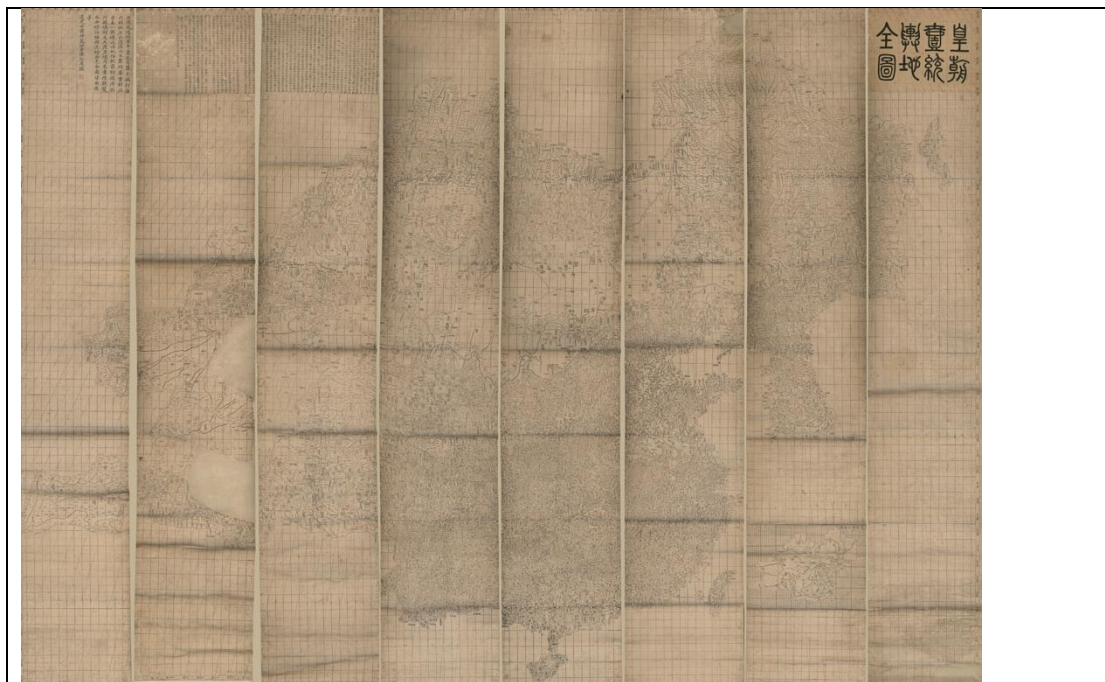


圖 1.3.21 李兆洛、董立方 著《皇朝一統輿地全圖》，1832  
私人藏品 圖像版權@HKM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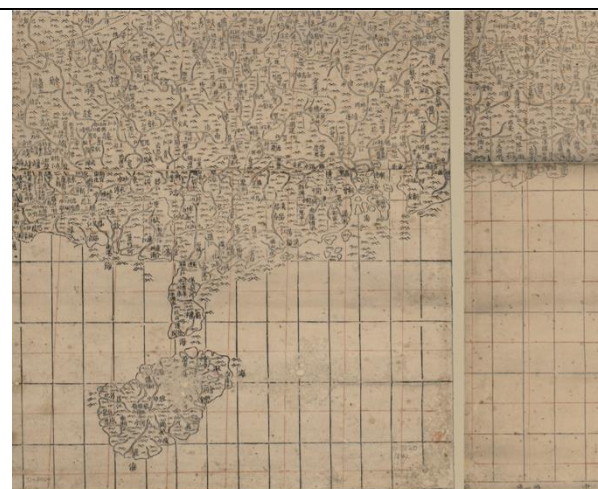




圖 1.3.22 《福建廣東海防航海圖》，十九世紀初  
私人藏品 圖像版權@HKMM

十九世紀初福建廣東海防航海圖，圖中可見航行時的避風口岸，以及九龍潭紅香爐水深九丈餘，可泊船避風等資料。而南佛堂仍設有炮台。



此縮圖主要顯示香港東面一帶，標示了大鵬灣北面的大鵬(軍)營，亦顯示了香港東北面大埔附近的田心村和位處東面的西貢村和南蛇村。



圖 1.3.23 《廣東沿海統屬圖》，1839  
私人藏品 圖像版權@HKMM

此圖卷未見標題，暫稱作《廣東沿海統屬圖》。這幅長卷繪畫工整，正楷字體秀麗，應為官方繪圖師所繪，詳列了鴉片戰爭前珠江口的地理形狀和市鎮分佈。此圖上的文字註釋較集中於管治範圍，亦有關注沿海航行的資訊，也有提及船隻避風處或水深等，如佛堂門（今東龍洲）港深大流三丈，小流一丈五尺。至新安縣內河水路約有一百八十里。新安縣大鵬營管，西至九龍二十里。此條除界定大鵬營管轄新安縣外，也清楚說明了古時沿海航行的路線，由福建往珠江至廣州，是穿越佛堂門海峽（今東龍洲與西貢半島之間）進入現今維多利亞港。出汲水門，在屯門進入珠江，這航線在宋朝已經開始。



此縮圖主要顯示新安縣一帶及其南方的島嶼，其中包括被稱為紅香爐山的香港島和大嶼山。在香港的東面亦標示了大鵬灣附近的大鵬（軍）營和西貢村以及南蛇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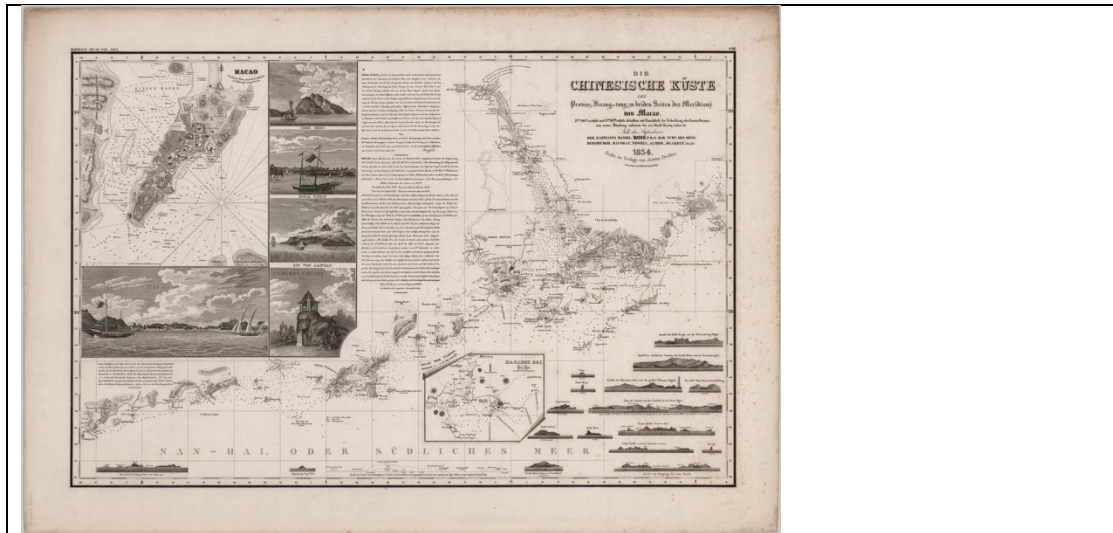


圖 1.3.24 戴利爾·羅斯船長著《中國海岸》，1834  
Gordian Gaeta 藏品

這幅德文的中國海岸圖描繪了廣東、珠江三角洲、澳門及香港等地方，其參照的地圖包括戴利爾·羅斯（Daniel Ross）、詹姆士·荷士堡（James Horsburgh）和東印度公司孟買水兵其他測量師的製品。地圖又附澳門及哈林灣（現稱大亞灣）的地圖、五幅繪有老虎島、虎門、大嶼山、澳門及賈梅士石窟風景的圖畫、十八個海岸線形貌描繪，以及三段描述東印度公司製圖員、澳門和老虎島的文字。



局部圖描繪了九龍半島南部和香港島，當中亦包括一些香港的島嶼如大嶼山（Lantao）、南丫島（Lamma）和蒲台島（Putoy）。圖中香港東面的標示較少，但仍可見其彎曲的海岸線輪廓，當中標示了香港連接中國的大鵬灣（Mirs Bai），亦標示了香港東南方的果洲群島（Nine P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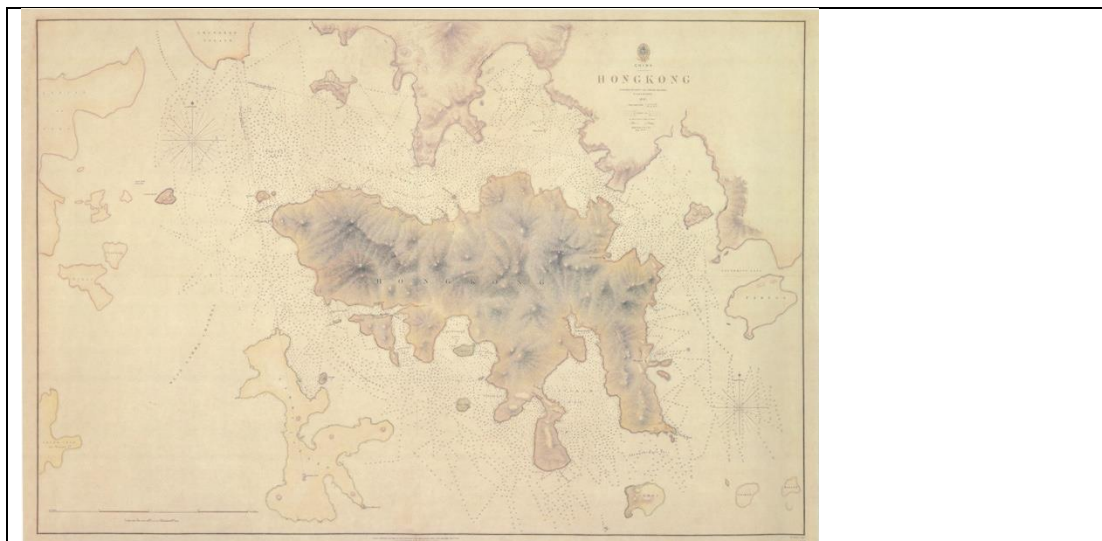


圖 1.3.25 愛德華·卑路乍著《香港航海圖》，1841  
香港海事博物館 HKMM2007.0010.0001

1841年，英國軍艦硫磺號船長愛德華·卑路乍(Edward Belcher)對香港島和附近一帶水域進行測量，並製作這幅海圖。此圖非常準確細緻，包括水深資料、水道和海岸線、山形和主要陸標，作為導航之用。當時的測量工作是在一艘木帆船的甲板上，利用六分儀、羅盤和測深繩等工具進行，把測量草圖送往倫敦，然後以銅版印刷。



由於地圖是在英軍剛登陸香港島時繪製，因此地圖主要描繪香港南面的地域，包括香港島(Hong Kong)、南丫島(Lamma Island)和大嶼山東部一帶。其中九龍半島的外形有被描繪出來，但並沒有過多的標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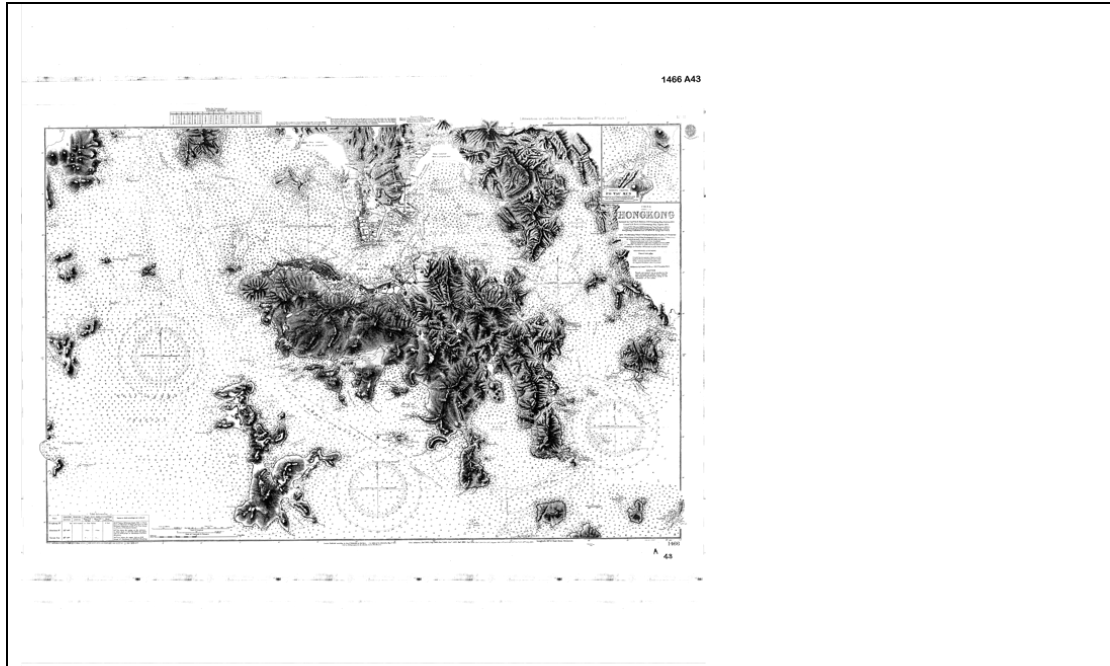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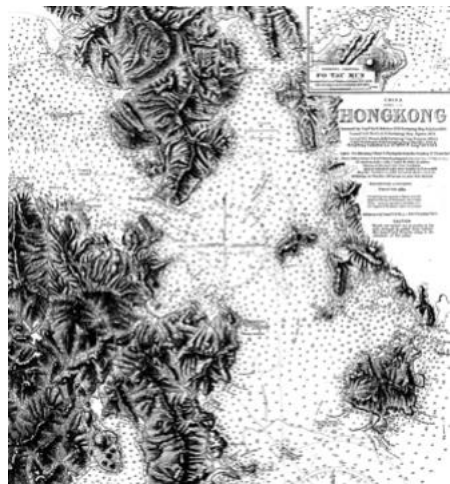


圖 1.3.26 《香港航海圖》，1841  
香港海事處 1466A43



此地圖集中描繪香港南面一帶的地名和地勢，其中可見維多利亞港（Hong Kong Harbour）兩旁的建築物和香港周邊的島嶼。在香港島上的筲箕灣（Sau Kei Wan）、淺水灣（Repulse Bay）、大坑（Tai Hang）和維多利亞城（Victoria）等地被標示出來。同時九龍半島南面的地方亦有標明，包括九龍東部的油塘（Yau Tong）和將軍澳（Junk Bay / Chung Kwan O）。西貢一帶包括糧船灣雖沒被標示，但也有測量出來。



圖 1.3.27 詹姆士·維特著《廣州港及澳門，黃埔，虎門地圖》，1842  
Gordian Gaeta 藏品

詹姆士·維特（James Wyld）在繪製其地圖的第一稿時沿用了戴利爾·羅斯（Daniel Ross）先前為香港島畫出的形狀，在修改第二稿時（約 1841）就採用了愛德華·卑路乍爵士（Sir Edward Belcher）較為準確的數據來繪圖，而這幅奧地利地圖上記下的年份雖然為 1840 年，但其描繪的香港島就為修訂後的形狀。



此局部地圖顯示了珠江口一帶，包括香港、澳門和其他島嶼。在圖中可見位處香港西邊的后海灣（Deep Bay）和東面的大亞灣（Bias Bay），而香港島、九龍半島和大嶼山的外形有被描繪出來。在香港東面可見西貢馬塘（Ma Tong）一帶曲折的海岸線和附近的小島，包括糧船灣、濠洲和吊鐘洲。



圖 1.3.28 《珠江三角洲地圖》，1844  
Gordian Gaeta 藏品

此地圖顯示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1840-1842），廣州、澳門及香港的地理面貌。右上方為 1841 年 5 月 26 日《廣州河畔局部圖》，近舊城和新城處可見英國皇家海軍艦艇的蹤影，為進一步了解鴉片戰爭歷史及珠江三角洲地理提供寶貴線索。



此局部圖標示了珠江三角洲兩旁的地名和珠江口的島嶼，其中包括內伶仃島（Lintin），澳門（Macao Island）和香港。其中香港的西面，包括后海灣（Deep Bay）、大嶼山（Lantao Island）、南丫島（Lamma island）、長洲（Chang Chow）和香港島都有被標示出來。而香港的東面雖然沒被明確標示，但仍能見到東面的海岸線。





圖 1.3.29 愛德華·卑路乍著《珠江》，1846-1847

香港科技大學李兆基圖書館

這套合共有四幅的大比例地圖於 1846 年出版，描繪了珠江口由大嶼山至廣州的地域。此圖是參照戴利爾·羅斯（Daniel Ross）於 1815 年及愛德華·卑路乍爵士（Sir Edward Belcher）於 1840 年代獲取的測量結果繪製而成。其中卑路乍是在香港在英國殖民時期最早進行詳細海軍測量的一位測量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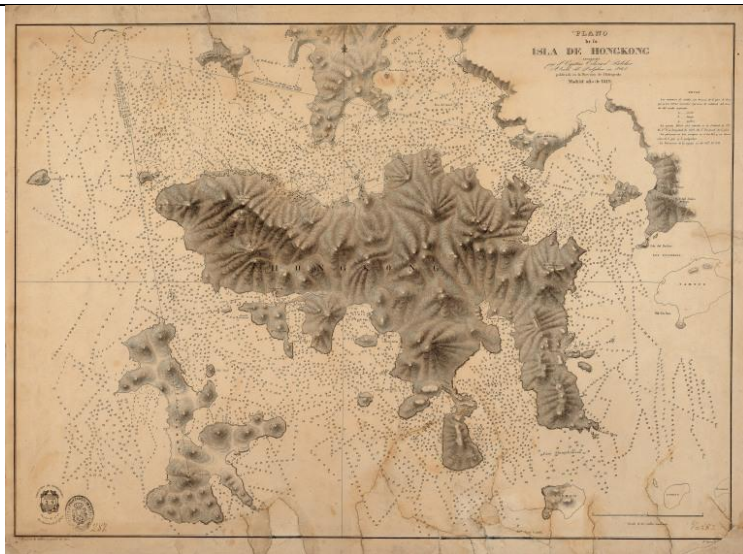


圖 1.3.30 《西班牙文愛德華·卑路乍地圖副本》，1849

Gordian Gaeta 藏品

此圖根據 1845 或 1846 年海軍版本而複製，顯示香港島、南丫島、鄰近島嶼及九龍灣。



此局部地圖主要描繪香港南面的地方，其中包括香港島（Hong Kong）、南丫島（Lamma）和香港附近的島嶼。其中九龍半島的海岸線外形被有描繪出來，但並沒有過多的標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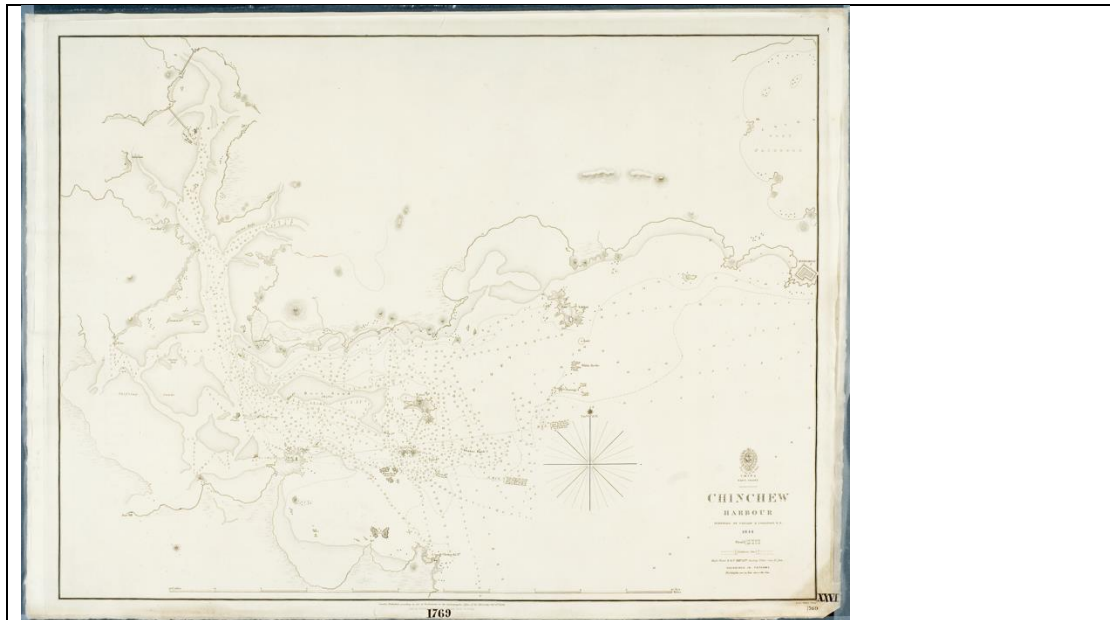


圖 1.3.31 華克兄弟著《中國東岸泉州港》，1849  
香港海事博物館 HKMM2007.0105.0002

此展品為華克兄弟（J & C Walker）於 1849 年 10 月 15 日依照英國海軍海道測量部國會法令出版的地圖的銅刻版，描繪的是香港以東北的中國海岸。圖上繪示了大鵬灣、大亞灣、紅海

灣及海泉灣的水深測量，左上角附有大鵬灣的放大圖。圖上亦標註了有關青山、馬灣、香港水道、南丫水道及沙頭角海的資料。



此局部地圖主要描繪了香港東北一帶的海域，其中顯示了大鵬灣、大亞灣、紅海灣及海泉灣等一帶海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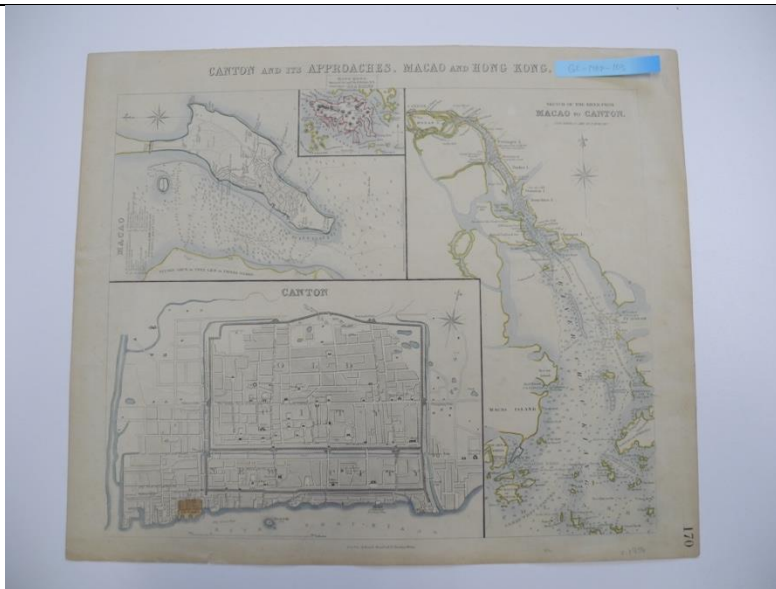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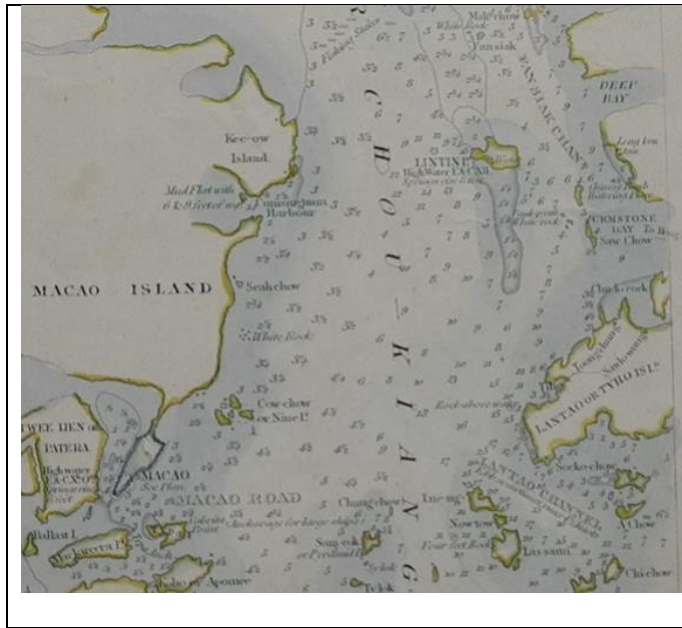


圖 1.3.32 《廣州航線（澳門及香港）》，1853  
Gordian Gaeta 藏品

此圖覆蓋的範圍為廣東及其途徑澳門和香港的航線，另外附有由愛德華·卑路乍爵士（Sir Edward Belcher）測量及繪製的香港地圖。



此縮圖標示了珠江三角洲兩旁的地名和珠江口的島嶼，其中包括內伶仃島（Lintin）、澳門（Macao）和香港西邊的大嶼山（Lantao）及南丫島（Lam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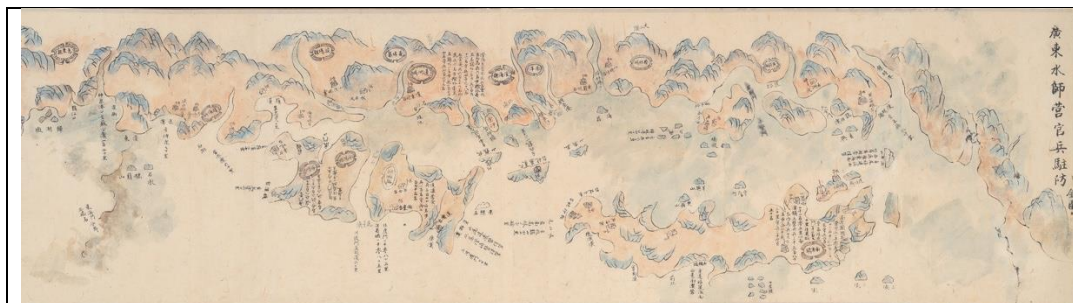


圖 1.3.33 《廣東水師營官兵駐防全圖》，1860  
私人藏品 圖像版權@HKMM

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結束後，廣東福建沿岸水師加強防禦，這圖顯示駐防部隊營房位置等。香港區域部分，原稱紅香爐的小島已改稱為香港，英國殖民者開始大量建設。香爐上，建的已不是中式屋宇，而是西式石結構建築。這圖料繪於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之前，因為九龍依然由清方控制。這圖繪畫香港島以北的小島，稱為吉列島，上有英軍駐守的炮台作為防禦，或為英軍面向九龍半島的哨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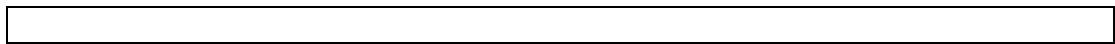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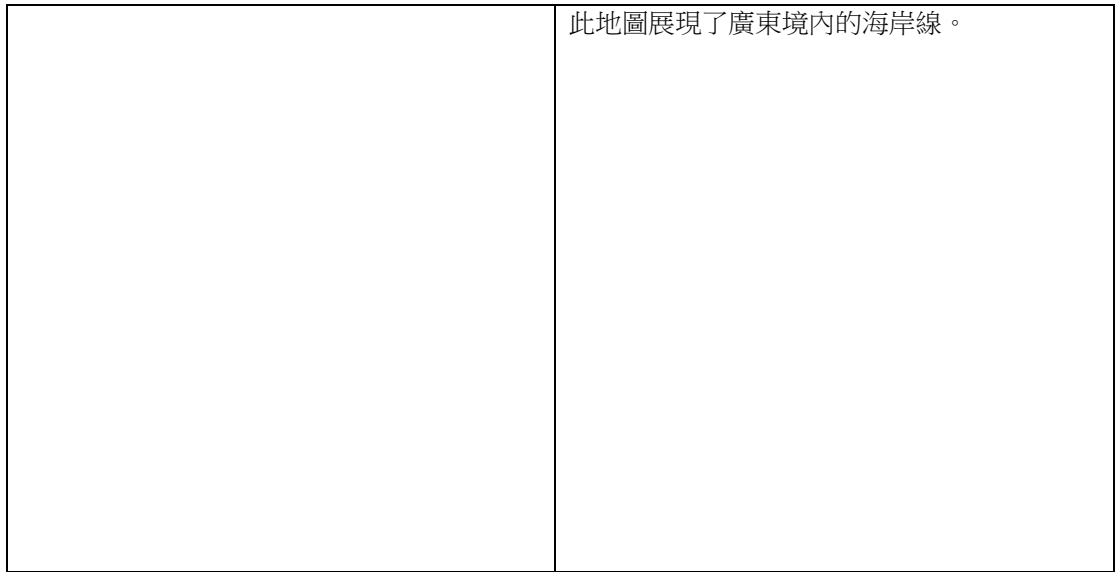




圖 1.3.34 《新安縣志》，1864  
香港大學圖書館

同治三年（1864）《廣東通志·新安縣圖》，圖上標示大溪山、急水門、鯉魚門、紅香爐汛、九龍炮臺和馬鞍山等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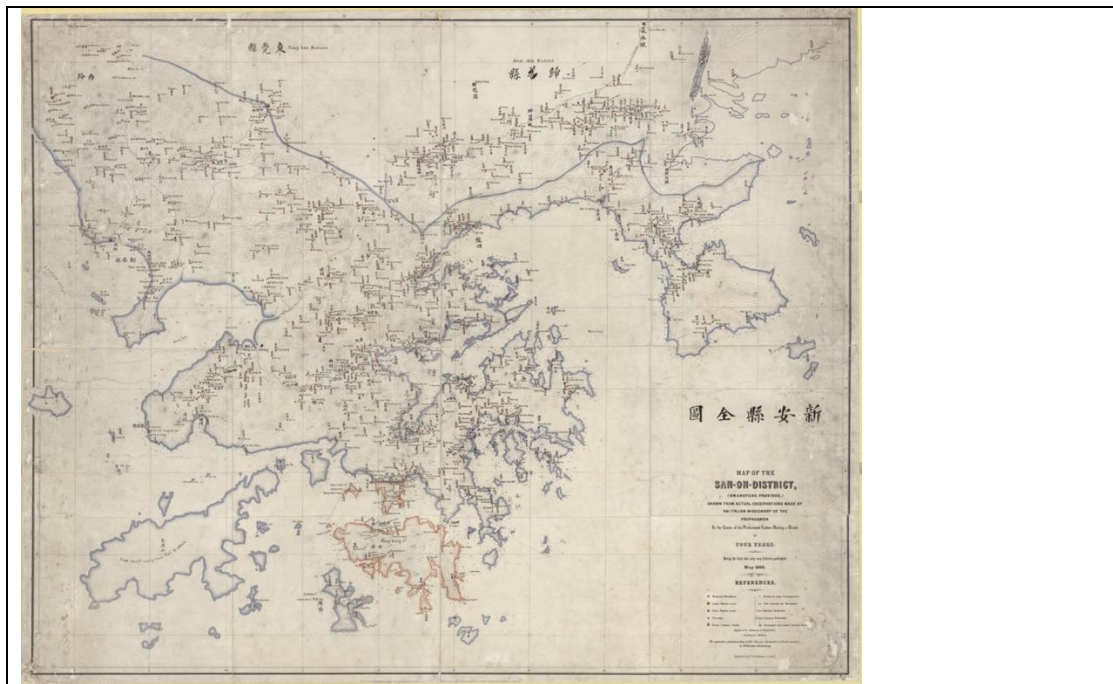


圖 1.3.35 和神父（安西滿）著《新安縣全圖》，1866  
 澳州國立圖書館

《新安縣全圖》是現存最早以現代測繪方法製成的新安縣全境地圖，也很可能是現存最早以中英雙語繪製的地圖。由意大利傳教士和神父（一譯安西滿，Simeone Volonteri）繪製。圖上顯示的藍色地區屬中國，紅色屬英國，由此可清楚看到香港島、九龍、昂船洲及鴨脷洲等地歸英國統治，是中英雙方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簽訂《南京條約》與於咸豐十年(1860)簽訂《北京條約》後的結果。



此縮圖主要顯示香港東面一帶。西貢位於吐露港南邊，山勢險要，海岸線曲折，其附近亦有大大小小的島嶼。還列出包括南蛇尖、北潭涌、咸田等地名。在西貢的南邊亦可見糧船灣及其附近的島嶼，包括吊鐘洲和濠西洲。在糧船灣的上方顯示了爛泥，即現時萬宜水庫的所在。在糧船灣亦標示白厝和北丫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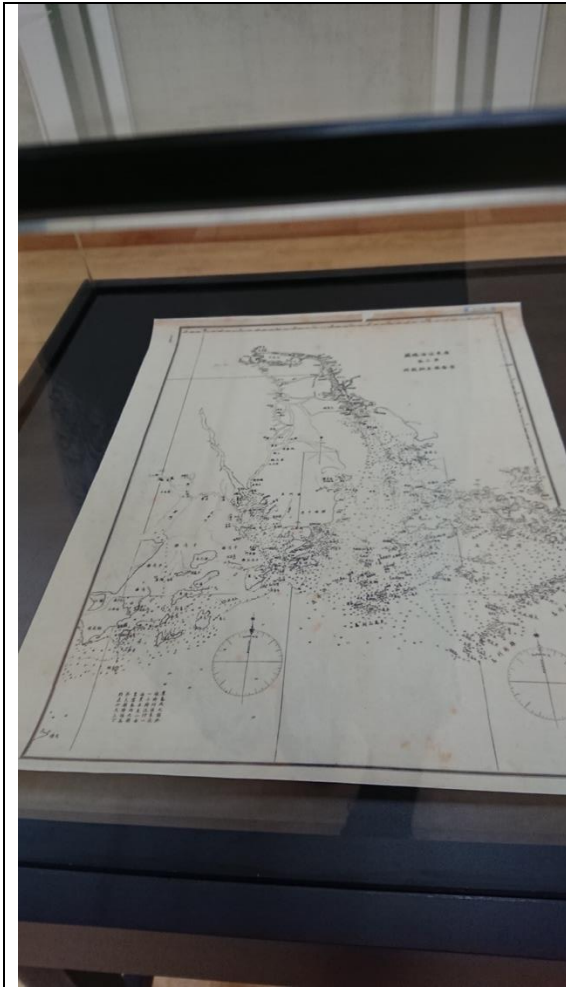


圖 1.3.36 《廣東沿海地圖第三張》，1874-1884  
台灣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 澳門科技大學授權  
自香港至烏豬山，選自八省沿海地圖。



此局部地圖顯示了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地名和附近的島嶼，當中包括位處珠江口正下方的萬山群島和澳門。而香港則位處珠江口東面，地圖中主要顯示香港的西面，包括大嶼山、香港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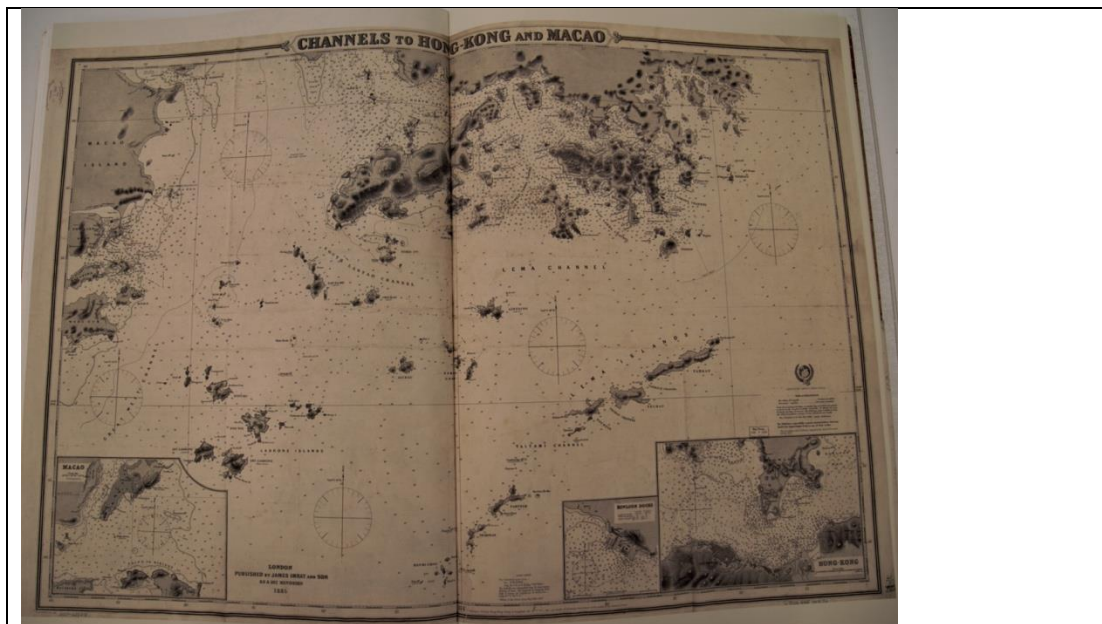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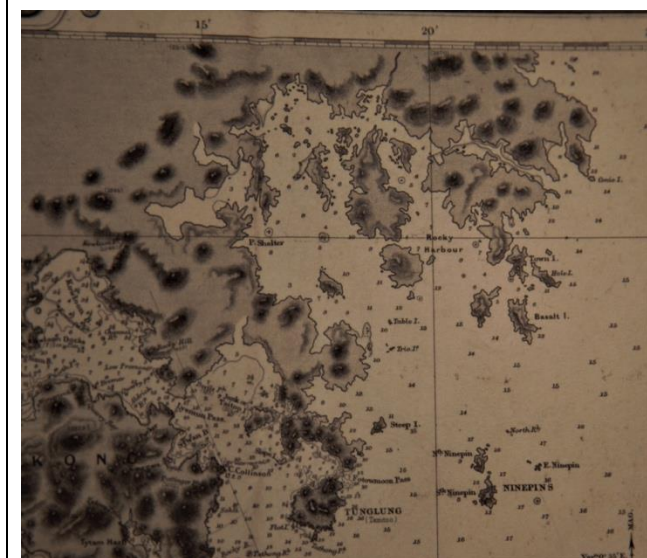


圖 1.3.37 詹姆士·伊姆雷著《香港澳門水道圖》，1885  
澳門科技大學

這地圖由蘇格蘭人詹姆士·伊姆雷（James Imray）在 1885 年出版，集中描述香港（Hong Kong）、大嶼山（Lantau）和九龍南邊（Kowloon）一帶。地圖下方亦標示了澳門（Macao）、九龍碼頭（Kowloon Dock）和香港的放大地圖。地圖對香港東面海域的描繪尤其仔細，珠江口附近的水道和島嶼標記清晰，包括擔杆水道（Lema Channel）、博寮水道（Lamma Channel）和屯門水道（Lantao Channel）。



此局部圖集中顯示香港東面西貢石港（即現時的糧船灣 Rocky Harbour）一帶，並標示了火石洲（Basalt Island）和伙頭墳洲（Town Island）等附近島嶼。雖然地圖中沒有明確列明糧船灣洲和湓西洲等西貢南部島嶼，但仍然有將其外形描繪出來。同時地圖亦有列明果洲群島（Nine Pins）等較南邊的島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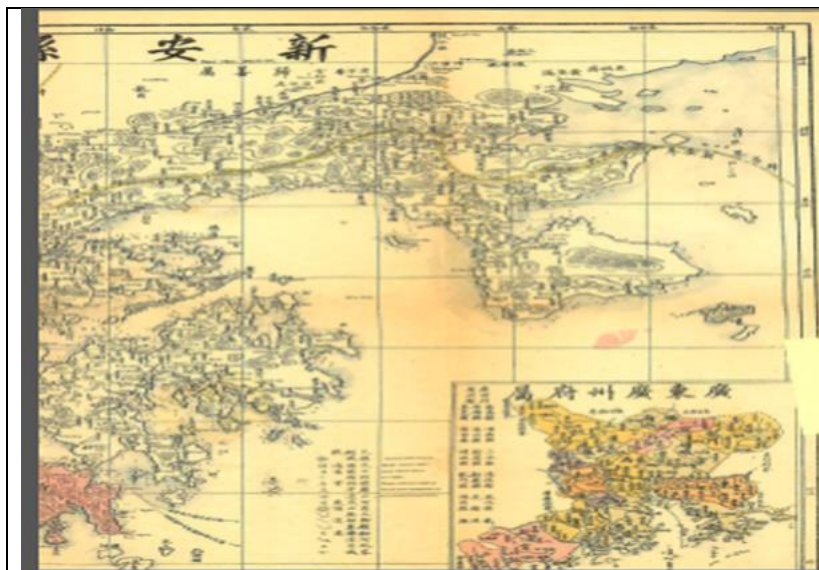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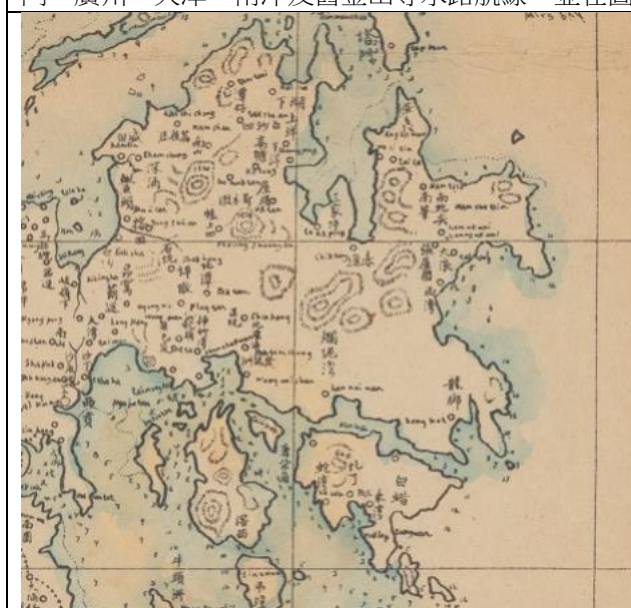


圖 1.3.38 《新安縣全圖》，1894

私人藏品 圖像版權@HKMM

清光緒二十年（1894）的《新安縣全圖》，與和神父（安西滿）的地圖極相似，相信以和神父的地圖為依據。有關大嶼山部分的地名較多，在整片英國佔領地塗以紅色及記下香港至澳門、廣州、天津、南洋及舊金山等水路航線，並在圖右下方附《廣東廣州屬府圖》。



此縮圖主要顯示了香港東面的吐露港兩旁，包括新界東北邊的八仙嶺和大埔。其中亦有顯示連接馬鞍山的西貢一帶列，出南蛇尖、北潭涌、咸田等地名。在西貢的南邊標示出糧船灣及其附近島嶼，包括吊鐘洲和滘西洲。在糧船灣的上方亦標示了爛泥灣，即現時萬宜水庫的所在。在糧船灣亦標示白厝和北丫等地。



圖 1.3.39 《香港和英國新租借的土地》1909-1916

Gordian Gaeta 藏品

這幅地圖主要描繪香港和英國新租借的土地，從油麻地舊避風港處（Yau Ma Tei proposed junk shelter）可以推斷出版年份是在 1909—1916 年之間。圖中標示香港島（Hong Kong）、九龍、新界和大嶼山（Lantau Island）等地。香港南面的博察水道（Lamma Channel）標記清晰。圖中亦仔細記錄香港的山嶺和河流分佈。



此縮圖主要顯示西貢南邊糧船灣海（Rocy Harbour）一帶的島嶼，其中包括糧船灣洲（High Island）、潛西洲（Keui Island）、吊鐘洲（Jin Island）和匙洲（Bay Islet）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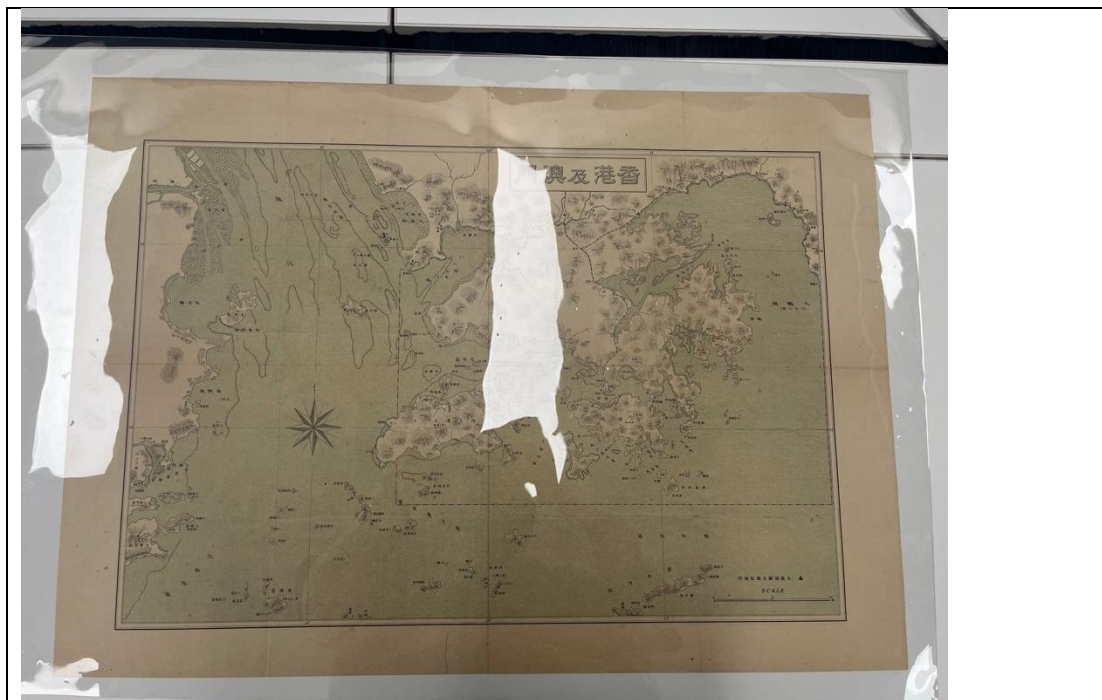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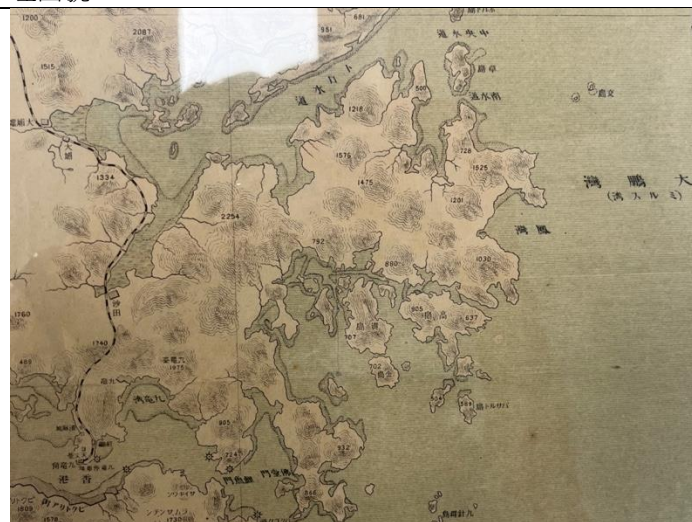


圖 1.3.40 《香港及澳門地圖》，1915

Gordian Gaeta 藏品

此地圖在 1915 年出版，集中珠江口一帶的香港和澳門東面，清楚列明中國南方的不同水道和港灣，包括南丫水道、擔杆水道以及大鵬灣和深灣。地圖中標明等高線，清楚顯示不同的地理面貌。



此縮圖主要描述香港東面一帶的地方，雖然當中大部分地方沒有標示，只有等高線顯示地形。但高島（糧船灣）、貴島（溘西洲）和金島（吊鐘洲）等西貢南面島嶼卻有標示，足以見香港東面水域的重要性。





圖 1.3.41 華德路公司著《香港地圖》，1919  
Gordian Gaeta 藏品

此地圖由華德路公司（Waterlow & Sons Limited）在 1919 年出版，顯示根據咸豐十年（1860）條約割讓之地區及根據光緒二十四年（1898）協定租借新界之界址，並有警署、道路、電報線路及鐵路。



此局部地圖顯示了香港在 1919 年的邊界，清楚列出香港島、九龍、新界及離島的地名。在香港的東面亦能見到大鵬灣（Mirs Bay）。曲折的海岸線和大大小小的島嶼，充斥著侵蝕和沉積的海岸活動。當中在西貢可見大浪灣和蝟蛇尖等地。而在西貢的南方有糧船灣、涇西洲和吊鐘洲等島嶼。在糧船灣的上方亦標示了爛泥灣（Lan Nai Wan），即現時萬宜水庫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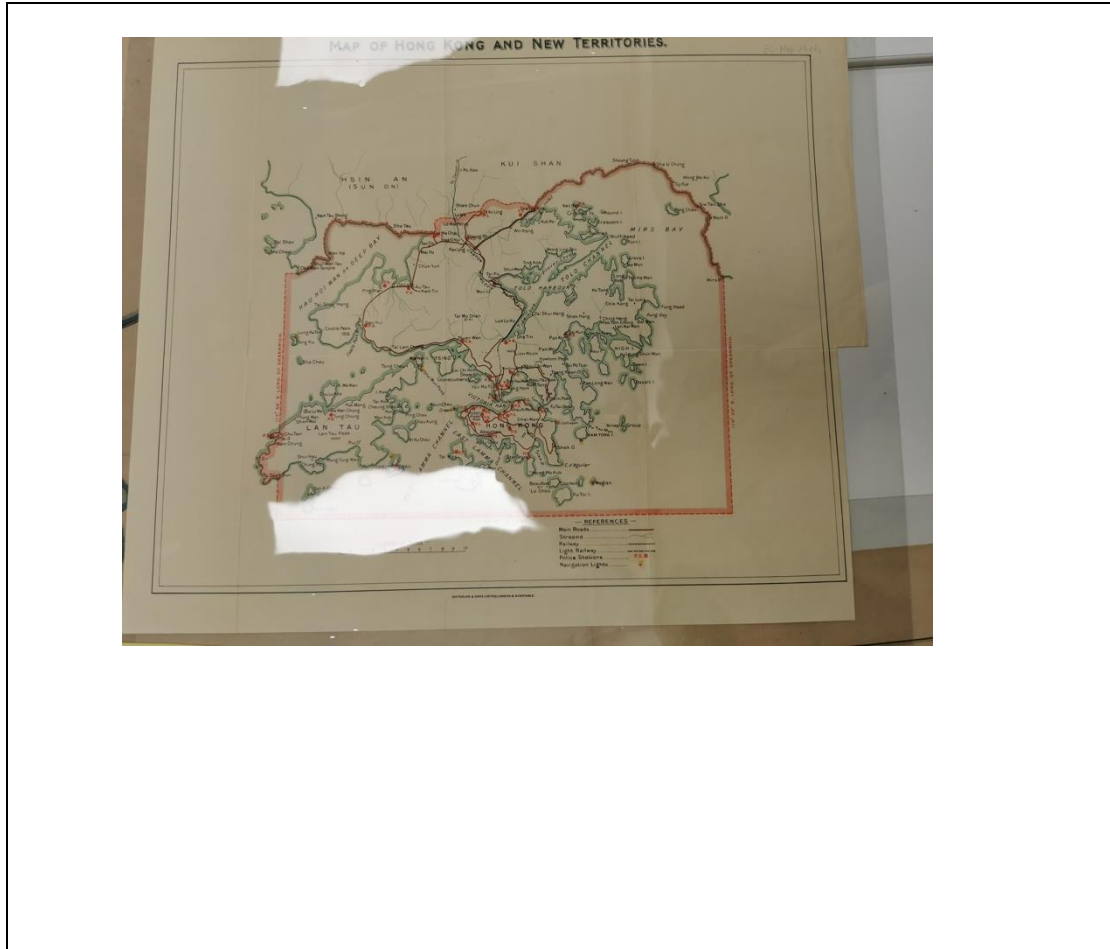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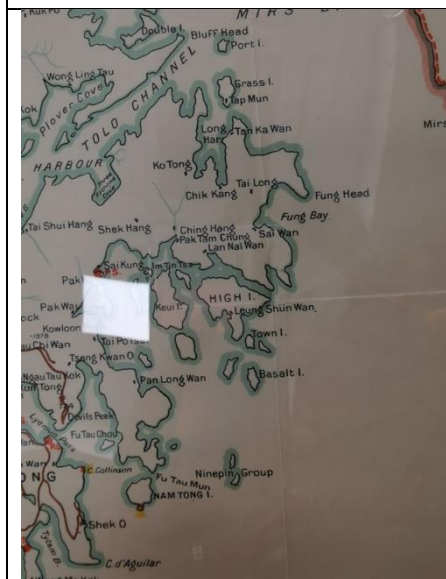


圖 1.3.42 華德路公司著《香港及新界地圖》，1920 年代

此地圖由華德路公司（Waterlow & Sons limited）在 1920 年代出版，當中以紅色邊界和經緯線劃出香港的範圍，並在地圖下方設有警署、道路、電報線路及鐵路的標記。



此局部地圖顯示了香港在二十年代東面曲折的海岸線和大大小小的島嶼。當中在西貢可見大浪（Tai Long）和北潭涌（Pak Tam Chung）等地。而在西貢的附近亦有糧船灣（Leung Shun Wan）、潛西洲（Keui Island）和吊鐘洲等島嶼。在糧船灣的上方亦標示了爛泥灣（Lan Nai Wan），即現時萬宜水庫的所在。



圖 1.3.43 英國陸軍部著《大灣區路線圖》，1934  
澳門科技大學

這地圖由英國陸軍部在 1934 年出版，集中顯示廣東珠江口一帶。此圖使用了軍用方格參考系統，並以英文字母 K、F、L、P 分為 240 個格。圖中以香港為主體，並顯示西邊的香山（Heung Shan）、澳門（Macao）、以及東邊的東莞（Tung Koon）、新安（San On）、惠陽（Wai Yeung）和順德（Shun Tak）等地。地圖亦清晰標示了一些汽車行駛路徑和小路，並列出廣州至九龍的廣九鐵路。



此縮圖集中顯示了香港東面一帶，其中包括香港島（Hong Kong）和九龍（Kowloon）。在西貢方面，顯示了避風港（即現時的牛尾海，Shelter Bay）一帶的島嶼，其中包括糧船灣洲（High Island）、濠洲（Keui Island）、吊鐘洲（Jin Island）和匙洲（Bay Islet）等。





圖 1.3.44 《香港水域東部，取自 1922 年至今的海軍部測量：根據香港港務處至 1936 年的測量更正》，1937

香港海事博物館 HKMM2008.0285.0001

此圖為海軍圖 3279 號原圖，根據截至 1936 年的測量資料繪製而成。圖於 1903 年在海軍少將威廉·詹姆士·勞埃德·沃頓爵士（Sir W. J. L. Wharton）的監督下首次出版，1907 年後進行了輕微的修訂，而較大型的修訂就於 1927 年，1933 年及 1937 年進行。



此局部圖主要描繪香港維多利亞港（Hong Kong Harbour）兩岸的地方和建築物，集中顯示香港島北部和九龍半島南部，包括鯉魚門（Lei U Mun）、鰂魚涌（Quarry Bay）、尖沙嘴（Tsim Sha Tsui）、紅磡（Hung Hum）和九龍灣（Kowloon Bay）等地。而在香港的東面則顯示了將軍澳（Junk Bay / Chung Kwan O）、坑口（Hang Hau）、佛頭洲（Futau）和大廟灣（Taimiu / Joss House Bay）等地。





圖 1.3.45 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著《廣東香港明細地圖》，1938

此《廣東香港明細地圖》在昭和十三年（1938）由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發行並由橫田秀治在大日本印刷株式會社印刷。地圖集中描繪了廣東省和香港一帶，以虛線標明香港為英租借地。在地圖圖例處可見其清楚標示廣東省和香港的大都市、縣城，亦有飛機場、電訊局、領事館、鐵路和航道等。在右下方分別附有香港、廣東和汕頭附近的局部地圖。而地圖的後方描繪了漢口南昌的地圖明細。



此縮圖主要描繪英租借地內的香港，其中清楚顯示香港九龍連接廣州的廣港鐵路。亦有顯示香港的重要地名，包括九龍、南丫島和城門。而在西貢方面亦清楚顯示爛泥灣和高島（糧船灣）等地，可見香港東面水域的重要軍事地位。



圖 1.3.46 英國陸軍部著《香港及新界地圖》，1945  
Gordian Gaeta 藏品

這幅香港及新界地圖在 1945 年由香港軍部出版，集中顯示香港，其所描繪的範圍包括香港島（Hong Kong）、九龍（Kowloon）和新界（New Territories），並清楚標示香港的離島。右下方亦清楚列出地圖圖例，詳細顯示香港的道路分佈和地理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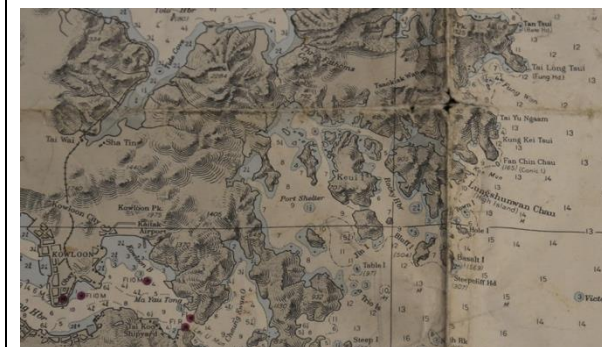


此縮圖主要顯示西貢南部，牛尾海（Port Shelter／Ngau Mei Hoi）和糧船灣海（Rocky Harbour／Lung Shun Wan Hoi）一帶的島嶼，其中包括糧船灣洲（Lung Shun Wan Chau／High Island）、濬西洲（Kiu Sai Chau／Keui Island）、吊鐘洲（Tiu Chung Chau／Jin Island）和匙洲（Bay Islet）等。



圖 1.3.47 《中國南岸地圖 澳門至大青針，包括香港》，1946 年 10 月  
Gordian Gaeta 藏品

此地圖在 1946 年 10 月出版，以中國南部海岸的珠江（Chu Chiang）三角洲為中心，當中描述了西邊的澳門島（Macao Island）、香港和南邊的深圳。珠江口附近的水道和島嶼標記清晰，包括擔杆水道（Lema Channel）和屯門水道（Ta-Hao Hai-Ching/Lantau Channel）。地圖對香港東面海域的描述尤其仔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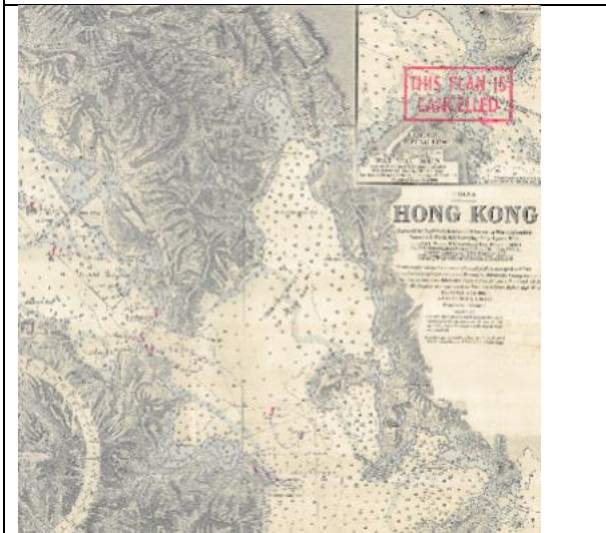
此縮圖集中描繪了西貢東南部，牛尾海（Port Shelter）一帶的島嶼，其中包括糧船灣洲（Lung Shun Wan Chau/ High Island）、湓西洲（Kau Sai Chau）和橋咀洲（Kiu Tsui Chau）。在圖左下角亦有標示飛鵝山（Kowloon Peak）和啟德機場等九龍東一帶。





圖 1.3.48 愛德華·卑路乍爵士著《香港地圖》，1949  
 香港海事博物館 HKMM2008.0285.0005

這是根據愛德華·卑路乍爵士（Sir Edward Belcher）1841年繪製的海圖而製，1883年再版，修訂至1949年。此圖以香港島為中心，顯示九龍及其他島嶼、海峽、航道、電纜、燈、隔離區、錨地和位於九龍灣的啟德機場。圖中顯示大量以英尋為單位的水深測量。



此圖主要描繪香港島，並顯示維多利亞港（Hong Kong Harbour）兩旁的建築物 and 香港周邊的島嶼。同時九龍半島（Kowloon Peninsula）南面的地方亦有標明，包括啟德機場、九龍東部的觀塘（Kun Tong）和將軍澳（Junk Bay / Chung Kwan O）等地。而地圖最東邊亦有列出佛頭洲（Futau）和大廟灣（Taimiu / Joss House Bay）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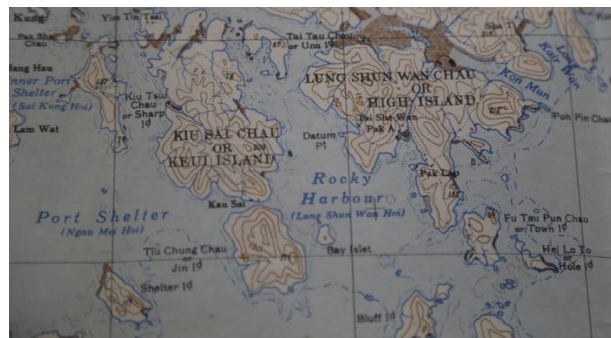




圖 1.3.49 《香港及新界地圖》，1949

Gordian Gaeta 藏品

這幅香港及新界地圖在 1949 年出版，集中顯示香港，其所描述的範圍包括香港島（Hong Kong）、九龍（Kowloon）和新界（New Territories），並列出香港的離島。香港的水道和海灣亦有清楚標示，包括大鵬灣（Mirs Bay）、后海灣（Deep Bay）以及香港南面的博寮水道（Lamma Channel）和藍塘海峽（Tathong Channel）。右下方亦清楚標示地圖圖例，詳細顯示香港的道路分佈和地理面貌。



此縮圖主要顯示西貢南部，牛尾海（Port Shelter/Ngau Mei Hoi）和糧船灣海（Rocky Harbour/Lung Shun Wan Hoi）一帶的島嶼，其中包括糧船灣洲（Lung Shun Wan Chau/High Island）、濬西洲（Kiu Sai Chau/Keui Island）、吊鐘洲（Tiu Chung Chau/Jin Island）和匙洲（Bay Islet）等。在糧船灣亦標示白腊（Pak Lap）和北丫（Pak A）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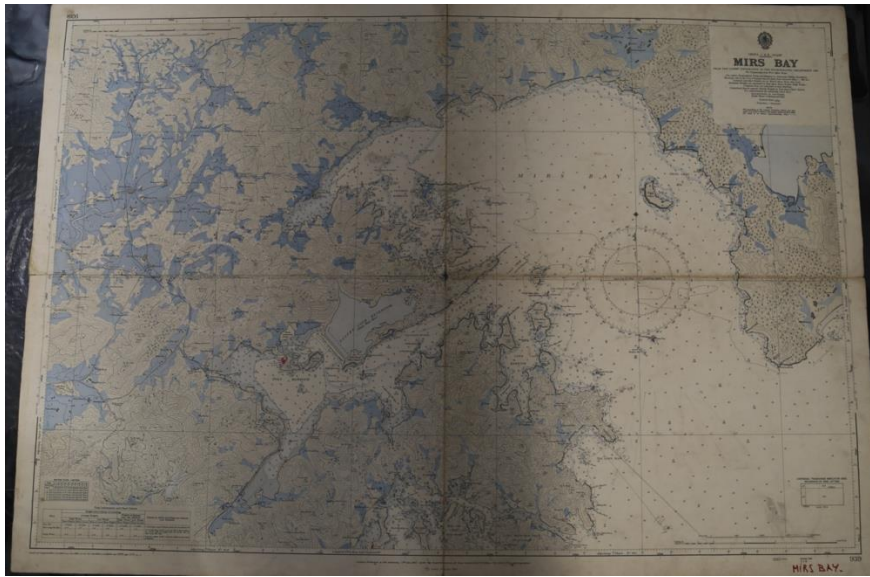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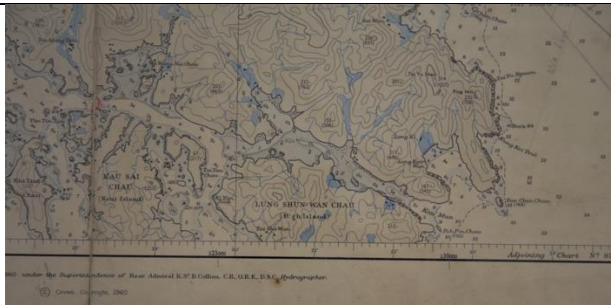


圖 1.3.50 《大鵬灣地圖》，1960

Gordian Gaeta 藏品

此大鵬灣（Mirs Bay Map）地圖在 1960 年出版，設有等高線、水深資料和網格座標，詳細顯示香港不同的地理面貌。主要描繪大鵬灣附近和香港東北面一帶。其中描繪的範圍包括船灣（Plover Cove）、吐露港（Tolo Channel）、西貢和沙田等地。



此縮圖可見西貢的東南部及其附近的一些島嶼，其中包括糧船灣洲（Lung Shun Wan Chau/ High Island）、潛西洲（Kau Sai Chau）和橋咀洲（Kiu Tsui Ch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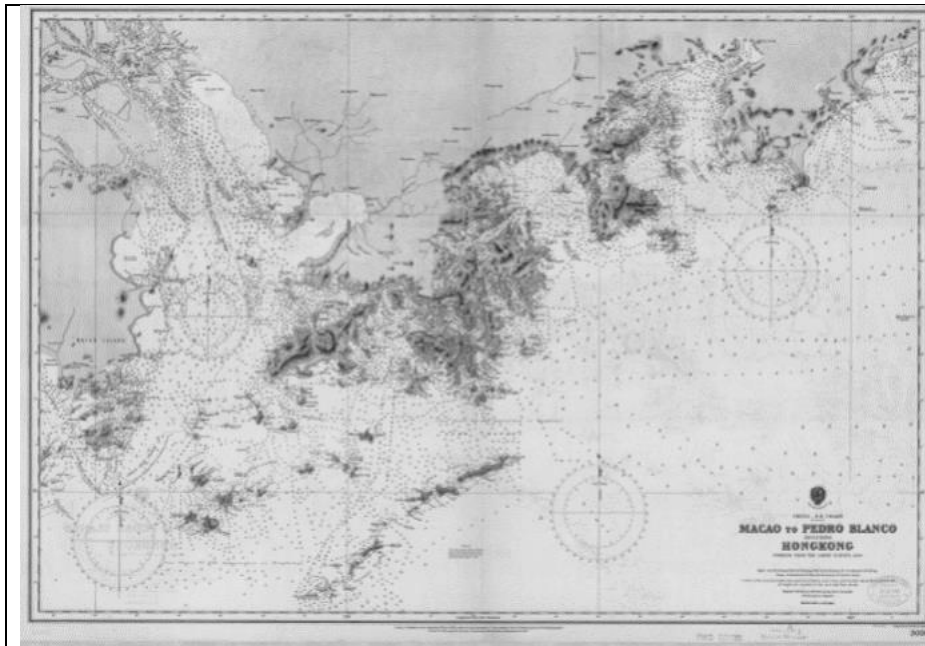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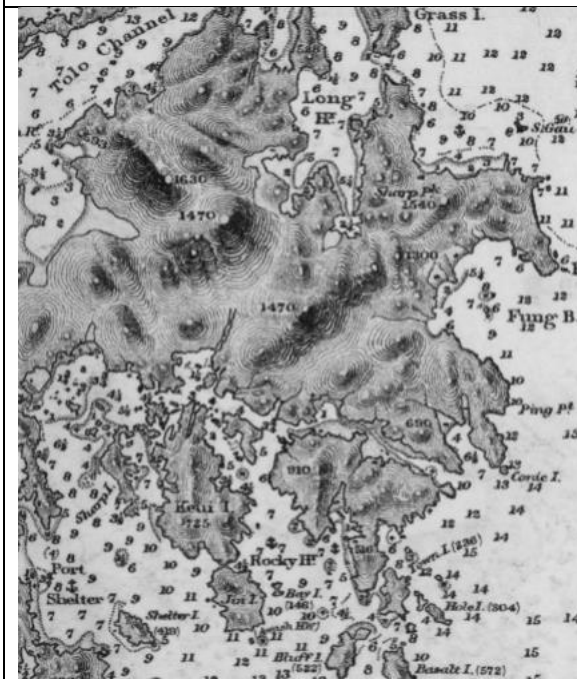


圖 1.3.51 《澳門至大青針，包括香港》，1963  
香港海事處 3026A1



此局部地圖主要顯示珠江口兩旁的地名，包括有西側的澳門（Macao Island）和東邊的香港。地圖清楚顯示香港一帶，包括大嶼山（Lantau）、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在香港東面亦可見大鵬灣（Mirs Bay）和吐露港（Tolo Channel）。在吐露港南邊是西貢（Sai Kung）的高山，標示了蚺蛇尖（Sharp Peak）等山頭。而在西貢南方是糧船灣、滘西洲和吊鐘洲等島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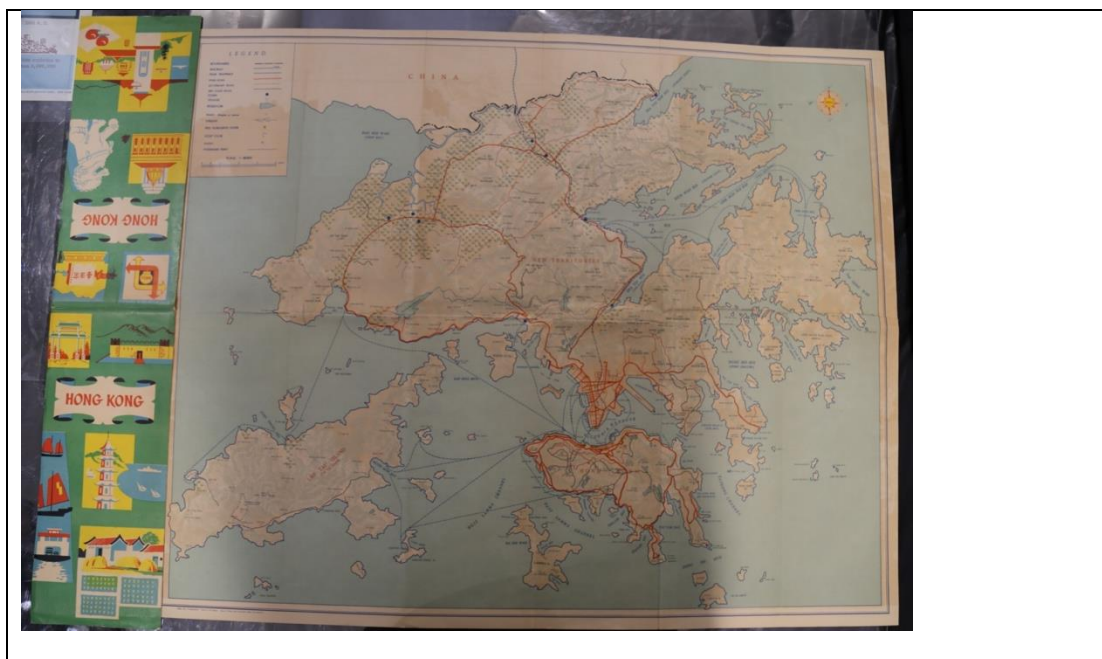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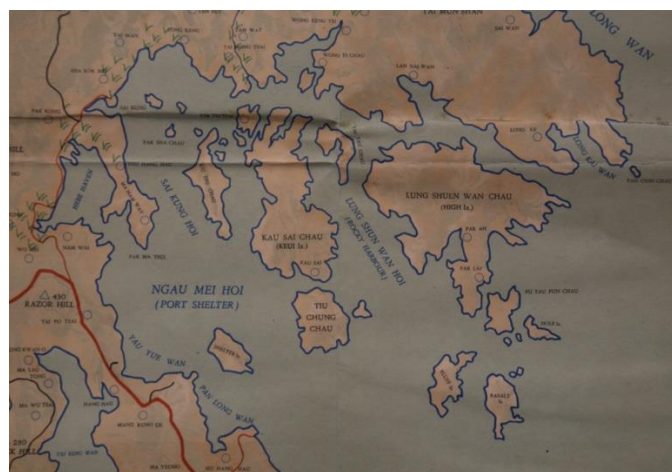


圖 1.3.52 《香港地圖》，1963-66

Gordian Gaeta 藏品

這幅香港地圖採用全彩色印刷，由維多利亞港兩岸的建築可以推斷出版年份在 1963—1966 年之間。地圖集中標示香港境內的地方，包括香港島 (Hong Kong)、九龍、新界和大嶼山 (Lantau Island) 等離島。其中所描繪的地理範圍北至沙頭角 (Sha Tau Kok)，東至西貢大浪灣 (Tai Long Wan) 一帶，南至蒲台島 (Po Toi Island)，西至大嶼山。圖中使用不同顏色深淺的線來表示香港的主要幹道、道路和航線。地圖左側更附有卡通設計，別具香港特色。



此縮圖集中描繪西貢南部海域，其中包括牛尾海 (Ngau Mei Hoi)、糧船灣海和西貢海等海灣。亦有西貢南邊的島嶼包括糧船灣洲 (Lung Shun Wan Chau/High Island)、滘西洲 (Kau Sai Chau) 和橋咀洲 (Kiu Tsui Chau) 等。在糧船灣上方亦可見爛泥灣 (Lan Lai Wan，即現今萬宜水庫所在)。在糧船灣亦標示白腊 (Pak Lap) 和北丫 (Pak Ah) 等地。





圖 1.3.53 《香港地圖》，1968

Gordian Gaeta 藏品

這幅香港地圖採用全彩色印刷，在 1968 年出版。地圖簡單標示香港，包括元朗（Yuen Long）、馬鞍山（Ma On Shan）、觀塘（Kwun Tong）、香港仔（Aberdeen）等地方。香港的離島亦有清楚顯示，如長洲（Cheung Chau）、交椅洲（Kau Yi Chau）和南丫島（Pok Liu Chau/Lamma Island）。地圖右下方附有中國南海地圖。地圖下方亦印有簡略的香港歷史年表。



此縮圖描繪了西貢東南部一帶的島嶼，其中包括糧船灣洲（Leung Sheun Wan Chau/ High Island）、滘西洲（Kau Sai Chau）、沙塘口山（Bluff Island）和吊鐘洲（Jin Island）。亦有標示九龍東一帶，包括啟德機場（Kai Tak）和觀塘（Kwun Tong）。



圖 1.3.54 《香港地圖》，1970 年代初

Gordian Gaeta 藏品

此地圖的出版在 1970 年代初期，其簡單標示了一些香港地方，如沙田（Sha Tin），九龍城（Kowloon City），灣仔（Wan Chai），長洲（Cheung Chau）和大嶼山（Lantau）等地。地圖的左右兩側列出香港一些著名的觀光景點和海灘。地圖的外圍亦印有一些旅行社和零售店購物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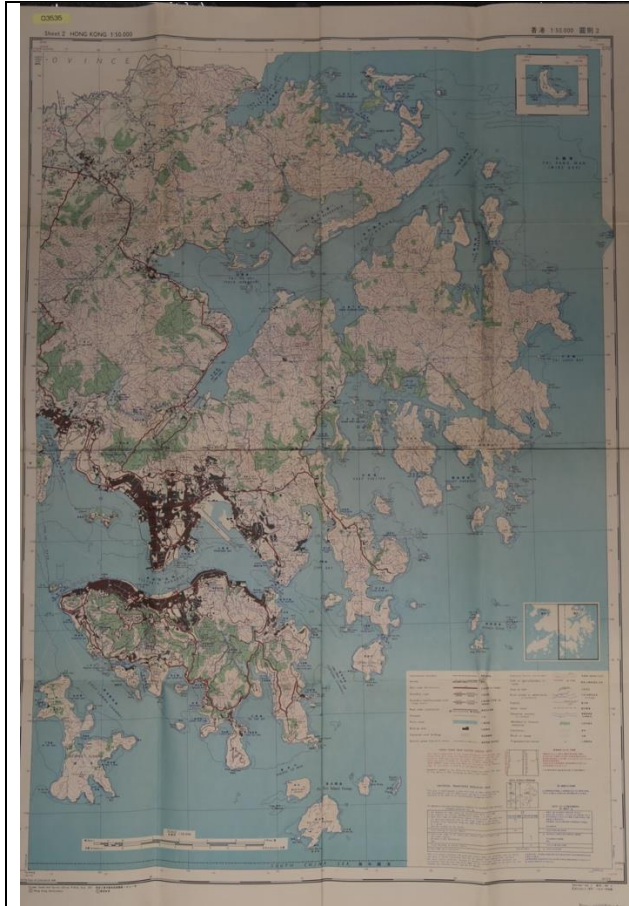


圖 1.3.55 香港政府著《香港地圖》，1971  
Gordian Gaeta 藏品

這幅地圖採用全彩色印刷，在 1971 年出版。集中顯示香港東面一帶，其顯示的範圍，北至沙頭角，東至東平洲、西貢，南至蒲台島，西至南丫島和荃灣。地圖中以黑色顯示維多利港兩岸的建築物。右下方清楚標示地圖圖例，詳細顯示香港的道路分佈和地理面貌



此縮圖集中顯示糧船灣海一帶的島嶼，包括糧船灣洲、溜西洲、吊鐘洲、火石洲和匙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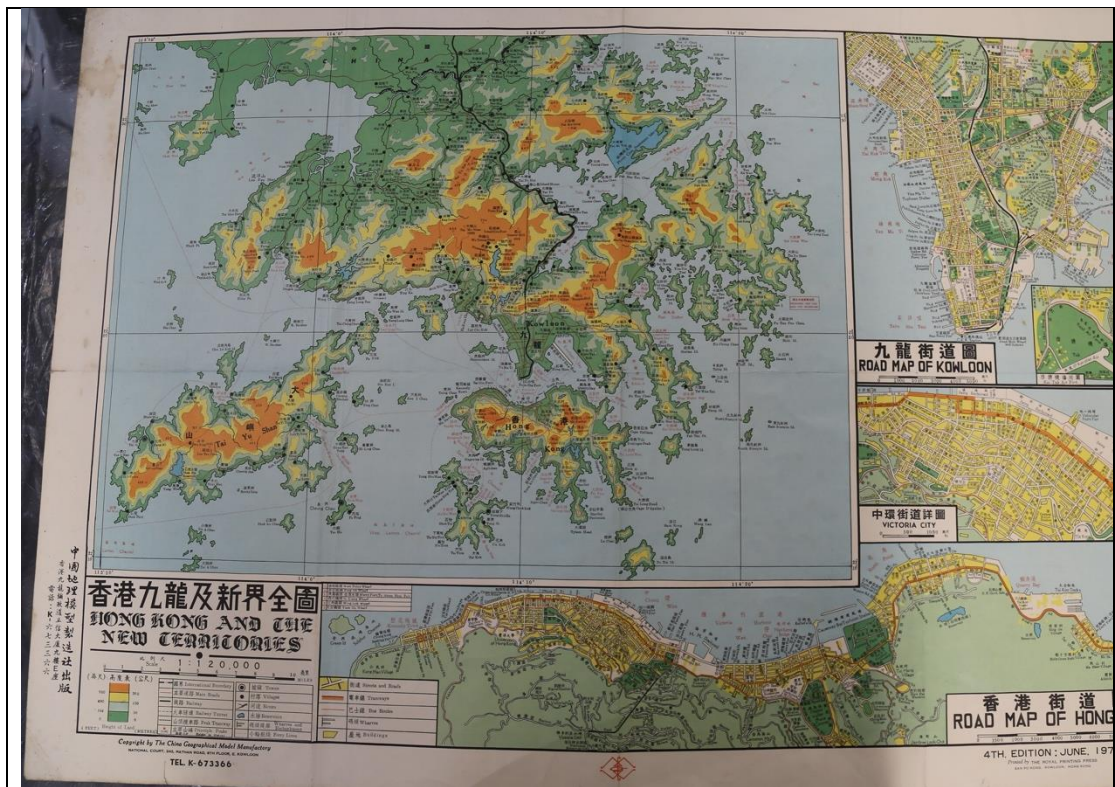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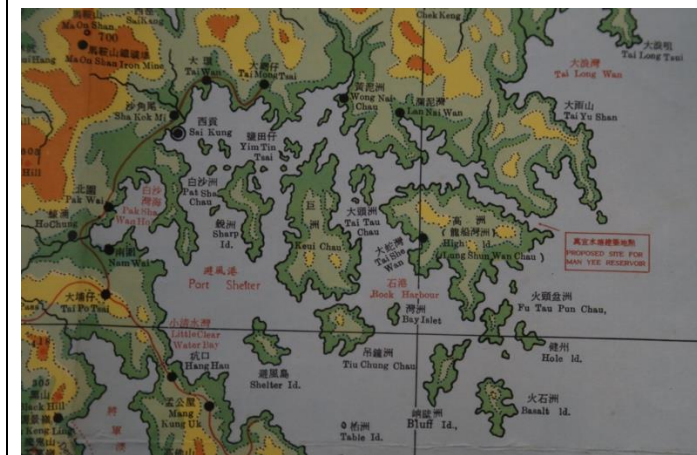


圖 1.3.56 中國地理模型製造社著《香港九龍及新界全圖》，1972  
Gordian Gaeta 藏品

這幅《香港九龍及新界全圖》地圖在 1972 年由中國地理模型製造社出版，採用全彩色印刷，以中英雙語標示並附有網格座標。地圖集中顯示香港的全貌，並仔細記錄香港一帶的離島。左下方清楚標示地圖圖例，詳細顯示出香港的道路分佈，及以顏色表示香港的山勢高低。地圖的外圍亦附有九龍，中環和香港的街道圖。



此縮圖主要顯示西貢南部，避風港（即現時的牛尾海）和石港（即現時的糧船灣海）一帶的島嶼，其中包括糧船灣洲、巨洲（即現時的滘西洲）、吊鐘洲和火石洲等島嶼。（在糧船灣洲附近標示一箭符說明萬宜水庫的建築地點。）





圖 1.3.57 羅傑·莫裡斯著《香港東面地圖》，1994

這幅《香港東面地圖》由英國海軍海道測量員羅傑·莫裡斯(R. O. Morris)在1994年出版，採用全彩色印刷，附有網格座標。地圖集中顯示集中在香港東面一帶水域和附近的島嶼，其所描繪的範圍至西貢、青衣、香港島和南丫島等地。地圖亦設有等高線和潮汐漲退的數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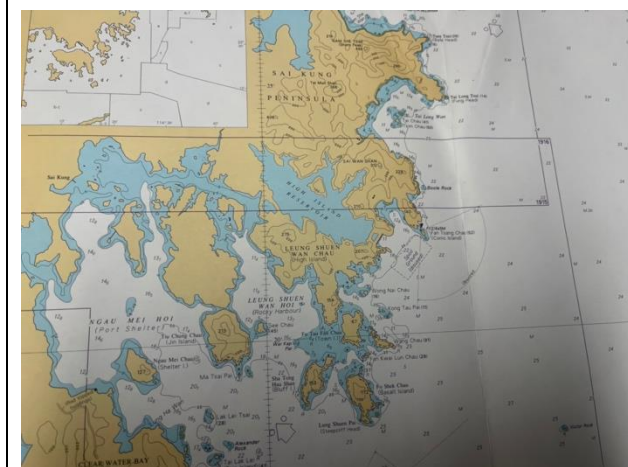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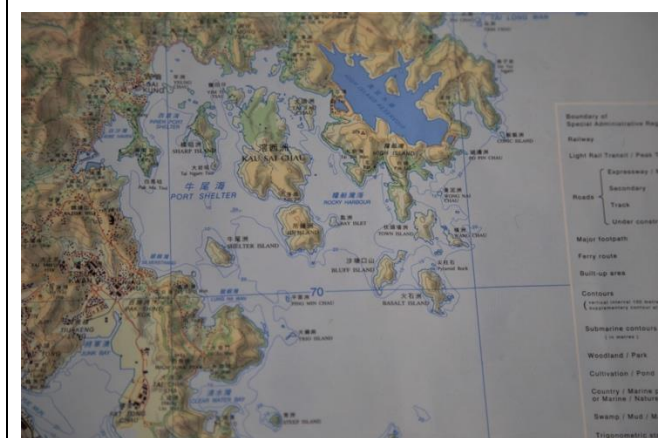




圖 1.3.58 《香港特別行政區地圖》，2001

Gordian Gaeta 藏品

這幅《香港特別行政區地圖》在 2001 年出版，採用全彩色印刷，以中英雙語標示並附有網格座標。地圖集中顯示香港，其所描繪的範圍北至上水、沙頭角，東至東平洲、西貢一帶，南至蒲台島，西至大嶼山。地圖亦設有等高線，詳細顯示香港不同的地理面貌。



此縮圖主要顯示新界東部一帶，包括有西貢萬宜水庫所處的糧船灣、牛尾海附近的島嶼、落西洲、吊鐘洲和橋咀洲等。圖中亦有標示將軍澳一帶的地方，包括調頸嶺、油塘和佛堂洲等地。在糧船灣亦標示白厝、大蛇灣和北丫等地。

#### 1.4、水下考古：西貢宋代船錨和水庫沉船出水文物

就地理位置而言，香港位處太平洋沿岸，是美洲和東南亞、中國的橋樑，以及歐洲聯繫東亞、東南亞和澳洲的孔道。對中國而言，香港作為南中國珠江的門戶，隋唐至宋元時期，深圳南頭，以至香港屯門、九龍、北佛堂一帶，為廣東

海上絲路重要的對外門戶。而香港其曲折綿長的海岸線和眾多的島嶼，是中國沿海最優良的港灣之一，其中，位於西貢的糧船灣正是沿海航道所經的海灣之一。

事實上，西貢地名在明初經已確立，意指「西來朝貢船隻停泊的港口」<sup>4</sup>，能從側面透露了當年的夷船是經香港進入中國內陸或南海的景況。糧船灣的地理位置具獨特的軍事、戰略價值。<sup>5</sup>我們亦可從一些水下考古遺跡，了解糧船灣洲一帶，以至香港在南中國的海上貿易航道上的角色。



<sup>4</sup> 饒玟才：《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下）：新界》（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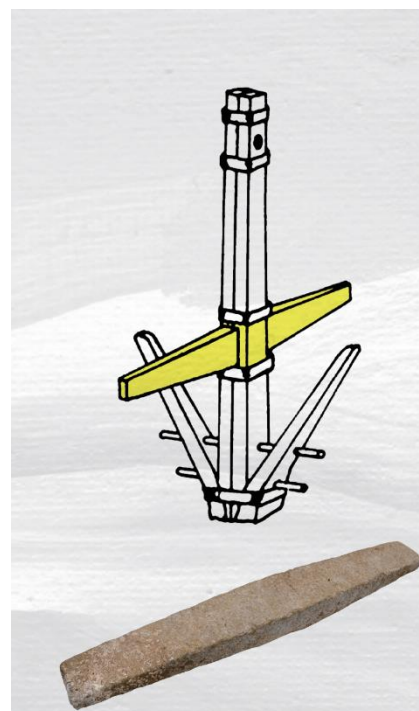
<sup>5</sup> 盧延召：〈海防地理學視野下官富巡檢司建置沿革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4年7月，第29卷第3輯，頁132-150。



## 香港宋代船錨碇石<sup>6</sup>

2016 年獲香港海事博物館資助，水下考古專家及香港水下考古小組發現一件宋代碇石，很有可能來自當時的商船。這件船錨碇石在香港西貢海域近糧船灣海岸線 5 米的位置，水深 2 米的海床中發現。其經緯位置是北緯 22°20.169'，東經 114°21.506'。<sup>7</sup> 旁邊則發現了 19 世紀的青花瓷片，並非與碇石同期。相信是因水流方向影響了碇石及其他文物的原來位置。

這件西貢碇石，相信是木石錨的其中一部件，相近的宋元例子亦見於福建、廣東、日本和韓國水域，至今在中國的發現卻少於 10 件。



宋元時期，木爪組合碇石是航海的木質帆船用作停泊時固定船體的重要碇泊工具。石質碇石結合木材結構的爪箍繫合而成，可起錨碇作用。當「碇石」桿在水底翻轉時，會下傾作支撐抓住海底的泥和沙石，以增加錨碇的抓力，起到錨爪作用。

---

<sup>6</sup> 相關的更多內容，見陳麗碧：〈走海碇石——從西貢糧船灣宋代碇石探討香港海上絲路，兼論紀元前至明代以來香港的海洋經濟角色〉，收入陳麗碧編：《東西匯流：十三至十八世紀的海上絲綢路》（香港：海事博物館，2008），頁 209 至 234。

<sup>7</sup> Bill Jeffery, *Marine Archaeological Survey and Excavation of an Anchor Stock on the Southern Tip of High Island and a Basalt Island Cannon Site Final Report* (Hong Kong: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2018); Bill Jeffery, Joyce Jo-ching Kam, "Revealing a Maritime Cultural Landscape of Hong Kong: The Sai Kung Case Study", *IJAPS* Vo. 17, No. 2, 2021, pp. 107-133.



形制方面，它的比例和造型較接近南海一號沉船出水的南宋時期碇石。此西貢碇石時代上限定為南宋，下限為元代，即公元 12 至 14 世紀。

從地理結構方面分析，香港西貢地貌為火成岩，而發現碇石的位置附近如西貢官門水道（今萬宜水庫）及火石洲（屬伙頭墳洲南端小島）亦有不少六角形柱玄武岩。至於廣東陽江南海一號沉船出水的花崗岩碇石於福建製造，該福船由泉州港出發前往東南亞。而西貢出水的玄武岩碇石在物料上與西貢鄰近的地質一致，不排除這件西貢碇石是「就地取材」。

還有，當時的商船有時不只用一件碇石，正如文獻所記的另加「遊碇」<sup>8</sup>。西貢糧船灣既為沿海航道的避風補給港，鄰近小島上或有一些造船作坊製造和修補船隻，或製作船上配件如碇石等。西貢碇石可能就是商船從福建、廣州等地出發，進入糧船灣避風補給時訂製的組件。

然而，在距離糧船灣南面 900 米的伙頭墳洲對開水域，在 2016 年一次的水下考古中發現三件元代白瓷片（圖），應屬福建窯系。<sup>9</sup> 數量雖少，卻可作為佐證，從側面透露宋元時期西貢海域乃中國對外海上貿易航線上的其中一站，即中轉或進入南海前的補給站。

---

<sup>8</sup> 見徐兢撰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註 6，頁 214。

<sup>9</sup> 這批文物由 William Jeffery 在伙頭墳洲對出海域發現，主要為清代瓷片。當時這批文物在香港海事博物館進行修復，Mick Atha 協助資料整理。其中的一些瓷片，筆者也曾協助斷代。發現當中的三件元代福建窯系白瓷片，摻雜在其他晚清、民國的瓷片當中。考古報告詳見 William Jeffery：《伙頭墳洲水下考古發掘》（香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2016 年），頁 1-130。



伙頭墳洲出土元代瓷片

## 明代沉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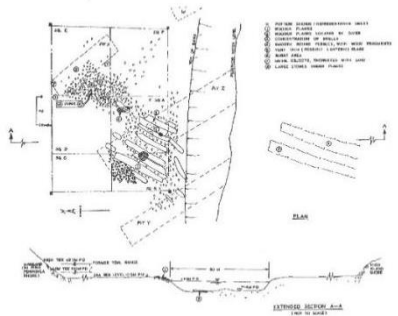
在 20 世紀 70 年代興建萬宜水庫之前，糧船灣洲與西貢東半島夾著一細小的海峽，名叫「官門水道」。官門之名，早見於明代郭棐的《粵大記》，據說是因為以前官府船隻取道而來。另一命名說法是因為按水佬話，官門、乾門發音相近，事實上官門真有乾涸的時刻，那條水道的水很淺，退潮時水道中段只有半米深。1970 年代初期，該處的沙咀遺址更曾發現一艘古代沉船的殘骸，成為香港發現最早的沉船。內有明代青花瓷器及西洋琉璃珠，其中的瓷片可能既有東南亞的，也有外銷至東南亞等地的中國瓷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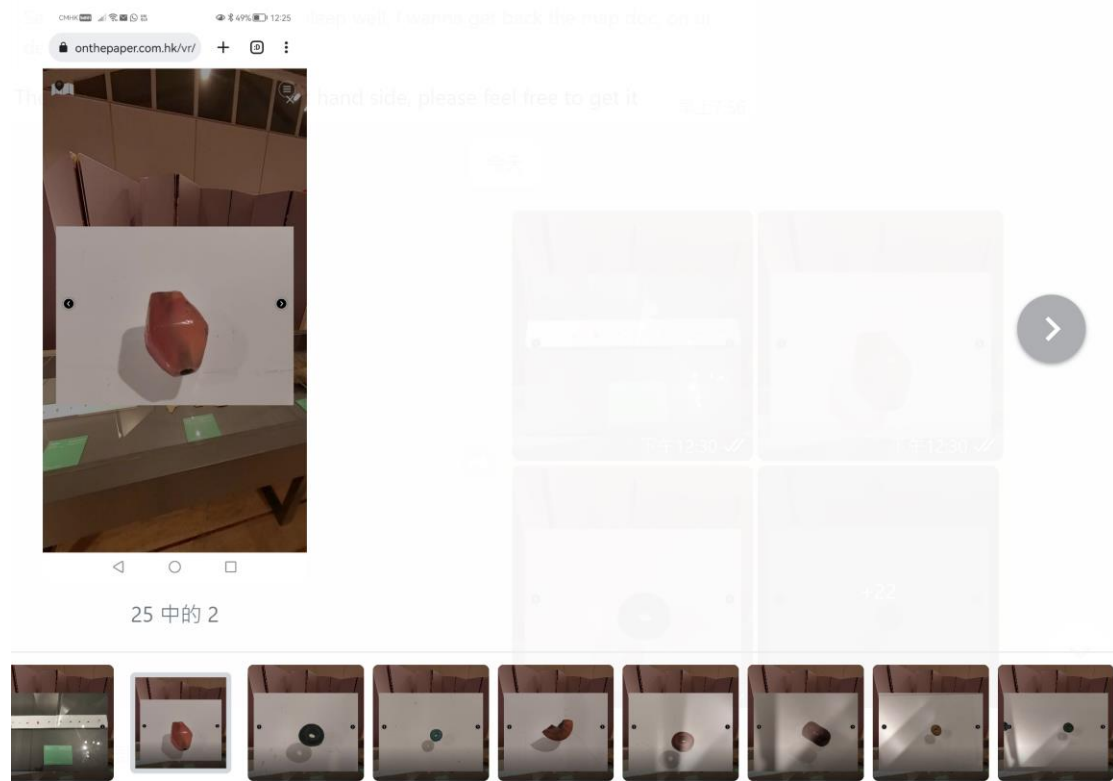
Fig.3 General view of the site.

Fig.4 One of the large timbers discovered lying on the surf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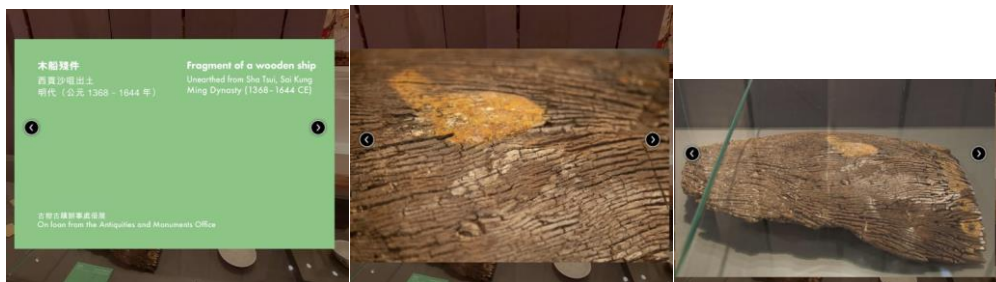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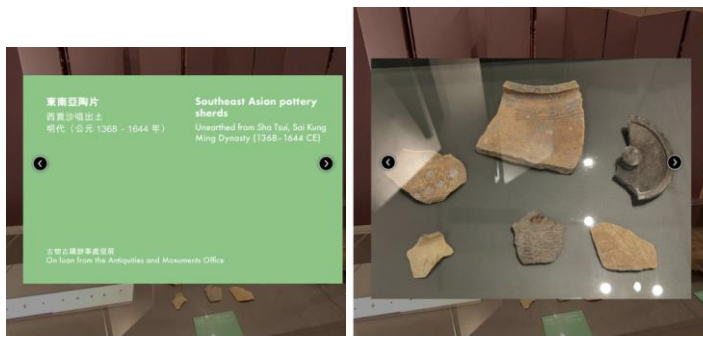
# 西貢糧船灣出土明代沉船遺址



Crossroads exhibition images o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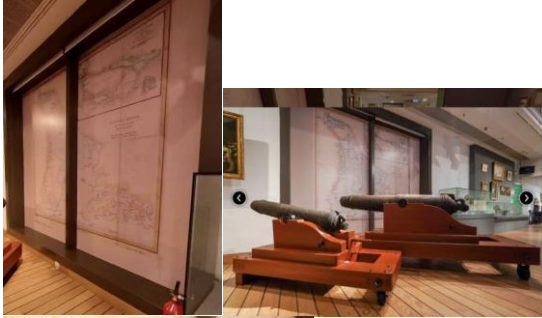






## 18 世紀大炮

在 2016 年的水下發掘中，在糧船灣南端火石洲亦發現了兩尊 18 世紀英國製的鐵炮。鐵炮上鑄有皇冠及 E LC 字樣。歷來西貢海域的海盜活動猖獗，大炮的發現說明當時的商船可能以此保護商船，抵禦海盜襲擊之用。



描繪廣東水師官兵、村民、  
 廣船及海盜船外銷畫  
 廣州畫室  
 油彩布本  
 十八至十九世紀

An export painting  
 depicting Guangdong  
 navy and officials,  
 villagers, Guangdong-  
 style junks and pirate  
 junks  
 Attributed to Canton studio  
 Oil on canvas  
 18th-19th centuries

香港海事博物館藏  
 HKMM021.0005.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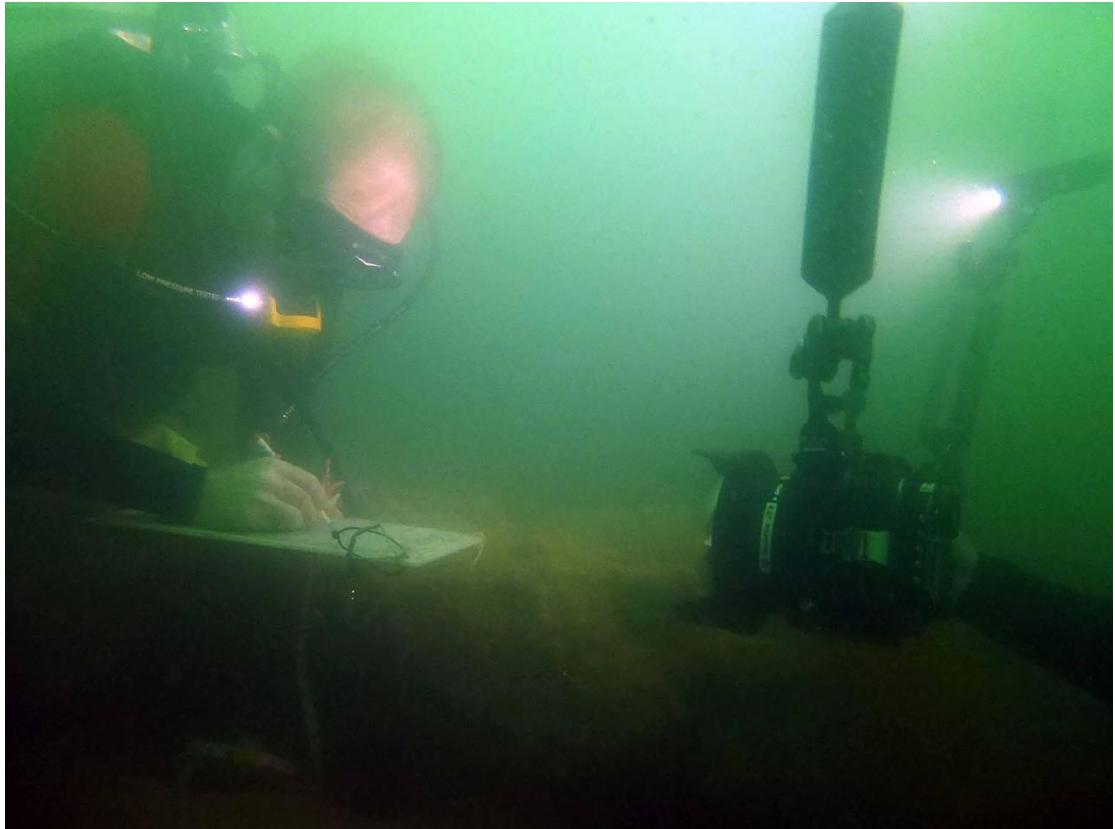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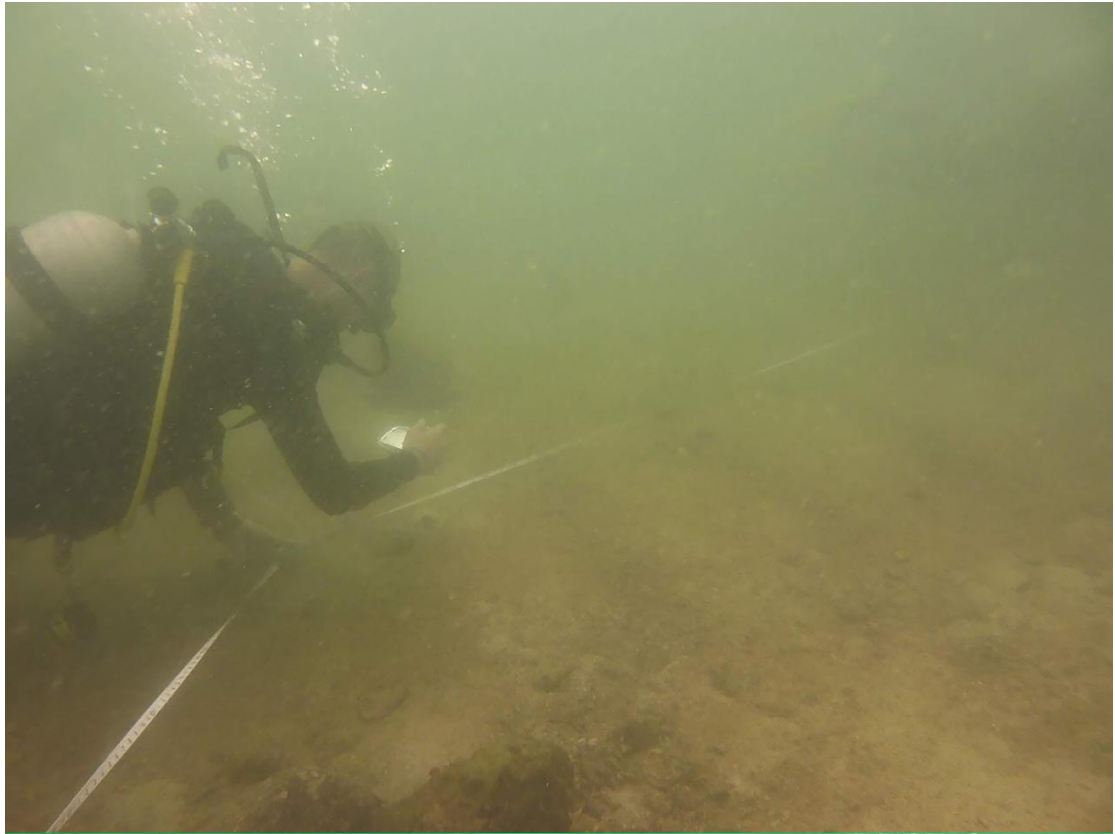




打撈錠石







記錄及打撈錠石及其他文物



修復大炮

按上文提及的 19 世紀初的《福建廣東海防航海圖》，寫道「龍船灣水深一丈餘，可寄橈。佛堂門水深二丈，可寄橈避東北風。」清楚說明其深水及可作為避風港的功能。香港颱風多為東北風。龍船灣對開正繪有「福建頭」字樣（圖 XX）。

福建頭今天叫伙頭墳洲（或稱虎頭墳洲，英文 Town Island），位於香港東南西貢萬宜水庫對出水域的一個小島，屬大缸群島一部分，形成天然的港灣。追查「福建頭」一名，應與福建有關。

廣東的潮汕、客家居民，自宋代起，部分是從福建移遷粵東，其後逐漸成為與嶺南土著居民融合後的次生族群。語言上，特別是潮汕人，多數以閩南話為母語。他們又統稱為福佬人，即「福建人」之意。宗教上，他們普遍祭拜媽祖（天后），所到之處修建媽祖廟供奉。



正如上文提及的鄰近伙頭墳洲發現的福建窯系元代白瓷片，或是西貢宋碇石出水位置，其靠近的糧船灣島嶼及周邊所反映與福建地區交流的民族遷徙、語言發展、宗教傳播、地名淵源和出水、出土文物佐證，此「海上絲路」路線很有可能是來往福建，經香港至南洋一帶的痕跡。

我們由鄰近糧船灣的考古發現來看，以海洋史及水下考古的研究角度出發，從天然資源、地理位置，了解糧船灣、西貢以至香港在南海與珠三角地域的角色、沿岸地區管理、漁民和族群遷移等方面狀況，實有助理解香港位於華南、東亞、東南亞以至全球的海上絲路角色。

## 第二部分：從「龍船灣」到「糧船灣」——島上人口活動（明代至 21 世紀）

- 2.1 水上人、客家人、「糧船灣人」的特別身份
- 2.2 不少居民移居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通常打理餐館生意
- 2.3 抗日時游擊隊和島民的交流

### 2.1 水上人、客家人、「糧船灣人」的特別身份

糧船灣洲包括北丫、東丫、沙橋頭、白腊等村落，集中在島的西面。島上居民主要由蜑家人（Tanka）即水上人，和客家人（Hakka）組成。現在只剩下數十名居民。自 18 世紀起，客家人在狹窄的平地或沿岸定居務農，同時也在近岸水域捕魚，而蜑家艇戶則在附近海域長期停泊。島上居民的主要姓氏有馬、石、黃、張、劉等，而非單一姓氏。據客家村落北丫村的其中一戶居民黃女士稱，按其家譜記載至今有十多代，即在明代其祖先已落戶至西貢糧船灣。這也與早在宋代從中原移居到香港的五大氏族，較早落戶的族群能選取元朗一帶的肥沃平原有利耕作的史實相合；而糧船灣與周邊的島嶼一樣，地勢高、山多且缺乏平地，導致較晚移居的客家族群能擁有的土地不多。據北丫村村長及居民受訪時透露，20 世紀時糧船灣居民在島上土地耕種，收成只夠家庭日常食用，歉收時甚至不夠。進行田野考察時仍可看到島上經已荒廢、面積較細的耕地和泥鋤、牛犁、石磨等工具。

雖然傳統以來，漁民不能參與科舉、不准與陸上居民通婚和上岸居住。但隨著



20 世紀時代的轉變，現今糧船灣水陸居民關係密切，水上居民的機會和待遇獲得保障，積極參與島上各種活動和傳承傳統，形成相互支援的居民網。



北丫村



北丫村



北丫村建築物群





19 世紀客家村屋建築



20 世紀中期建築



筆者進行採訪時北丫村村長及村民的熱情款待其特色盤菜

### 2.3 不少居民移居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通常打理餐館生意

自 20 世紀初至中期，糧船灣島上居民陸續移民海外工作，而其海外的子孫亦會不時回島參加慶典。移民者當中以去英國為最多，也有其他歐洲國家。很多時是一個家庭連同親友陸陸續續前往海外。如是次口述歷史訪問中數位受訪者均有家人在海外定居。其中在北丫村遇上的吳先生正是從英國回來，家中在英國經營餐館，他回島是參加天后誕慶典，並與居港的堂兄弟正一同除草、清理祖地和祖屋。眼見當中有祖屋經已倒塌，而祠堂則是近年修葺的。另一位黃女士則稱其父母早年帶她移民海外，家中族譜提及其祖先在糧船灣定居已十多代。

有不少例子是一個家庭移民至海外，大多數是到英國利物浦。然後逐一邀請親友或同鄉前往，當中亦有人從事「黑工」（非法工作）。另一類則是「行船」（當海員），與 20 世紀 60 年代很多香港男性一樣，為了生計選擇離家「行船」。



























### 2.3 抗日游擊隊與島民的交流

1942年7月，佔領香港的日軍將香港分為28區，各區設「區政所」，後稱「區役所」。西貢的「區役所」設在崇真學校，管轄範圍廣闊，覆蓋馬鞍山以東，包括井欄樹、爛泥灣、北潭涌、坑口、十四鄉等。日據時期西貢鄉民的生活十分艱苦，日軍人員經常入村搶掠糧食、牲畜及逼害村民。而自日軍在1941年路過西貢後，西貢發生大量地方搶掠事件，是「土匪」、「阿保」而非本地人所

為。「他們多半備武裝，由大陸的大鵬半島、惠陽一帶的『東江馬』南下搶掠，包括穀物牲畜糧食、保護費和漁獲。」<sup>10</sup>

東江縱隊的創立與發展乃是由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派出，下設港九大隊，常駐於赤徑、高塘、嶂上一帶，短槍隊在坑口為西貢中隊，並且有以糧船灣天后宮為基地，活躍於西貢半島東面海域的海上中隊。<sup>11</sup>

抗戰期間，仍留在西貢生活的居民苦不堪言。如大浪村的穀物被土匪搶掠，村民要靠食海苔及樹葉維生。北丫村村民憶述當年沒有足夠的稻米糧食，要靠所種的花生充饑，也聽聞曾有人餓死。對西貢漁民而言，其影響較鄉民為少，那幾年仍有較豐富的漁獲，並有漁商收購漁獲至九龍城販賣，也有漁民醃製鹹魚賣往筲箕灣。然而，對於曾交談或採訪過、年事已高的糧船灣居民，皆因曾目擊日軍暴行及經歷糧食嚴重短缺，大都不願多提舊事。

東江縱隊在組織民兵、保護村民、籌集糧食，肅清賊匪，營救盟軍等作出重要貢獻。西貢居民為了支援游擊隊亦奮不顧身，例如當時年僅 15 和 17 歲的糧船灣漁民少年何根和石十五小交通員，因來往南澳至西貢執行通信工作而被日軍活活燒死。<sup>12</sup> 東江縱隊與西貢居民在抗戰期間的英勇行為令人敬佩。1983 至 1984 年，由包括西貢民眾及游擊隊老戰士在內的民間人士籌建「西貢抗日英烈紀念碑」，共集資百萬元修建，於 1989 年 1 月落成揭幕。

---

<sup>10</sup> 張兆和：〈東江游擊隊與抗日戰爭期間的西貢〉，載西貢區議會編：《西貢歷史與風物》（香港：西貢區議會，2003 年初版、2011 年新版），頁 153-168。

<sup>11</sup> 蔡仲敏：〈西貢人民對港九大隊的支持〉，載徐月清編：《活躍在香港：港九大隊西貢地區抗日實錄》（香港：三聯書店，1993 年），頁 168-172。

<sup>12</sup> 陳志賢：〈在烈火中永生——記小交通員何根和石十五〉，載徐月清編，《活躍在香港：港九大隊西貢地區抗日實錄》，頁 207-208。



## A DEBT PAID

### REWARDS AND AWARDS TO VILLAGERS

#### HELPED ESCAPEES FROM HONGKONG

#### BRITAIN GRATEFUL

At a ceremony at Government House soon, some interesting presentations will be made. The recipients will be Chinese villagers. Britain is gratefully paying a debt.

A Committee was formed in 1946 to collect and collate on behalf of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South-east Asia, evidence of assistance rendered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o members of the Allied Forces attempting to escape from Hongkong or to evade capture by the Japanese, and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rewarding of these loyal services.

The Committee, which was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the District Officer, New Territories, carried out extensive enquiries over a period of some months in an endeavour to ensure that no such loyal act was overlooked. The final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mmittee were forwarded in August to HQ Allied Land Forces, South-east Asia, as it was from military funds that any monetary awards were to be paid.

The Committee recommended that where an individual performed outstanding services of great merit a certificate signed by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should be awarded, and that monetary awards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in appropriate cases.

In practice, it was found that in most cases where assistance was given to persons who escaped, a whole village, either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action or else maintained secrecy about it, in spite of 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of detection. In these cases a monetary award is made to the village and certificates of merit will in addition be awarded to those villagers whose individual services merit special recognition. Sums of money awarded to villages will be held in trust by the District Officer, New Territories.

It is now learned from HQ, Allied Land Forces, South-east Asia, that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mmittee have been accepted in full.

#### Details of Servi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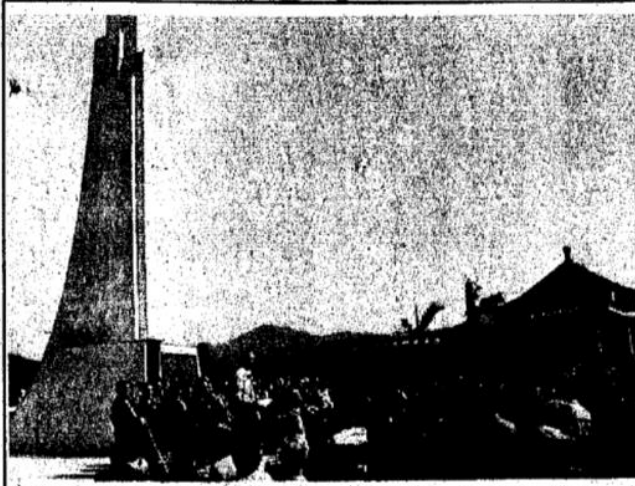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give some details of the approved awards and the services for which they have given.

A grant of HK\$500 will be made to Po Toi Au Village, which provided food and money and arranged a boat for Lieutenants Idema and Hordyk of the Royal Netherlands Navy and Warrant Officer Proulx, after their escape from North Fohai Camp in February, 1942.

The same party was subsequently assisted by inhabitants of Kau Sai village, Sankung, who sheltered and fed them and helped them on their way. This village received HK\$2,000, and certificates of merit are awarded to Cheung Hon-ting, So

(Continued on Page 9)

"A debt paid: rewards and awards to villagers helped escapees from Hong Kong, Britain grateful," *South China Sunday Morning Post*, 1974-02-16.



的下落至今仍是一個謎。澳門警方及司警一九八六年九月八日八時八十分，一名無牌青少年的首領，被警方在該處發現。位於西貢的抗日英烈紀念碑昨舉行揭幕禮。(本報攝)

## 由民間集資百萬元興建 西貢抗日英烈紀念碑 昨天落成舉行揭幕禮

對連喜致詞憶當年國際反法西斯經歷

，由青年東江縱隊司令曾生親題碑名，繼而得到當局撥地，最後由廣州華南工學院設計師梁川設計而成。

【本報訊】由民間集資一百萬元興建的西貢「抗日英烈紀念碑」，於昨日上午在西貢新竹灣揭幕落成揭幕。參加揭幕禮的有六百多名來自新界的鄉親父老，幾英團團和身居海內外的前東江縱隊隊員代表等，他們為當年抵抗日軍侵略而犧牲的六十多名烈士舉行隆重的紀念儀式。

區域市政局主席張人廠，立法局議員林偉強，西貢政務專員文嘉賢，西貢區議會主席馮漢璋，新界社團聯會主席辦事處主任毛庚年，新界鄉議局副主席廖正亮，以及建築師許永澄等主持了「抗日英烈紀念碑」的揭幕儀式。

籌建委員會主席劉運喜在致詞時表示，該紀念碑得到各界支持，獲得一百萬元的捐款，紀念碑由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日動工，至昨日落成。

他說，回憶香港淪陷時，西貢鄉民備受日軍好淫掠奪及百般凌辱，英烈為保家衛國，亦為了保衛世界和平，奮不顧身，與敵人周旋，一面揮戈，一面保家，一而保護商隊，戰門頻仍，壯烈犧牲，據不完全統計，當時犧牲的烈士達六十多名。

西貢「抗日英烈紀念碑」

〈由民間集資百萬元興建：西貢抗日英烈紀念碑昨天落成舉行揭幕禮 劉運喜致詞憶當年國際反法西斯經歷〉·《大公報》·1989-01-24。





#### Honourable men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Oct 29, 1998;*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g. 16

## Honourable mention

The heroes of the Independent Battalion of the Dongjiang Column have never been forgotten by those whose lives they saved.

But until Tung Chee-hwa presided at the City Garden memorial ceremony yesterday, their bravery and the contribution they made to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Japanese was never acknowledged in remembrance services, although the names of the fallen are recorded on the memorial near Pak Tam Chung in Sai Kung.

Now, at last, a wrong has been corrected. Surviving comrades, as well as their families, can take pride in the fact that the battalion's deeds and the sacrifice of those who fell have been recorded along with the rest of those who fought for freedom during World War II.

Working alongside agents of the British Army Aid Group, the Dongjiang guerillas engaged in sabotage operations, bombing the railway bridge over Argyle Street, and the

airfield at Kai Tak. Their activities of striking back at the enemy raised morale greatly. But aspects of their work were so secretive that certain members never received the full measure of recognition due to them.

In the anti-communist fervour that gripped the West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role of the East River guerillas in helping hundreds of anti-Japanese activists, and guiding escaped allied prisoners-of-war to safety, was glossed over.

The issue became politicised,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diplomatic problems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honour committed communists who by that time held senior positions in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All that has now been swept aside, and tribute has at last been paid to those for whom it is long overdue.

"Honourable mention", *South China Sunday Morning Post*, 1998-10-29.



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活動圖

### 第三部分：「糧船灣」的習俗和宗教傳統

- 3.1 島上的不同信仰
- 3.2 主要信仰：天后，及東丫天后宮
- 3.3 「大屆」：天后寶誕的四日五夜大型慶祝活動
- 3.4 已倒塌的北丫天主教龍船灣小堂
- 3.5 白腊玄壇爺廟

#### 3.1 島上的不同信仰

位處香港東面的糧船灣，具獨特的海防、海上貿易地位。糧船灣對開水域前方的小島福建頭，其得名應與福建有關。廣東的潮汕、客家居民，自宋代起，部分是從福建移民遷入粵東，其後逐漸成為與嶺南土著人民融合後的次生族群。

宗教信仰方面，他們普遍祭拜天后（媽祖），所到之處修建天后廟（媽祖廟）。糧船灣上的客家村北丫村村民，明代晚期起已移居島上，至今十多代。我們亦可從漁民的漁歌或嘆歌淵源，來認知閩系和粵系語言的交融與流播。

「海上漂來」的信仰，可說是香港漁民百姓安身立命的寫照。例如糧船灣的天后宮、天主堂，西貢的基督教傳播，均見證了社會變遷、歷史興衰，更重要的是建構地方和身份認同、聯繫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重要文化資產。糧船灣島上主要有兩大宗教信仰，居民對兩種不同信仰，既不排斥，更積極參與。

島上雖有多元宗教信仰，但各宗教信眾不但彼此並無衝突，反而認為島上的不同宗教都是導人向善。下面透過田野考察，了解該島的節慶習俗，此章會用較多篇幅介紹島上的主要信仰——天后（媽祖）。然而，其他宗教如天主教，以至僅有一戶信奉的日蓮正宗亦需注意。

### 3.2 島上的主要信仰：天后，及東丫天后宮



天后信仰以福建莆田為發源地，向廣東沿海地區、臺灣、澳門等地傳佈。糧船灣的漁民也是其忠誠的信徒，會祈求天后娘娘保佑他們海上作業平安歸來。出海捕魚危險性高，時遇大風大浪，所以中國沿海地區的漁民一般會拜天后求平安。聚居糧船灣的水上人從廣東沿岸地區來到香港水域，依然保留這個信仰傳統。

（可留意糧船灣拜天后儀式、天后神像的造型打扮、廟內陳設，是否有別於香港其他天后廟、或與其他區相似。）

天后，又稱媽祖。原名林默娘，是福建莆田人。傳說她少時已多次顯現神力，



並熟知天文、地理、醫學等知識，更有能預知天氣、治病的超能力。有一天，她在夢中看到出海的父親和兄弟們遇險，成功用繩子拯救了兄弟們，卻未能救回父親。林默娘二十八歲升天，不少水手和漁民都稱天后會身穿紅衣在各地顯靈，拯救在海上遇險的漁民和引領他們避開風浪。

古人對林默娘的稱號眾多，包括「夫人」、「天妃」、「天后」、「媽祖婆」等，這些稱呼皆與其歷年來的褒封有關。早在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媽祖已被封為「順濟夫人」，到南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封為「靈惠妃」，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升為「護國明著天妃」，最後到清聖祖康熙二十三年（1684）加封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仁慈天后」。由「夫人」、「妃」、「天妃」到「天后」，可見天后地位愈來愈高。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糧船灣居民曾協助東江縱隊成員抗日，幫助他們匿藏在漁船上，以逃避日軍的追殺。傳說有一夜，天后附身於婦人，帶領眾人在北丫擊退日軍，拯救了居民和東江縱隊成員。自此，信眾們對天后的崇信更加堅定。

雖然現時糧船灣漁民數量大不如前，但村民們都堅持對天后的崇拜。每年農曆三月廿三日，是慶祝天后誕辰的日子，島上會進行打醮，而大型海巡和神功戲則兩年舉行一次。海巡是從廟中請出天后娘娘登船在海上巡遊。

糧船灣島上的天后宮位於東丫村，在東丫碼頭登岸後步行數十步即可到達。天后宮至遲建於清高宗乾隆六年（1741）。經歷幾百年風雨，古廟曾進行過多次重修，最近期分別為1970年、1990年、1999年及2012年，由村民、善信及其他熱心人士資助修葺費用，功德無量。

現時糧船灣天后宮仍處於臨海位置，不像香港其他天后廟般往內陸遷移。因曾在海上搭建戲棚，十分危險，所以政府提議於天后宮前填海，令村民有更多空間搭建戲棚，以保障村民和觀眾的安全。1970年代時完成填海工程，令廟前的空地大增，天后誕時演神功戲的位置也變得寬敞，日常則作兒童遊樂場地使用，一舉兩得。填海工程受到居民的支持，因空地無損天后娘娘望海的視野，繼續保佑漁民和居民，同時又可作休憩或娛樂用途。





SWAP

鴻飛黃 關德興 鬥打命搏

過勝 驚險 緊張 刺激 香艷 輕鬆 熱鬧

和豐戲院 WOH LOK CINEMA

今日自晚七時 二時半 七時 九時 一刻 2.30 - 2.00 - 4.10 PM

片長 招牌 胡關 胡關 胡關

西任 漢任 燕任 瓜瓜 創創 燕燕 生生 堅堅

鬥打命搏 八面威風 四圍重圍 大石古 嚴陣以待

六九一曆公年二十五國民華中 1963 第 第 第 第

### 本港新聞

## 三百艘晉香船 今赴佛堂門賀誕

### 港九兩岸船隊張燈結綵 各地天后廟均香火鼎盛

【本報訊】今日為農曆三月廿三日，粵東沿海各埠九龍香島及西貢等處，均舉行慶祝天后誕辰的盛大活動。據悉，港九兩岸，均有數以百計的香船，張燈結綵，浩浩蕩蕩，由西貢開往佛堂門，參加慶祝活動。此外，各地天后廟，亦均舉行各種慶祝活動，香火鼎盛，信眾踴躍。

佛堂門，位於西貢，是粵東沿海各埠香船進香的主要目的地。據悉，佛堂門天后廟，歷史悠久，信眾眾多。每年三月廿三日，均有數以百計的香船，由西貢開往佛堂門，參加慶祝活動。此外，各地天后廟，亦均舉行各種慶祝活動，香火鼎盛，信眾踴躍。

各地天后廟，均舉行各種慶祝活動，香火鼎盛，信眾踴躍。據悉，佛堂門天后廟，歷史悠久，信眾眾多。每年三月廿三日，均有數以百計的香船，由西貢開往佛堂門，參加慶祝活動。此外，各地天后廟，亦均舉行各種慶祝活動，香火鼎盛，信眾踴躍。

SWAP





西方畫家眼中的中國定海廟宇的祭壇畫，中央應為天后  
托馬斯·阿羅姆（Thomas Allom）原作（1804-1872）

W·魏德海製版

手工上色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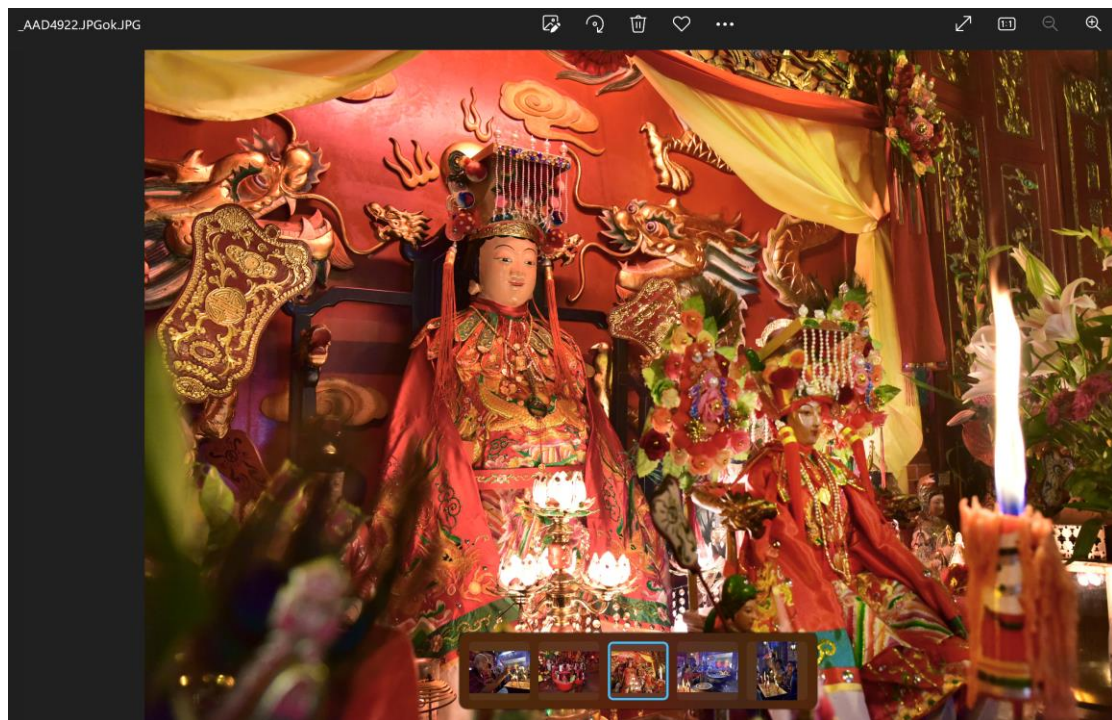
約1843年

澳門藝術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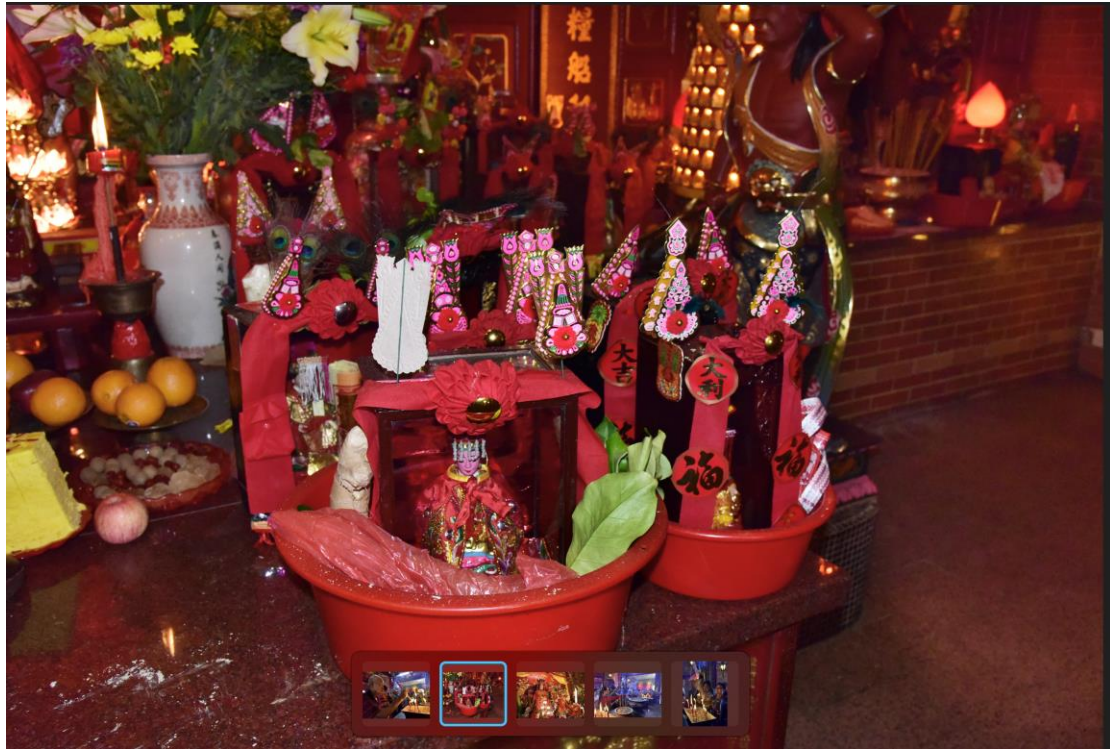
名為「媽祖」的插畫，形象為大佛  
見於伯納德·皮卡特（Bernard Picart）：《佛教國家的典儀和宗教風俗，附歷史注釋等》，  
1783 年英譯出版

### 宮廟結構 (26/7 edited)



宮內正中位置供奉天后娘娘神像，下面有千里眼和順風耳一對護法保護。傳說中天后法力高強，曾收服了大量鬼怪，其中千里眼和順風耳便是最先收服的兩個（圖）。





#### 其他神明

宮內主殿兩側各有一艘戰船，係仿照清末或民初船隻製造。船上的擺設和裝飾都是天后海巡時的排列位置，每次出巡前都可參考這兩艘船的裝置及位置，確保無誤。因戰船並非現代設計，所以均備有大砲等武器。現時海巡用的船隻都是沒有武器的遊艇和其他小型船隻，但其餘細節均會跟隨。此外，天后宮旁有涼亭，為後期加建。

#### 宮內銅鐘銘文：

「沐恩眾信弟子盧楚榮、周君本、王家棟全發誠心處，鑄鳴鐘一員，重貳百斤，敬在糧船灣天后娘娘殿前永遠供奉，萬福攸同。時乾隆六年歲次辛酉孟夏穀旦吉日全建立，隆盛爐造。」

鐘上另刻有大字「風調雨順」及「國泰民安」

鐘上人名：不詳，沒有村民認識

鐘上年份：乾隆六年（1741）





(not yet found out)



大門對聯（兩副）：

護國顯神功共賴糧船利普；惠民孚厚澤威欣桅夾魚多。

滃對梅花瓣瓣心香供我后；岡環鐵甕年年海利洽漁家。

年份：光緒九年癸未（1883）

兩副對聯文字顯示了糧船灣的來源和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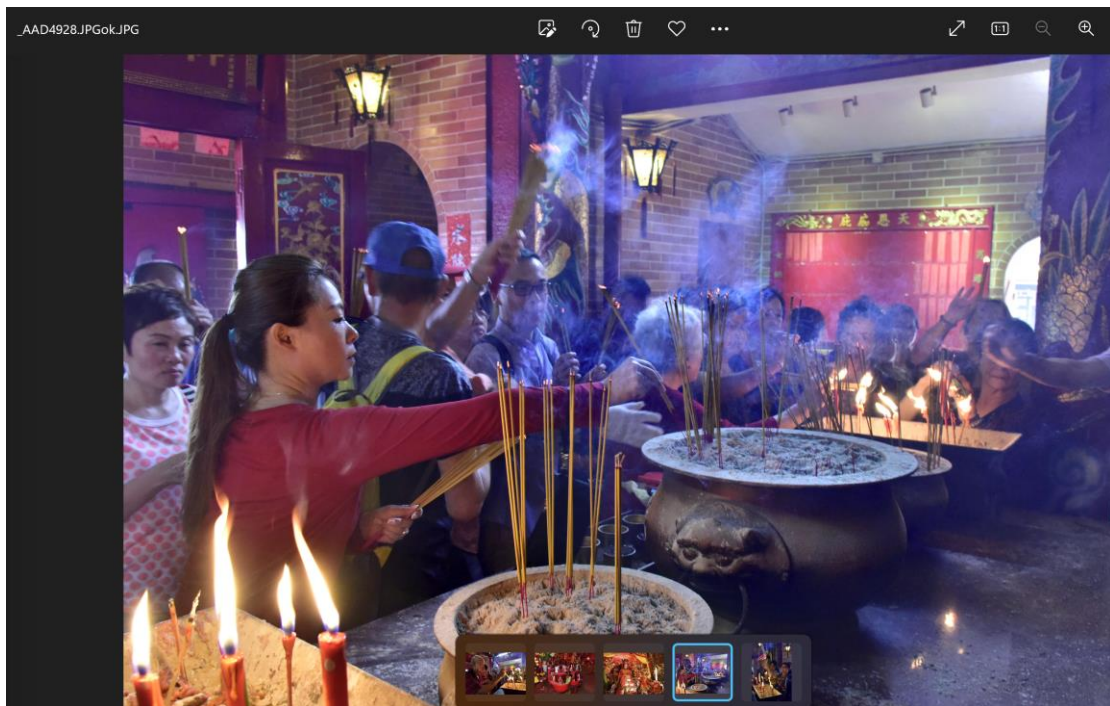
雕祭壇上的潮州風格浮雕（一組）：

年份：光緒十一年（1885）





「四海沾恩」上的牌樓年代估計為光緒（1875-1908）前



### 3.3 「大屆」：天后寶誕的四日五夜大型慶祝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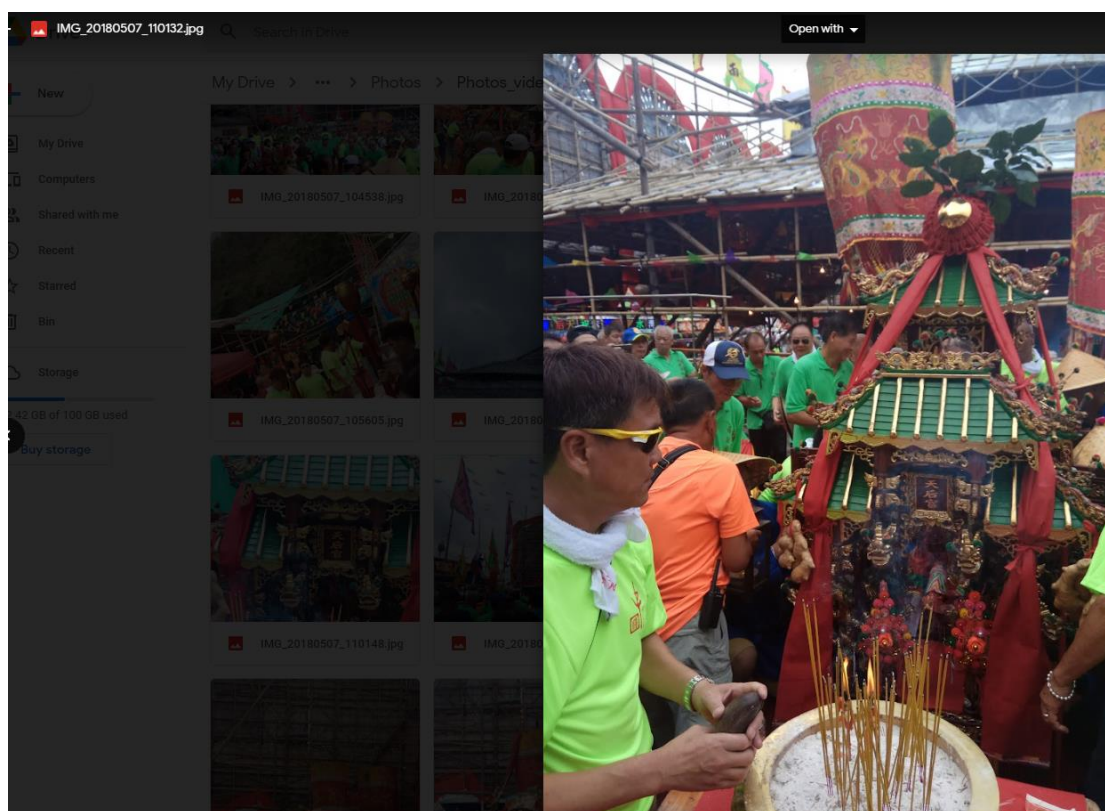
糧船灣天后誕和打醮節慶會同時進行，持續四日五夜。每兩年一度的天后誕慶典由糧船灣太平清醮演戲值理會負責及籌辦，糧船灣人都會全力配合和支持。此外，糧船灣天后宮值理會的組成和營運模式亦具規模，成員有三百多人。據了解，2019年的天后誕共籌得三百萬元善款，提供免費船隻接載島外人進出，另設數十席盆菜宴款待參與人士。



每年天后誕都是糧船灣的大事，雖然大部分居民都遷到市區或國外，但每逢天后誕他們都會回到島上慶祝，參與聚餐和海巡。村民亦會提供免費街渡或遊艇，接載遊人和善信來往糧船灣。

因戲班表演人手有限，所以西貢和坑口的天后廟一般會推遲慶祝，互相協調日期，以避免表演人手不足及信眾同一時段需奔波多間宮廟拜祭的情況出現。

按照傳統，村民於打醮前半年便會開始準備工作，糧船灣太平清醮演戲值理會的核心成員會到天后宮參拜及商量打醮事宜。打醮一個月前，三百多名值理會成員的姓名會寫在紙上再放在箱中，交由廟祝抽取十名幸運的成員當「緣首」。並非全部成員，只有德高望重的成員可以參與，同時制訂各項儀式，如打醮的程序和內容；<sup>1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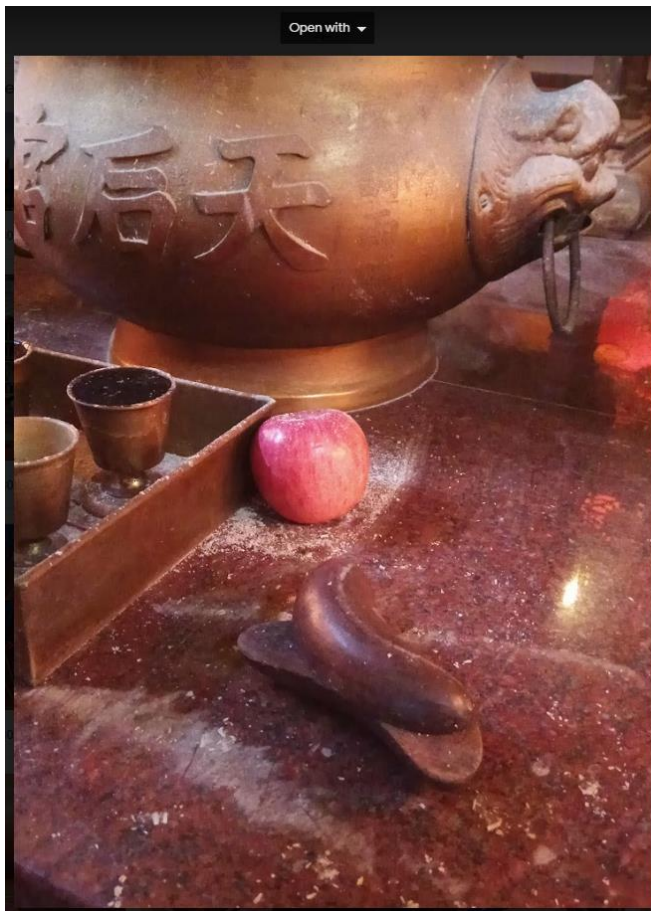


「緣首」身穿藍身長衫、頭戴竹笠，其責任十分重大，他們代表整個糧船灣的社區參與打醮，負責擲杯並會負責抬天后的轎子和輔助道士。村民於打醮四天前會開始吃素、前往糧船灣參與打醮的人也需遵循。最後，會以表演神功戲來結束打醮，娛樂天后、神靈、村民、善信們。儀式結束後，村民便可恢復吃葷，不必繼續吃素。

<sup>13</sup> 蔡志祥 - 《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



眾「緣首」在天后宮前



筭杯

2009年，媽祖信仰入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2017年，天后誕亦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中。西貢糧船灣天后誕的重點活動，包括搶花炮、神功戲和天后海巡。籌組活動的値理會多由地方上有財力，或有能力籌款的民眾負責。這些節慶正是凝聚不同村民、海外原居民和西貢社群的關鍵宗教活動，強調世代相傳的歷史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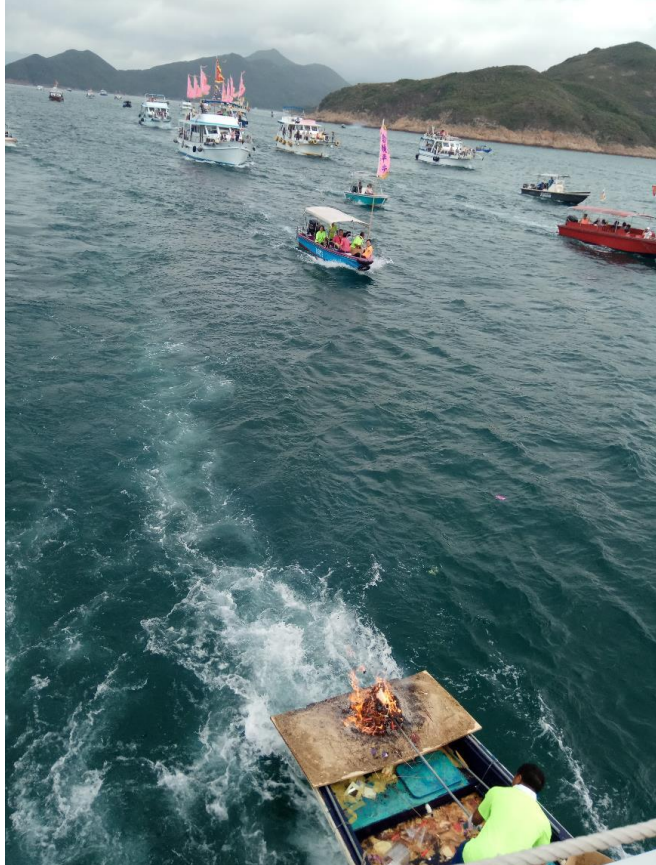
度，聯繫整個地域性的居民感情。

準備









放紙船、施食

船上百態









### 天后誕、打醮、海上巡遊

天后原是福建莆田湄州林氏女，後被尊奉為能保護江海航行安全的神明。糧船灣島上的天后宮最遲建於清乾隆六年（1741），至少已有二百七十多年歷史。其兩年一次的「天后出海巡遊」慶典更是廣東沿海一帶唯一的天后出海的儀式。

糧船灣天后宮仍然位處岸邊，並不像其他本港的天后廟向內陸遷移。每年農曆三月廿三日天后誕，天后宮很熱鬧，身處市區或外地的村民都會回來拜天后。而每兩年一次的「大屆」，天后誕與打醮同時進行，持續四日五夜。期間並非漁民繁忙的季節，參加者在打醮四天前開始吃素。而當中會有粵劇及神功戲表演，以娛樂神靈和村民，並請喃嘸道士舉行醮會，祭祀游魂野鬼，以保佑水陸居民平安。

### 天后海巡

天后誕前夕（三月廿二日）的天后海巡，場面壯觀，海巡的步驟眾多，人數、各個程序、海巡路線均需按部就班，絕對不能馬虎，為香港罕見。而儀式中各個決定都要通過擲聖筊來顯示天后的意願。首先，海巡當天早上會先徵詢天后海巡的出發時間，緣首會在天后像面前拜祭，並擲聖筊以決定出海時間。到了天后允許的時間，緣首便會抬著天后神輿經碼頭登上「座駕船」，開始出海巡



遊。數十艘大大小小的漁船和遊艇跟隨安放天后神像出巡的「座駕船」作護航，有的漁民在船上載歌載舞、進行模仿划槳的舞蹈，好不熱鬧。當「座駕船」駛至伙頭墳洲和火石洲才停下來「停留的海上地點喃嘸師傅在「座駕船」上為亡靈誦經超度，祈求風調雨順；工作人員亦會繼續在船尾處火化冥強，祭祀孤魂野鬼。

巡遊儀式十分莊重及著重細節，例如儀式舉行期間，任何人都不可走在天后轎前，因那是對天后娘娘不敬的行為。時至今天，緣首在儀式時會穿著清朝士兵的服裝，手持「天后元君」、「污穢勿近」、「肅靜」等木牌，因他們視自己為天后的侍從，默默保護在海上巡遊的天后娘娘。古時甚至會持槍，警告其他無關船隻不要靠近，影響巡遊路線。值得注意的是，由於 1906 年製的神輿使用年代久遠，而狀況需要復修保存下來，因此 1994 年糧船灣天后值理會捐贈香港文化博物館作妥善保存及向公眾展示，同時複製了一個安放出巡的轎供海陸居民使用。



糧船灣天后宮神輿

1906

香港文化博物館藏

糧船灣天后宮值理會捐贈

HM 1944.134.1

村民在陸上不會事先決定回程時間，由緣首在海上巡遊途中用擲聖筊方式詢問天后意旨，到了天后允許的時間便回航返東丫。船隊抵達碼頭後，緣首會抬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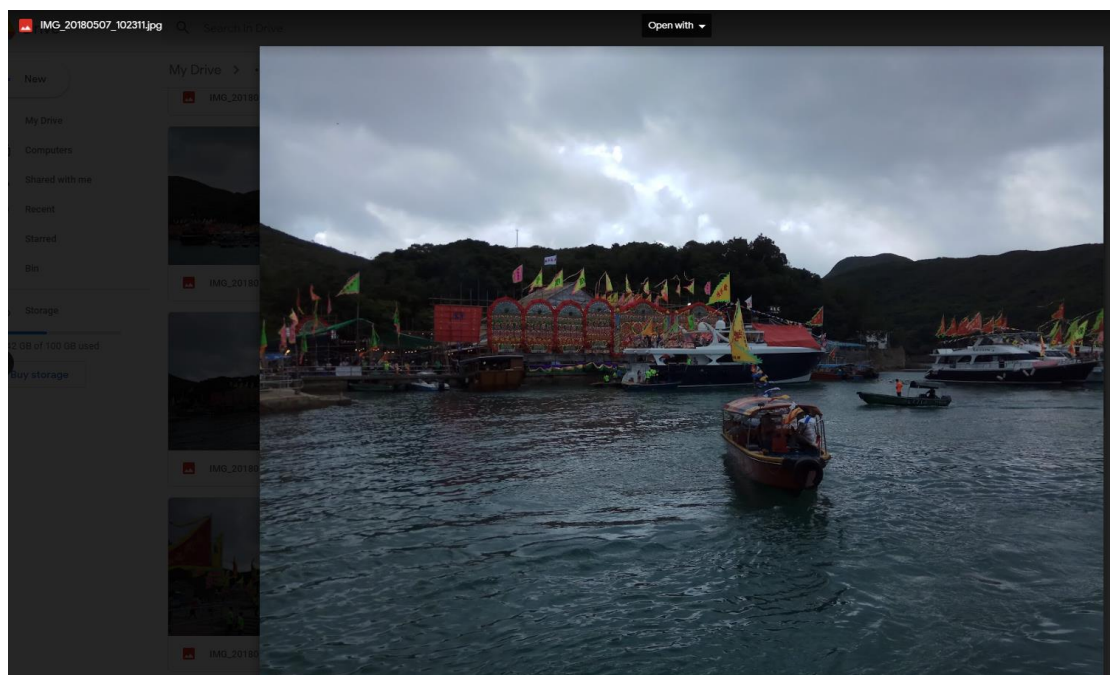


輿將天后像送回廟內，預備參與吃盆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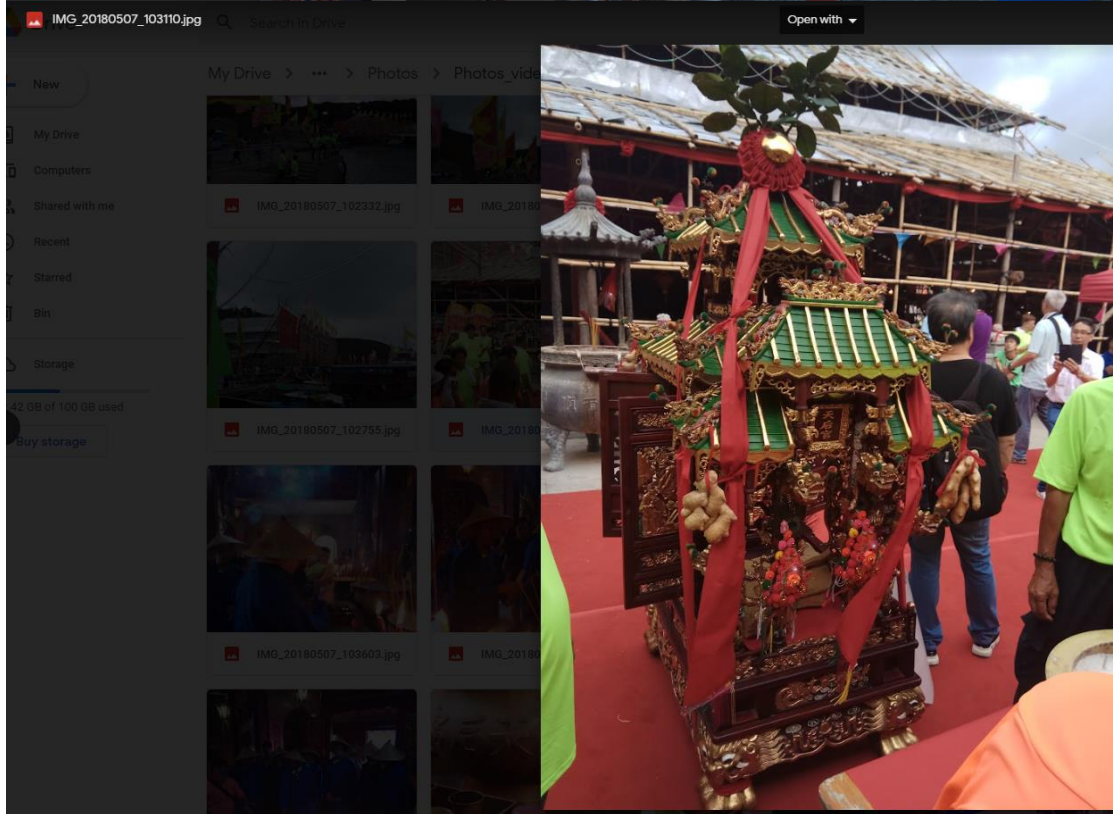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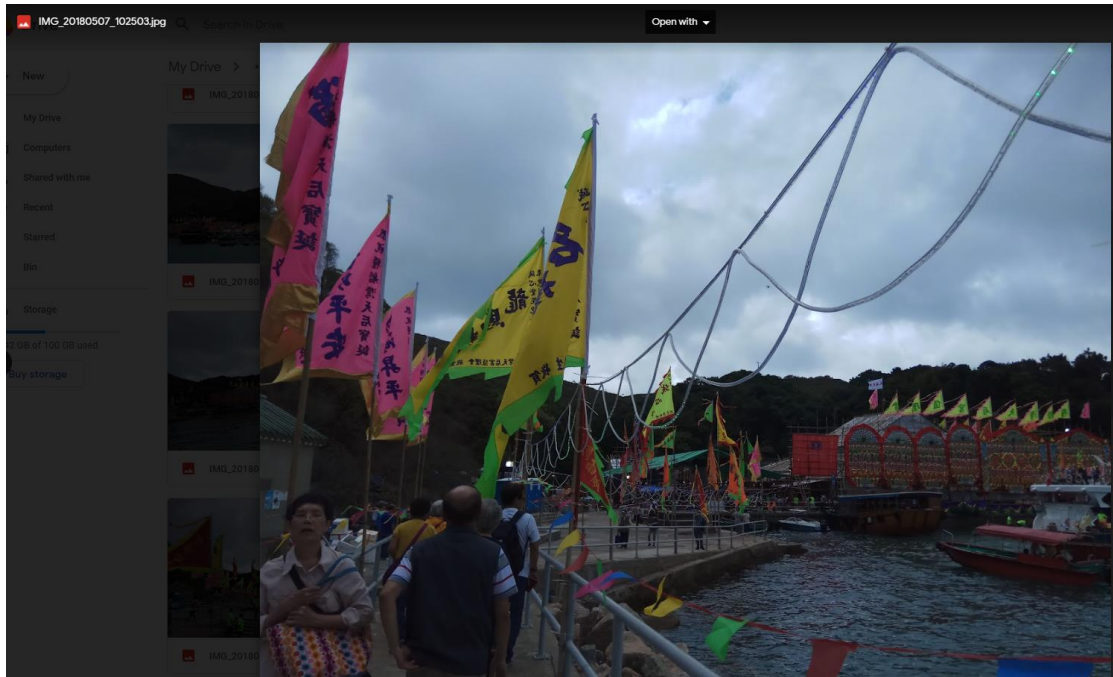
大家抵岸後會在廟前的戲棚內舉辦盆菜宴，村民和善信一起進餐，之後欣賞神功戲。神功戲是指表演給神靈看的戲，通常會在廟前的空地表演，使天后能直接觀賞，主要為粵劇形式。如空間不足，會臨時搭建戲棚，再置神像於神壇上。

參與海巡的除了天后娘娘外，還有大士王。佛教傳說中大士王因面部像被火燒過一樣，亦稱面燃大士、焦面鬼王。有說法稱大士王為鬼怪和邪神的首領，地位崇高。海巡期間，居民會將大士王擺放在天后附近，維持鬼怪的秩序，同時保護參與的信眾。

### 「天后海巡」的意義











首先，村民相信海巡儀式可為糧船灣帶來好運和平安。村民視天后巡遊糧船灣及其周邊地區有淨化作用，驅除污穢，令惡鬼和遊魂遠離。他們會準備祭品，餵飽水中的亡靈和餓鬼，安撫他們，避免他們騷擾漁民和經過的船隻。此外，村民亦希望透過儀式答謝神靈的保佑，同時請求寬恕罪過。在儀式中，村民會向天后問卜，祈求天后的指導及祝福，希望來年事事順利和平安好運。

其次，海巡亦會團結糧船灣人，因已遷出的居民都會返回島上參與儀式，令四散的村民團聚。有部分糧船灣人因工作或其他原因已移居外國，都會在這重要日子返回島上，表示他們十分重視此傳統。儀式的凝聚力極大，他們一同護送天后出海、吃盆菜及欣賞神功戲，有助他們維繫感情及了解對方近況。

糧船灣的天后海巡儀式是香港獨有，是糧船灣人引而為榮的一個傳統，此榮譽強化了糧船灣人的身份認同。

此外，打醮亦會促進了離島之間的聯繫。因為沒有固定船隻來往糧船灣，只能依靠糧船灣人安排特別船隻接載善信、遊人往返糧船灣和西貢之間。

還有，天后海巡和打醮亦可提高外人對糧船灣及周邊地區的了解。報章及社交媒體的報導和介紹會引起讀者和社會大眾關注，吸引他們前往島上參觀天后宮及鄰近村落，更可能會參與天后誕和打醮儀式。此外，亦可宣傳地質公園，因糧船灣連接萬宜水庫及中國香港地質公園，善信和遊人可趁機參觀地質公園內的世界級自然奇觀。

而天后誕和海巡極具歷史和教育意義，透過打醮和海巡各個儀式，可以教育下一代，令他們明白自己身為糧船灣島民的後人，有義務承傳這珍貴的傳統，因為那是他們的責任。糧船灣天后誕亦有別於香港一般的天后誕傳統，有特別的天后海巡儀式，各方善信應多多支持。此外，天后信仰對昔日以漁村及轉口港促進發展的香港來說尤其重要，天后是不少漁民的守護神，也是香港海事歷史

重要的一部分。

### 面對的困難

不幸地，糧船灣居民們正面對不少問題，包括資金不足、缺乏接班人、資訊發放的困難及交通問題等。

第一，他們面臨資金不足的問題。舉行一次打醮儀式費用昂貴，包括僱用道士、準備盆菜和船隻等，其中最大的開支是聘請粵劇戲班表演神功戲。每次舉行天后誕的經費都是由糧船灣天后宮值理會成員、糧船灣居民及其他熱心人士出資。根據值理會成員指出，現時的資金僅足夠未來三次使用。香港其他大型打醮儀式一般都是隔五年或十年舉行一次，糧船灣兩年一次的傳統相對地頻繁，支出也會更多。糧船灣天后宮沒有接受政府任何資助，因它並非華人廟宇委員會直轄管理或委託管理的廟宇之一。上至打醮費用，下至廟宇日常運作開支、重修費用和其他雜費都是由值理會自行籌募，所以面臨資金不足的困境。

第二，缺乏接班人問題。現時大部分負責籌備和安排天后誕事宜的都是值理會的成員和他們的親友，年輕一輩都在市區工作及生活，有些居民更已遷到外國，偶爾才會回到糧船灣島上參與節慶活動。年輕人未必如他們的長輩一樣充分了解糧船灣的歷史及文化，又需忙於日常工作，沒有時間和動力延續慶祝天后誕的傳統。

第三，資訊發放的困難。糧船灣天后宮值理會沒有官方網頁，在各個社交媒體也沒有專頁，缺乏發放資訊的渠道。市民只能從新聞報導得知糧船灣天后誕節慶活動，亦只有少數善信知道天后誕歡迎任何人士參與，來者不拒。值理會應當加強對外聯繫，例如在社交平台發放有關天后誕節慶日的資訊，增加曝光率。更多人參與和了解天后誕，或許會令捐款增加，減輕值理會的財政負擔。此外，報導可以吸引學者及政府關注，作為研究目標，詳細地紀錄有關天后誕的慶祝活動和過程。現時糧船灣島民沒有任何有關此傳統節慶的文書紀錄，各項程序都只能依靠較年長島民的指示，可見研究和詳細紀錄的必要性。

第四，交通問題。因沒有固定的街渡來往西貢市中心和糧船灣之間，想參與天后誕的人只能依靠居民特別安排的船隻或租船前往島上。交通不便令人們想前往參加的意欲大減，非居民參與的人數甚少。另外，天后誕盆菜宴的盆菜也需由居民親自從市區用船隻運回島上，更需確保食物的新鮮和衛生。

隨著時代變遷和科技進步，糧船灣天后誕節慶儀式和各項細節都有所更改。例如海巡時使用的船隻已由木船改為遊艇，相對地安全及可容納更多人。同時，因島上居民人數減少，盆菜宴的盆菜已由過往村民在島上烹煮改為在市區訂製再運到島上，以減輕居民的工作量。

對於接受政府資助或推廣後會否改變原有的傳統儀式，實在是未知之數。太多遊人到訪或會破壞糧船灣及鄰近地區的生態環境，莊重的儀式也許會流於形式化，變成表演。但另一方面又可吸引更多善信前來糧船灣天后宮參拜及認識其歷史文化。如何在出現的矛盾中取得平衡，正是糧船灣一眾村民、值理會及保

育人士需要努力達致的目標。







### 3.4 已倒塌的北丫天主教龍船灣小堂

1864年，意大利米蘭外方傳教會的和倫泰神父（Fr. Simeon Volonteri）到西貢墟傳道（由1865-1878年），受到本地人熱情款待，推動了神父繼續在新界地區傳播天主教。為了紀錄傳教路線，和倫泰神父在1866年間繪畫了《新安縣全圖》，當時已有清楚繪畫官門水道、糧船灣島上的白腊、東灣、北丫、蛇灣（圖）。與此同時，和倫泰神父亦將天后宮附近一幅土地送予給村民興建小堂、學校和宿舍。

1910年，和倫泰神父在龍船灣興建天主堂，稱為龍船灣小堂（圖），屬大浪堂區，教堂現已坍塌。該教堂雖已損毀，但仍可從殘存的支柱和窗戶看出其結構及建築風格。1954年及1956年由西貢聖心堂司鐸管理；1955年及1957-1979年易名龍船灣天主堂，屬西貢堂區。至於西貢北丫糧船灣新教堂則於1956年開幕，由中華基督教完備救恩會建設，1980年由西貢聖心堂管理，屬西貢聖心堂區。這些歷史可見神父們在糧船灣傳教的決心。

研究香港天主教歷史的田英傑神父認為，客家人的鄉村較樂於接受福音。他認為這可能是由於客家人是「客居他鄉」，且部分族人曾移居或已移居其他亞洲國家，慣常與外國人接觸，因而較易接受外來宗教。此外，本地人多輕視這些外來的客家人，在鴉片戰爭後加入一個由外國傳來的教會，或能令這些客家人得到一些額外的保護。



(ONP47)  
圖

除了傳教，神父還在龍船灣小堂開辦學校，為村民提供接受西方教育的機會。後來小堂和東丫的中式書塾二合為一，成為山上的糧船灣公立學校。合併後設備更完善，學生人數也有上升趨勢。有關島上教育情況，會在下一部分作詳細介紹。

### 3.5 白腊玄壇爺廟

白腊灣玄壇爺廟，據說是為了鎮壓白虎山、保護居民及旺丁而興建。拜玄壇爺是緣於村民的迷信，初期村民向南建屋，遙對白虎山，令白腊村男丁開始減少。村民聽從堪輿師傅的意見，決定興建玄壇爺廟，希望玄壇爺可剋制白虎山的煞氣。相傳玄壇爺手執金鞭，身騎白虎，可呼風喚雨。村民更在廟頂加綴小獅及炮管，希望振興白腊村，同時旺丁。建廟後，男丁人數竟回升，村民便拜玄壇爺至今。

### 祖先祭祀

昔日漁民在岸上沒有固定居所，會因捕魚和貿易航路駛到不同的港灣停留，也沒有固定的地點安葬和祭祀祖先。因為漁民不屬於「新界原居民」一份子，所以他們不符合政府在 1983 年實施的「山邊殯葬政策」，需另尋地點安葬先人。

其後政府批准將糧船灣西北面的大頭洲作為糧船灣漁民安葬區，供漁民安葬先人之用。在安葬先人前，需得到漁民代表批准，核實漁民身份。有了固定的安葬地點，漁民便不需四處覓地，清明節及重陽節時拜祭也更方便。

由於缺乏陸上人的宗族性祠堂，四海為家的漁民的習俗是會把祖先製成木雕像或木神主牌擺放在他們居住和維生的漁船的末端，連同其他神祇一同供奉。香港海事博物館的藏品中也有寫上「吳阿嬌」姓名的木雕女像，應為崇拜的祖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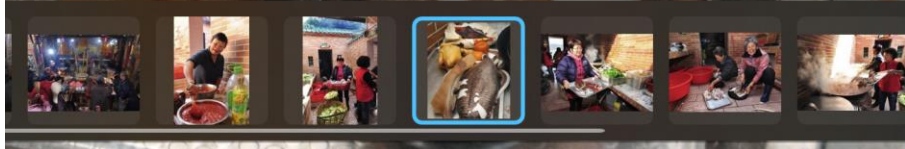
## 小結

從糧船灣島上居民的多元宗教信仰來看，居民認為各種信仰非但沒有衝突，而且都是導人向善的。例如島上有為數不少的天主教徒，他們亦會參加天后誕節慶活動，同時，天后海巡的意義，更多的是在族群的聯繫及自身認同上。正如海巡能團結糧船灣人，無論是已遷出或是移居海外的島民都能透過這個儀式凝聚起來。而島上唯一信奉日本宗教日蓮正宗的家庭，雖然緣由無從稽考，只知該家庭定期到九龍界限街創價學會總部開會，島上居民對他們也不排斥。此外，天后誕一連數天的慶典儀式和盆菜宴，盆菜的中的食物具客粵傳統特色，當中亦有不少海味，更是漁民特有的，從食物和信仰上，充分反映島上居民的兼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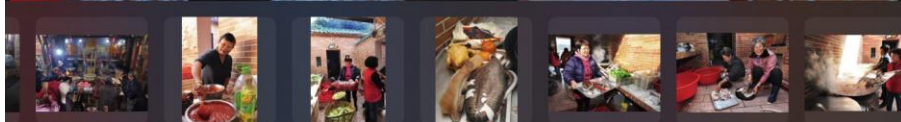
















### 食物相

而糧船灣人的身份認同更多的在於其居民角色，糧船灣人包括海陸居民，而非在於姓氏、族群。例如糧船灣的天后海巡亦是香港獨有，是糧船灣人引而為祭的一個傳統。此榮譽強化了糧船灣人的身份。

與此同時，糧船灣的「天后海巡」作為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其獨特性及地域聯繫性，也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及應承擔承傳的文化使命。

第四部分：走向現代——教育、經濟、軍事及民生發展（19世紀至萬宜水庫興建前）

- 4.1 教育：糧船灣公立學校
- 4.2 小型農業的轉型與現代化漁業
- 4.3 操炮區的形成與影響







#### 4.1 教育：糧船灣公立學校

直至 1950 年代，由於歷史原因，糧船灣的水上人家甚少有機會讀書。至於島上的居民，主要為客家人，在 1925 年已設有書塾，東丫村的天后宮、北丫村的天主堂亦會提供教育。與其他的西貢墟鎮一樣，早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即使有學校亦只是舊式書塾，直到 20 世紀 60 年代，不少仍用本地村落客家話和圍頭話教學，而內容仍以教授唐詩、八股文、算盤等為主要科目。

直到二次大戰後，東丫、北丫兩村希望復辦學校，1947 年 10 月獲發牌照，定名為「糧船灣公立學校」。從此無論是陸上或水上的居民，均可獲同等機會接受教育。糧船灣的唯一一所學校，反映了天主教對戰前西貢新式教育制度模式的影響。

到 1970 年代末，漁民子弟學生人數佔八成以上。部分漁民在不是捕魚的旺季，只能參與「冬學」，這是供水上人子弟就讀而特設的，他們只能從每年九月至十一月上課三個月。直至島上的孩童長大，或隨家人移居西貢或其他地方，學生人數漸少，糧船灣公立學校才停辦。但原島民或漁民上岸後遷到西貢或其他地區，能在教育機會、醫療和生活模式上有所改善，改變過往捕魚或耕作的唯一生活模式。





#### 4.2 小型農業的轉型與現代化漁業

糧船灣的經濟發展，一直以漁業為主，包括近岸捕魚或出海作業，如白腊村附近水域多產白鱸魚，而陸上有小部分耕地。陸上居民利用農作物與漁民交易，或到西貢墟販賣。至於沙橋位置，亦曾有製鹽場，因應地形築成梯田式平台，但效益未如理想。

20 世紀初期，西貢以至糧船灣的糧食作物因產量少，周邊的墟市成為補給用途。稻米為當時居民的主要食糧。糧船灣的村落，一年可生產兩造稻米，一般家庭均有用來磨穀的石磨。而在田野考察時，在北丫村發現有長滿野草的稻田、石磨、鋤頭以至用作耕田的黃牛。大部分鄉村所生產的稻米僅夠村民數個月食用。村民也會種植花生、番薯之類雜糧作為補充。同時，靠海的農民會到近海捕魚，幫補家計和增加糧食。靠岸的漁民也會養豬，養大後可到墟市販賣或節日宰殺食用。

由於「搵食艱難」（謀生困難），自 20 世紀 20、30 年代開始，不少糧船灣男性鄉民選擇「行船」（當海員）的工作，也有到英國等地謀生。







村民使用的日常耕作及捕魚工具

正如糧船灣之名的由來，古時當地應是補給糧食及修補船隻的灣區。直到二次大戰初期，曾有巨型商舖招牌「廣和源油糖米布疋雜貨油柴白鹽薯莨絨線山貨發客」，可見當年灣內居民的日用商品。此外，島上曾有四大百貨店，與滘西、橋咀等一樣都有小店舖，為島民和駛經的漁船提供便利。

20 世紀 30、40 年代以前西貢的漁民多集中於西貢墟、糧船灣、滘西、三門、官門、橋咀等海灣。日據時期，由於糧食不足，當時的漁業讓居民賴以生存；再加上外出謀生的鄉民帶來了新的資訊和科技，從而推動了機械化漁業的發展。與此同時，本地八個漁業中心成立戎克漁業組合。戰後政府隨即成立漁政署（Fisheries Department）以管理香港漁業事務，同時積極培訓本地漁民以協助他們增加漁產量。1970 年代政府興建萬宜水庫，官門一帶海灣變成水庫一部分，部分漁民亦要遷移。同時，1970 年代起，糧船灣的漁排開始投入使用，而電機漁船的發展亦大大增加魚獲。

近年，有不少成功的海鮮商人原為漁民，亦有部分西貢的漁民放棄捕魚，改行銷售海鮮或開設海鮮酒家、餐館等生意，或是轉型出租遊艇。其中如受訪者張溢良先生便是成功轉型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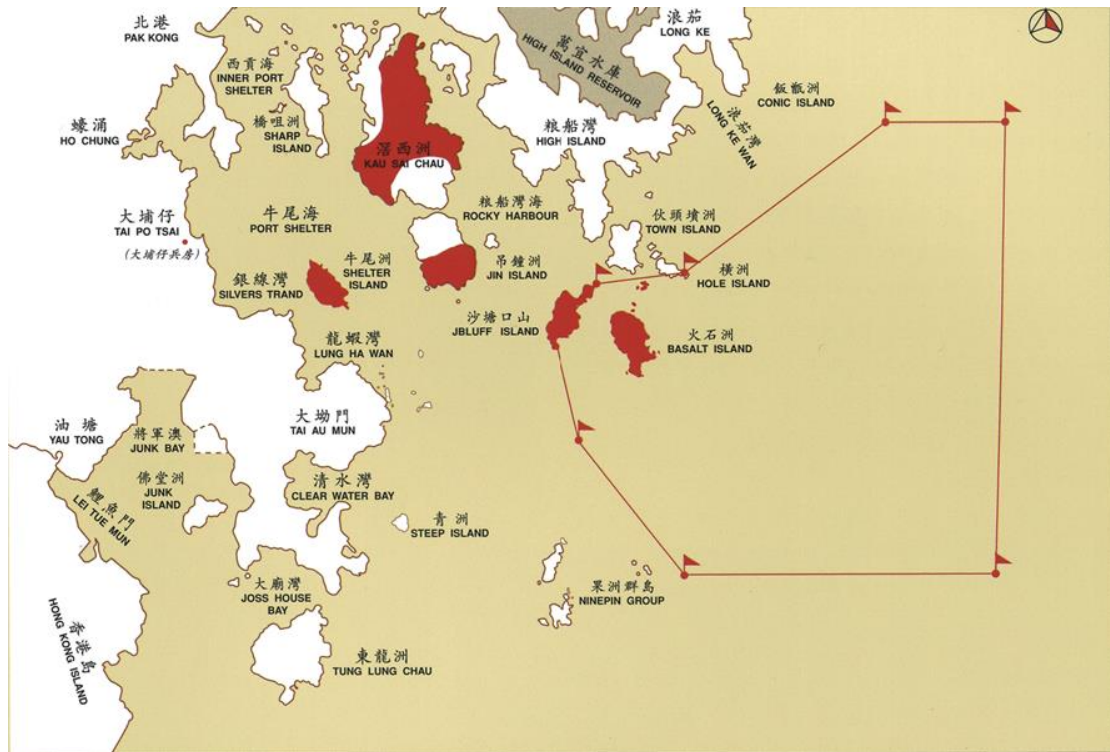


### 4.3 操炮區的形成與影響

近數十年來，對於西貢水陸居民尤其是漁民，最受影響的一件事便是自 1950 年開始，在濠西洲、吊鐘洲、牛尾海、沙塘口、火石洲及橫洲等島嶼一帶，設立英軍操炮區，並要求操炮期間漁民不可作業。這無疑嚴重影響鄉民和漁民的生計。鄉民亦需要搬遷移居白沙灣，而其農田則由政府補償適當地價及代建屋宇；漁民卻缺乏保障，甚至影響生計。因此，濠西洲的漁民要求可繼續泊於濠西，以便捕魚。而遷入白沙灣新建廿座房屋的濠西操炮區居民，一直仰賴捕魚和耕種為生，因遷入新村耕種新地暫無收成，遂要求南約理民府補助生活費六個月。

操炮時，英軍會在海面升起紅旗，在報章及電台廣播。炮彈會由大埔仔兵房或果洲方向的艦艇發射至吊鐘洲一帶。然而，從船上發射的炮彈，或因船隻移動而失準，炮彈因而飛越吊鐘洲而落入海面。如 1969 年，西貢牛尾海英軍操炮區的吊鐘洲位置，海面炮彈橫飛，離奇爆炸導致兩漁民父子慘死。又如 1975 年，有 4 名青年在鄰近海域划獨木舟時，海面炮聲隆隆，青年被炮彈碎片擊中，導致一死一傷慘劇。

而濠西漁民在操炮區停止運作後，向政府申請建屋，成為現時的濠西村。



圖為西貢操炮區，20 世紀 50、60 年代英軍進行操炮活動的島嶼，以紅色標示。到 70 年代後期，操炮區至紅旗為界的範圍。參見《西貢歷史與風物》，頁 141。

## FIRING RANGES

### Extensions Of Port Shelter Area

#### SAFETY MARGINS

An amendment made to the Defences (Firing Areas) Ordinance, 1936, notified in the Gazette yesterday, is designed to repeal the provisions as to the Port Shelter Range described as Firing Range B and to substitute therefor new provisions which extend the area of the Range southwards to the Ninepins and to a lesser extent to the north-east and which provide for a small increase of the mainland area of the Range behind Ngam Tau-sha.

The extension of the area of Firing Range B has been made necessar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xistence of an adequate safety margin during anti-tank firing.

The amendment to the Third Schedule provides further safety precautions in that three new flag signals are required when the Range is being used for anti-tank firing.

The extension of Practice Area (a) of the Range will enable the R.A.F. to practise air to ground firing on a west to east course. The amendment to the Third Schedule requires an added safety precaution by providing for a new flag or light signal when the area is being used for air to ground firing.

“Firing Ranges: Extensions of Port Shelter Area Safety Margi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50-03-04



# 濠西劃為操炮區

## 鄉民遷移白沙灣

### 禾田補價及代建屋宇均解決

（時代社）自當局於去年將新界西貢濠西劃為操炮區後，為避免該處鄉民發生危險起見，曾集鄉民磋商，節令遷出。經政府磋商後，結果鄉民一致要求以地易地辦法，同時對於屋宇，則由當局負責，則由當局以適當之價格補償。該項請求，已獲當局接納，並擇定白沙灣為鄉民遷移地。

據悉：關於該處用民地屋宇之興建問題，當高於去月鳩工興建。計全部屋宇，約卅間，均為單層式，並開食井五個供水。該項工程，刻在緊進行中，如無天雨障礙，約五月杪，可望落成。該區原有屋宇之鄉民，即可遷入居住云。

一九五二年五月九日

醫院救治，可無性命

〈濠西劃為操炮區，鄉民遷移白沙灣，禾田補價及代建屋宇均解決〉，《香港工商日報》1952年5月9日。

# 濠西操炮區居民

## 請補助生活費

### 因遷入新村耕種暫無收成

（時代社）政府當局於本年二月初，在西貢白沙灣興建屋宇廿餘幢，為補償濠西鄉民遷徙之用，經數月來復與工之下，最近已全部落成，堂屋宏敞，成為一新村落，計有普通屋宇共二十間，學校一所，蘇姓宗祠一間，草屋兩幢，柴欄兩座，廁所一間，另開闢食井四個，均裝有泥水機，省却抽吊之麻煩。至於草屋及豬欄則作公眾之用。關於該項屋宇之分區問題，業於去月初由南約理民府長官黃德謙督高辦職員前赴濠西為鄉民分劃一切手續，亦經辦理完竣。茲悉：該處鄉民為準備遷入新居，日前曾往南約理民府莫總巡，請求每人補生活費六個月，每月五十元，俾遷出後，生活有濟。莫彼等目前在濠西，均領補魚及種菜為活，若一旦遷入上述地址，種地須經一番耕耘，最快亦須四五個月始能收成，在無收成之前，生活無法解決，故請求當局維持云。莫氏對此允予以考慮。

〈濠西操炮區居民，請補助生活費，因遷入新村耕種暫無收成〉，《華僑日報》1952年6月18日。

# 西貢牛尾海英軍操砲區 吊鐘洲離奇爆炸

## 漁民兩父子慘死

### 昨攜小網小艇取魚作艇竟擊殺身禍

【本報訊】西貢牛尾海，昨日發生一宗罕見的離奇爆炸事件，一名漁民父子，在該處釣魚時，不幸被一枚發射的砲彈擊中，當場慘死。據悉，該名漁民父子，係在該處經營釣魚生意，昨日下午，他們乘小艇出海，在該處釣魚。當時，該處正舉行一場砲擊演習，一枚砲彈誤擊中該處，導致該名漁民父子慘死。此宗事件，引起了當地居民的極大關注，並對該處的砲擊演習安全問題，表示深切的憂慮。



有罹民漁的時死慘

### 中強度冷空氣 今晚明晨到港

【本報訊】據氣象局消息，一股中強度冷空氣，將於今晚及明晨抵達香港。氣象局表示，該股冷空氣，係由北方吹來，強度中等，預計將使香港氣溫下降。氣象局提醒市民，應注意保暖，並留意天氣變化。此外，該處亦將有陣雨，市民應攜帶雨具，以備不時之需。



〈西貢牛尾海英軍操砲區，吊鐘洲離奇爆炸，漁民兩父子慘死〉，《大公報》1969年12月22日。

# 英軍吊鐘洲操炮肇禍 青年中彈片一死一傷

## 死者別獨木舟欲通知其他人離炮區出事

### 西貢居民不滿促英軍檢討操炮有關措施

【本報訊】西貢居民對英軍在吊鐘洲操炮肇禍事件，表示極大的不滿。居民表示，該處為一漁村，居民生活極其簡樸，且該處為一危險區，居民對該處的砲擊演習，表示深切的憂慮。居民要求英軍，應採取有關措施，以保障居民的安全。此外，居民亦表示，該處之砲擊演習，對該處之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居民要求英軍，應停止該處之砲擊演習。

### 吊鐘洲海面炮聲密

【本報訊】西貢吊鐘洲海面，昨日發生一宗罕見的離奇爆炸事件，一名青年，在該處釣魚時，不幸被一枚發射的砲彈擊中，當場慘死。據悉，該名青年，係在該處經營釣魚生意，昨日下午，他在該處釣魚時，一枚砲彈誤擊中他，導致他慘死。此宗事件，引起了當地居民的極大關注，並對該處的砲擊演習安全問題，表示深切的憂慮。

〈英軍吊鐘洲操炮肇禍，青年中彈片一死一傷〉，《大公報》1975年9月6日。

# 吊鐘洲海面炮聲密

## 同伴被迫放棄救援

### 另一划獨木舟女子被彈片傷腳

【本報訊】昨晚，吊鐘洲海面，發生一場激烈的炮戰。據悉，敵艦在吊鐘洲海面，發射多枚炮彈，我艦亦予以還擊。炮聲隆隆，震耳欲聾。我艦官兵奮勇作戰，擊傷敵艦多艘。目前，我艦正密切監視敵艦動向，並隨時準備迎擊。

昨晚，李三名同伴見敵艦下海去，乘夜救護，但砲聲在頭上震響，迫得放棄，並急往划去。吊鐘洲海面，由村民用船載他們到西貢警署報案。由於該處距警署頗遠，一個多小時後始達，至下午十二時許，警方派出三艘水警輪及蛙人前往搜索。駐港英空軍，連派亦派出直升機及軍機搜索。至二時許，據海明報另外一名青年報稱，戶外訓練營的成員報警，但已死去。

據悉，死者住福榮街三十五號五樓，有母親及兄弟四人。他最疼三，十年前初中畢業後，即出外工作，平日喜歡游泳、划獨木舟，曾五次參加獨木舟公開賽。昨晚，他與兩名同伴，在吊鐘洲海面划獨木舟，當時正遇上四艘炸彈艇，亦有一艘獨木舟，廿四小時高的警戒態勢。

昨晚，吊鐘洲海面，發生一場激烈的炮戰。據悉，敵艦在吊鐘洲海面，發射多枚炮彈，我艦亦予以還擊。炮聲隆隆，震耳欲聾。我艦官兵奮勇作戰，擊傷敵艦多艘。目前，我艦正密切監視敵艦動向，並隨時準備迎擊。

昨晚，李三名同伴見敵艦下海去，乘夜救護，但砲聲在頭上震響，迫得放棄，並急往划去。吊鐘洲海面，由村民用船載他們到西貢警署報案。由於該處距警署頗遠，一個多小時後始達，至下午十二時許，警方派出三艘水警輪及蛙人前往搜索。駐港英空軍，連派亦派出直升機及軍機搜索。至二時許，據海明報另外一名青年報稱，戶外訓練營的成員報警，但已死去。

據悉，死者住福榮街三十五號五樓，有母親及兄弟四人。他最疼三，十年前初中畢業後，即出外工作，平日喜歡游泳、划獨木舟，曾五次參加獨木舟公開賽。昨晚，他與兩名同伴，在吊鐘洲海面划獨木舟，當時正遇上四艘炸彈艇，亦有一艘獨木舟，廿四小時高的警戒態勢。

〈吊鐘洲海面炮聲密，同伴被迫放棄救援；另一划獨木舟女子被彈片傷腳〉，《大公報》1975年9月6日。

# 西貢火石洲操砲區

## 本月廿六起啟用

【本報訊】西貢火石洲新操砲區將於五月廿六日啟用，並由是日起，連三天（廿六至廿八日）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十二時，舉行射擊演習。此項演習是供皇家海軍艦隊及水警輪作訓練之用。操砲區的範圍包括火洲及其東面之海城，代替以往之半島海城。為公眾安全着想，整個西貢區域及其他有關機構均應派員巡邏。該海報將列出操砲區範圍，以及其危險地區和操砲警告旗號的位置。各公眾碼頭及其他適當地點，亦已設有特別標誌。

西貢民官希恩仁昨佈告說，詳列操砲日期及時間，警告各界人士切勿進入操砲區及其他危險地區，以免發生意外。

每次進行操砲前，西貢居民均分發有關操砲日期與時間之通告。有關通告亦會由報紙、電台與電視台發出。當進行操砲時，操砲區四週會有船隻巡邏，警告當地漁船及其他船隻切勿駛近。

各界人士應切記在操砲期間，及操砲區懸出警告旗號時，不得進入危險地區，不得在危險地區內，不可觸摸或拾起任何物體。

香港醫學會黃澤棠醫

【本報訊】香港醫學會本月十五日舉行之週年會員大會中，選出下列會董：會長：黃澤棠醫生，副會長：阮中醫生，譚若瑟醫生；李福耀醫生，新會董：麥海雄醫生，蔣有勳醫生，鄺耀庭醫生，楊瑞龍醫生，楊德榮醫生。當大會選舉完竣後，同時，英皇御用大律師黃潤，余振輝，及阮北軍等亦出席。

〈西貢火石洲操砲區，本月廿六起啟用〉，《香港工商日報》1980年5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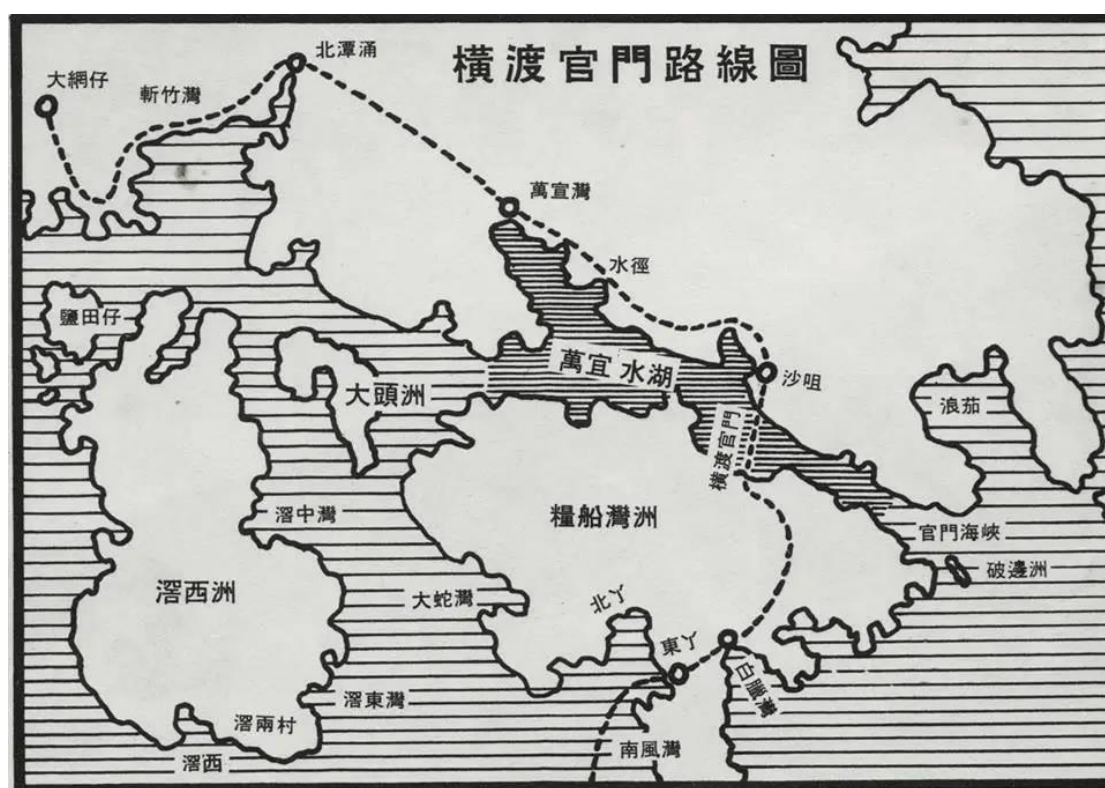
### 第五部分：不再孤島——萬宜水庫的興建與「糧船灣人」的散落

- 5.1 兩龍相會：橫渡官門
- 5.2 糧船灣人與水庫興建工程



## 5.1 兩龍相會：橫渡官門

糧船灣洲本為一島嶼，與西貢東半島相隔著一個狹小的「官門海峽」，水深較淺，一直是鄉民漁民捕魚生活的海灣。其名官門，或可能為因為水佬話「乾門」、「官門」的發音相近，亦有可能反映早年此位置是昔日航道之中作糧水補充及修補船隻的水道，正如現在九龍東一帶古稱官富場亦使用「官」字。



1971年金青會公開主辦橫渡官門節目，成為香港旅遊界創舉

地圖為金青會創辦人趙潤濤先生繪製

萬宜水庫興建前，每年「金青會」主辦一年一度的橫渡官門活動，名為「兩龍相會」或「雙龍出海」。這個活動為一隊人乘船至水徑，行至禽螺石旁的沙咀村；另一隊人則乘船至糧船灣的珍珠排，沿小徑走至官門村遺址。兩隊一齊橫渡官門，當走到中段剛好相遇。



雙龍出海跨官門

31-10-1971

據統計，1971年的橫渡官門活動，有多達 1,200 人參加，主要是青少年或中青年人士，有男有女。昔日漁民會以嘆歌的形式作社交活動，在萬宜水庫建成前，「雙龍相會」活動是廣結朋友，或認識異性的社交活動。<sup>14</sup>

<sup>14</sup> 參考網上資料，[\[舊日足跡\] 山野懷舊篇之強渡官門\(一\) | Fitz 運動平台](#)，2021年4月1日檢











## 5.2 糧船灣人與水庫興建工程

1969年，政府決定在糧船灣建淡水湖，即萬宜水庫。工程於1971年動工，1978年11月底建成，是香港歷來最大的水務工程，造價超過13億元。萬宜水庫位於前官門水道，西貢半島南岸與糧船灣之間。水庫容量高達2.81億立方米，



是香港最大的水庫。<sup>15</sup>

政府決定興建萬宜水庫經過深思熟慮，背後的原因是要應付本港人口增長，對用水量的需求大增。香港人口在 1950 年代開始激增，用水量亦急升。雖然政府在 20 世紀 50、60 年代已經興建了大欖涌水塘、石壁水塘及船灣淡水湖，但仍決定興建萬宜水庫，以確保供水的穩定性。萬宜水庫亦與屯門海水化淡廠相輔相成，以確保全港的供水量。

香港於 1963 年及 1967 年經歷兩次水荒，全港實施制水，市民過著四日供水一次的生活，苦不堪言。雖然香港政府於 1960 年與廣東省寶安縣簽訂第一份東江水供應協議定，但供水量仍不充足。1963 年制水時，水塘的存水量只夠 43 天飲用，嚴重缺水。制水結束後，政府一直積極研究在合適的地點建新水塘，以增加貯水量，未雨綢繆，防止水荒的慘況再現。最終政府在赤徑、企嶺下和糧船灣中，選擇了最終的方案，認定糧船灣是興建新水庫最理想的地點。

經濟發展及工業用水引至需求大增。1950 年韓戰爆發後，在聯合國的禁運下，香港停止了轉口貿易，轉型發展製造業，工廠數目大增。造船、塑膠、紡織、電子產品、玩具、鐘錶等，各行業百花齊放。生產過程中不少工序都需要用水，作發電和清洗等用途。興建新水庫有助穩定供水量，確保工業用水供應充足，令生產過程順利。

同時，政府認為興建新水庫對西貢區的居民有利。首先，工程會新建道路，改善交通。其次，增加就業機會。此外，還會擴充電力供應。糧船灣島民過往以發電機自行發電，電力不足或停電的情況經常出現，村民需要節省用電。擴充電力供應可大大提升居民生活質素，日常生活也會方便得多。

政府並有意將西貢變成衛星城市，所以大力改善西貢區的設施配套。衛星城市，即現時的新市鎮，用來紓緩市區擁擠的人口。政府修整舊公路和興建西沙公路，連接西貢到馬鞍山及九龍，改善交通。詳細路段包括由西貢沿西貢海北貢至大網仔、西貢至企嶺下，各建 3 英里公路，作用是連接現有的道路和偏遠地區，有可能增加耕地的數目，連接馬鞍山以北村落與西貢和九龍的交通。

萬宜水庫工程十分宏偉，施工範圍亦很大，影響甚廣。一方面影響了不少村民的生活，而受影響的鄉村有十多條，包括：李屋、周屋、萬屋、沙咀村、爛泥灣村，政府答應村民作充分補償，然而，當中亦發生一些插曲。

由於多數村落已在建水庫地點建立超逾百年，例如爛泥灣村已有 300 多年歷史，故賠償條件較為優厚。約 90 戶 385 人的爛泥灣村，與李屋、鄭屋、萬屋、陳屋等村民，被遷至西貢市中心，建立萬宜灣新村，並代建廟堂和學校。相反擁有 23 戶 105 人的沙咀村，建水庫後同樣亦會被淹沒，起初卻被認為是近年自浪茄遷入而不獲賠償，經官民雙方多次談判，沙咀村居民最終也獲得與爛泥灣村民相同的待遇，獲政府另建房屋安置。而官門灣的漁民則被遷至對面山崗的官門漁村。

<sup>15</sup> 何佩然：《點滴話當年：香港供水 150 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 年），頁 154-159。



# 萬宜淡水湖決定興建 貯水量六百億加侖 五村落四百村民將予特別補償



之建與詳示圖(下) 點地之湖淡水宜萬示圖(上)  
。備圖及圖主湖淡水宜萬

【本報訊】萬宜淡水湖興建工程，經政府決定興建，貯水量六百億加侖，五村落四百村民將予特別補償。這項工程是香港政府為解決供水問題而採取的重大措施。工程包括興建一座大型水壩，並在壩後興建一個巨大的淡水湖。該湖將為香港提供穩定的淡水供應，並有助於減少水質污染。受工程影響的五個村落分別是：... (text continues with details of the project and compensation plans) ...

〈萬宜淡水湖決定興建，貯水量六百億加侖，五村落四百村民將予特別補償〉，《香港工商日報》1971年5月2日。

## FARMERS WILL LEAVE THE PADDY FIELDS FOR THE FACTORIES

### FIELDS FOR THE FACTORIES

Each deserted paddy field, wooded hills and mountain villages on the Sai Kung Peninsula will soon be flooded under 200 feet of water from thousands of nearby streams and valleys.

By Peter Hall-Jones

# The villages that will drown

The village of Sai Kung, which will be flooded under 200 feet of water from thousands of nearby streams and valleys. The image shows a clus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uildings built on a steep hillside, with terraced paddy fields visible below.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is lush and green, with a river or stream winding through the valley. The caption indicates that this village, along with others in the area, is at risk of being submerged by the proposed reservoir project.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 Further reproduction prohibited without permission.  
 "The villages that will drown: farmers will leave the paddy fields for the factories", *South China Sunday Post*, 1971-07-18.

# 建萬宜水庫影響 村民獲妥為安置

## 土地房舍農作物均有補償 代建廟堂先人骨墓可遷葬

【本報訊】西貢漁民在得知日本宣佈收回西貢後，曾一度對建萬宜水庫計劃感到不安。但經過政府與漁民的多次磋商，目前雙方已達成協議，漁民將獲得妥善安置。

政府對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二年間所進行之萬宜水庫計劃，自始至終均與漁民方面保持密切聯繫。迄今已通過多次之磋商，雙方已達成協議，漁民將獲得妥善安置。政府已承諾，將對漁民的土地、房屋、農作物及先人骨墓等，均給予合理的補償。此外，政府亦將代建廟堂，以遷葬先人骨墓。

在具體安置上，政府已在西貢市內，撥地興建臨時安置區。該區將設有學校、診所、商店等設施，以保障漁民的生活。此外，政府亦將撥款興建永久安置區，以確保漁民的生活穩定。

政府表示，將繼續與漁民保持溝通，確保安置計劃順利進行。漁民方面亦表示，對政府的承諾感到滿意，並願意配合政府的安置計劃。

〈建萬宜水庫影響，村民獲妥為安置〉，《香港工商日報》1972年9月3日。

**在建築萬宜淡水湖的影響下  
農民田地廬舍將蕩然  
漁民同失魚場避風港**

漁民同失魚場避風港，漁民同失魚場避風港，漁民同失魚場避風港。

**將被淹沒的五條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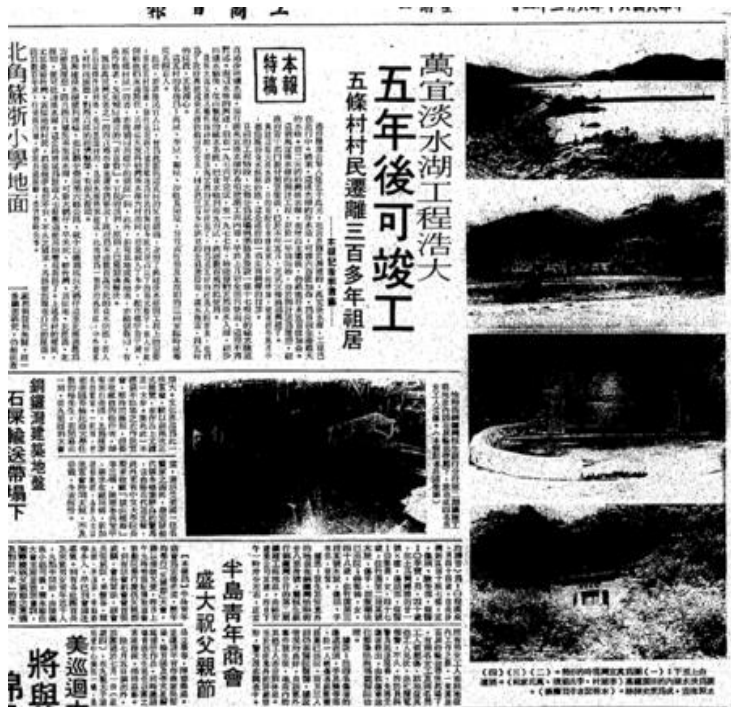
**馬路要在六鄉穿過**

**收地中的悲劇**

**灣門官**

精漁然天萬既  
海風颯浪是亦

〈在建築「萬宜淡水湖」的影響下，農民田地廬舍將蕩然，漁民同失魚場避風港〉，《大公報》1971年11月29日。



〈萬宜淡水湖工程浩大·五年後可竣工·五條村村民遷離三百多年祖居〉·《香港工商日報》1973年1月9日。



“High Island villagers refuse to move unless demands me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73-07-17.

小結

萬宜水庫的建設，一方面有利香港市民自來水的供應，同時改善糧船灣島上的交通，將之與西貢聯繫起來而不再是孤懸的島嶼，便利了島上居民進出西貢市中心。然而，水庫的建設導致該區的漁獲大減，而多條村落亦長埋水底。早在清乾隆年間已在此建立的爛泥灣村（萬宜村），其廟堂、石刻等歷史遺跡已長沉水底，難於保育。可見昔日糧船灣人曾為香港供水付出莫大的貢獻。

第六部分、經濟發展與可持續發展









2007年慶祝香港回歸10周年，群眾在糧船灣天后宮前新填的碼頭平地舉行慶祝活動。



天后宮前的廣場可用作天后誕搭建竹棚作神功戲表演及舉行盆菜宴之用。





糧船灣漁排



白腊村彩色设计的青年旅舍平房和正在动工的地盘，遍地牛群，昔日耕地经已荒废。



近十年來，通過糧船灣海陸居民的積極推廣、保育及傳承島上的傳統天后誕節慶活動，令更多人留意到香港少有的壯觀節慶盛事。加強推廣文化保育工作和生態旅遊的發展，亦為糧船灣帶來新的機遇。這些包括已擴建的天后宮前方的廣場及小型碼頭，此廣場可用作天后誕搭建竹棚作神功戲表演以及舉行盆菜宴之用。另外，居民亦建議增加街渡來往西貢市中心，並計劃在島上興建展覽館，讓更多人認識糧船灣豐富的歷史和物質文化遺產。

2017年，政府再提出「改善碼頭計劃」，糧船灣碼頭亦包括在內。白腊村亦計劃將客家村屋改建成青年旅舍及興建和平公園，以推動文化生態旅遊。部分樓房已塗上繽紛的色彩，工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觀乎糧船灣洲的自然生態，島嶼由獨特的玄武岩形成。約一億四千萬年前，中國東部處於激烈的火山活動時期，當時在香港地區形成幾座大火山，其中座落在今天的西貢的火山，火山熔岩層在冷卻成岩期間形成六角形岩柱，在糧船灣的分佈非常壯觀。石柱直徑可達三米，高數十米至一百五十米不等，規模巨大。除了中國東部的浙江臨海、衢州、吉林四平山門外，惟有香港糧船灣萬宜水庫東壩的六角形岩柱是含矽量超過六成的淺黃色酸性火山岩，分佈面積達150平方公里（包括海域）。

糧船灣為超級火山的大發現，全因香港在20世紀50至70年代人口迅速膨脹，造成淡水供應短缺。港府在1971年於西貢糧船灣興建全港貯水量最大的萬宜水庫，而東西兩個水壩將糧船灣與西貢半島連接起來。當開山鑿石時，一個世界級的天然奇觀——壯麗的六角形火山岩柱壁畫便活現眼前，成為香港世界地質公園的西貢火山岩園區。萬宜水庫東壩一向是香港的旅遊熱點，防洪堤、六角形岩柱、海蝕洞等亦是拍照的理想位置。

## 小結

糧船灣悠久且豐富的歷史、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自然生態，為發展文化生態旅遊提供了有利條件。每逢四日五夜的天后誕慶典，有高達3,000人參與盆菜宴。這些獨特的禮儀及飲食傳統不單團結糧船灣人，亦是值得發展成具經濟效益的文化體驗旅遊活動。

另外，島上的漁排和酒家亦可多加宣傳，如受訪者Dan Wong自資營運的漁排可考慮作推廣島上漁民生活經歷的「漁家樂」親子活動，以及介紹本港現代化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島上陸陸續續開展的工程亦盼能減少破壞生態環境、在強化糧船灣的歷史文化、以及保育歷史建築的基礎上作出努力，有效平衡地規劃出可持續發展的方案。



糧船灣洲的火山岩六角形岩柱







萬宜水庫東壩的防波堤

## 第七部分 口述歷史



(左至右) 計劃研究助理黃子珊女士、計劃研究員唐禮兒女士、總計劃策劃研究員陳麗碧博士、香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秘書黃培儀女士、職員譚裕欣女士及伍翠紅女士，攝於西貢糧船灣，2018年。



## 口述歷史的重要性

是次研究中，口述歷史亦是重要的元素之一。歷史是由過去和現在交織而成的對話，而口述歷史被描述為歷史記錄的開端（the first kind of History），<sup>16</sup> 是來自過去的聲音，是人們親身述說的故事。透過活生生的記憶和人生經驗，一步步拼砌出歷史的拼圖。口述歷史作為一種歷史調查方式，多數以訪談和其他記錄材料來收集個人和集體的口傳記憶。透過問答交談，以文字、錄音和影像記錄等方式來收集受訪者的見聞，並將敘事者的故事整理成為有系統的歷史資料。<sup>17</sup> 有別於主流的歷史文獻記錄，口述歷史嘗試將客觀的歷史描述以主觀的方式呈現出來，以活著的人為核心，將歷史的脈絡延伸到個人生活。口述歷史除了保存那些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事件，亦流露了人們因應那些歷史事件所留下來的記憶、情感和個人觀點。對於像以西貢糧船灣為對象的島嶼及海陸居民研究，文獻資料缺乏，人們的知識和經驗傳授主要經由口耳相傳，口述歷史的研究手法無疑是有效的。

口述歷史於過去數十年間在學術界慢慢抬頭，開始成為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等學科重點研究的課題。其重要性包括以更全面和透徹的角度了解歷史的原貌，有助於配合現存的歷史文獻、檔案和遺物等史料作出補充和對照，來呈現一些含糊和隱藏的事件，填補歷史研究的斷層，並糾正一些跟書面記載矛盾的記錄，令歷史更貼近具體的事實真相。口述歷史是敘事者、他們的過去和城市或鄉郊歷史三方面互相緊扣而成的對話錄，透個敘事者的描述能為歷史寫下新篇章，更能在對談的過程中了解他們對現存歷史的認知和看法，有助於改善現今歷史研究的不足。<sup>18</sup> 同時，口述歷史能夠從一些微小的細節和不為人知的小事出發，嘗試以新的觀點看待不同的歷史事件，開拓嶄新的歷史研究路向。另外，口述歷史讓人們有機會訴說自身的過去。記憶、聲線、語氣和肢體語言作為記錄的載體，編寫鮮活的證據，令普通人都得以置身於歷史的洪流之中，成為自身歷史的主導者。從前只有偉人和精英階層才能被載入史冊，普通人的生活點滴只是無關痛癢的小事，於是過去的研究難免忽略普羅大眾的歷史足跡。口述歷史的出現，成為史學研究新方向，將研究的話語權交給公眾，並反映普通人在不同時代中所處的位置，深化並重新建構不同的歷史研究。口述歷史成為「由下而上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的重要來源。<sup>19</sup> 普通人亦能透過參與學術工作，為自己的過去發聲，使歷史變得流動和充滿活力。同時其他人亦能更了解受訪者生命中的跌宕起伏和人生中的轉變，有如親身感受別人的生命歷程一樣。

---

<sup>16</sup> Thompson, Paul.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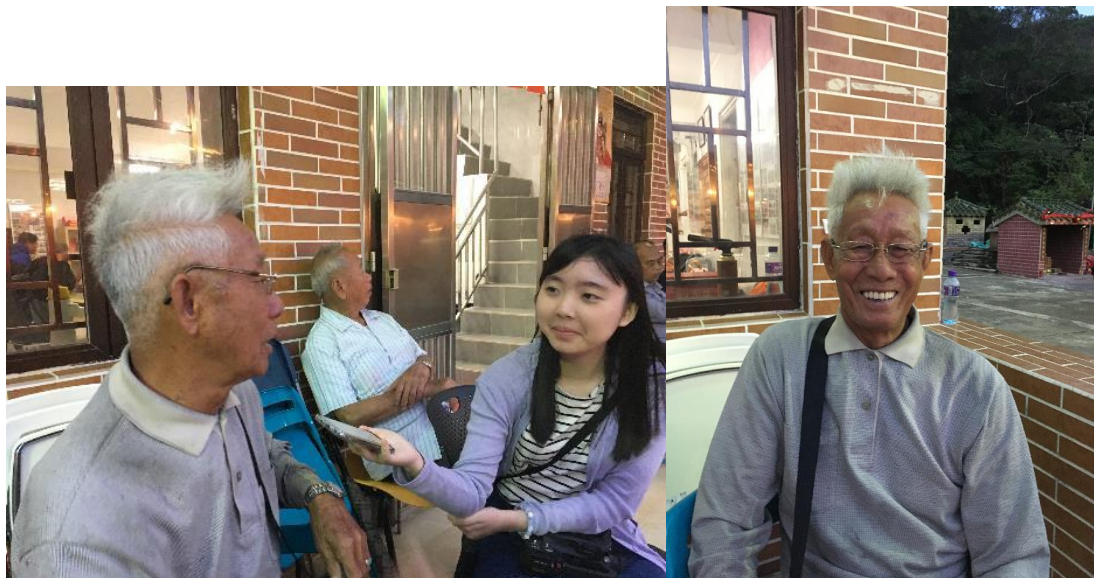
<sup>17</sup> 吳建昇：〈口述歷史的經驗分享〉，《佛教圖書館館刊》第 59 期，2015 年，頁 109。

<sup>18</sup> Thompson, Paul.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p. 14.

<sup>19</sup> Thomson, Alistair, "Memory and Remembering in Oral History," in Donald A. Ritchi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Or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79.

口述歷史能夠透過聲音和影像具體生動地呈現過去，對於從未經歷過那段時代的人而言，若然只是透過紙本描述，歷史往往是難以理解甚至去感受的。但通過上一輩的敘述，能夠體會別人的過去，口述歷史對於重塑人們對過去的理解十分重要。<sup>20</sup> 口述歷史是敘事者和研究人員的共同產物，因此彼此互為影響。<sup>21</sup> 以互動的方式，不只是單方面被動地記錄過去，而是透過對談、交流和互相討論去完整歷史的脈絡。口述歷史使回憶不再只是被動地存放在腦海深處，而是活躍建構新意義的過程。<sup>22</sup> 通過人與人的對談，真實地坦露情感和過去的故事，歷史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學術高牆，而是充滿真摯的回憶記錄。

因此，透過是次計劃我們有系統地邀請了 20 位與糧船灣相關的人士接受訪問。受訪者的身份包括目前仍居住在糧船灣的居民、曾在島上生活但已搬遷到市區或海外的居民、糧船灣魚排居民、在糧船灣經營生意的人、糧船灣天后宮值理會的成員，以及保育與糧船灣歷史及相關的物質文化的相關人士等等。口述歷史受訪者的名單如下：<sup>23</sup>



糧船灣水上人馬和康先生

<sup>20</sup> Thompson, Paul.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p. 6.

<sup>21</sup> Beard, Martha Rose. "Re-Thinking Oral History - a Study of Narrative Performance," *Rethinking History*, Vol. 21.No. 4, 2017, p. 534.

<sup>22</sup> Thomson, Alistair, "Memory and Remembering in Oral History," p. 82.

<sup>23</sup> 是次口述歷史的田野工作及後期整理方面，感謝唐禮兒女士、黃子珊女士、溫倩怡女士的協助，以及參與文獻梳理工作的伍家研女士。



糧船灣天后宮總理會核心成員張志強先生



白腊村村長劉伯安先生

張伯有	糧船灣天后宮值理會創辦人
張溢良	糧船灣天后宮值理會籌備委員會副理
張志強	糧船灣天后宮總理會核心成員
鄭楚生	糧船灣天后宮值理會副理，第一緣首
黃福凌	北丫村村長
吳華有	昔北丫村民
劉伯安	白腊村村長
王木好	糧船灣(有利)海鮮漁村，沙橋村居民
吳偉強 及黃思敏	糧船灣漁排及官門漁村居民



馬少麗	昔魚排居民
馬志光	糧船灣水上人
馬和康	糧船灣水上人
鄭阿嬌	糧船灣居民
鄭金妹	對面海村居民
李志明	糧船灣新青花炮會成員
鄭紹安	糧船灣新青花炮會成員
Dan WONG	曾在北丫村營運渡假屋及水上活動生意
何觀順	西貢民謠工作小組主持
張明合	西貢官門漁村居民

是次口述歷史的進行，除了有助此研究外，當中亦撮取了部分節錄發表。與此同時，亦把其中一個訪問作全文刊登。



問：關於今晚這個大會及天后誕完滿結束，能否講一下你的感受？

張：很開心，天文台一直都預計這幾天會下大雨及雷暴等，害怕了幾天。出遊時糧船灣下雨，但都不會影響船隊。天文台又說昨天和今天會有雷暴，所以我覺得天后都很靈驗。同時今晚的競投的氣氛熱烈，籌到歷年來最多錢，所以明年的預算比較鬆動。其實很多完競投聖物回家後，都說很好運，之後便會再捐錢，再競投。

聖物競投晚會後，訪問糧船灣天后宮值理會副總理張溢良先生



年幼時在糧船灣生活的馬志光先生

問：那天后誕他們不是會選十個緣首做一些儀式，那你們、你或你家人有沒有試過做呢？

馬：以前爸爸做過，現時就沒有抽籤，自己也好忙，就會幫其他忙，很多人都是這樣。這裡這群人也是，看看籤文，做生意，那婆婆阿，侄子或者老公，主要是那些多一點，在西貢出來的就比較少，就是不會扔下去籤，會幫其他忙。有時你突然回到西貢，很難起床，六點多要起床出來了，有時沒有船出來就做不到儀式呢。但如果你在這裡住，本來有漁排呢，那就比較方便，他睡醒了去做儀式比較容易呢，八點就開鑼了。

(訪問已遷列市區居住的馬志光先生)

C：那我想問一下以前的天后誕會怎樣慶祝的？你記得最久遠、小時候參加的天后誕和現在有很大分別吧？

張：當然很大分別了，那時候會燒炮的嘛，會搶的。

C：大約是甚麼年代呢？

張：哇，我們這些小時候...我們現在都有八十多七十多歲了，那是幾歲大的事了吧！那時候是去山頂那頭燒的。

(訪問中少年花炮會創會會長 張伯有先生)



主題： 糧船灣及其天后誕簡介

受訪者 張溢良先生

性別： 男

出生日期 不詳

(如適用)：

訪談日期 2016 年 4 月 28 日

：

訪談地點 糧船灣

：

受訪時年 不詳

齡 (如適

用)：

訪談語言 / 粵語

方言：

訪談員姓 陳麗碧、唐禮兒

名：

背景： 受訪者為糧船灣天后宮值理會籌備委員會副理張溢良先生，香港西貢出生，多年來協助籌辦糧船灣天后誕、太平清醮及天后海巡事宜。

內容： 張先生父親原居於官門 ( 海峽 ) 的漁村，後來搬至糧船灣居住。他本人曾於島上生活，現已遷到西貢市區居住，從事出租遊艇生意。

張先生簡單介紹糧船灣天后宮值理會的運作情況，值理會有正及副總理，21 位委員，每四年換屆一次，由「會員」投票選出。會員必須為「糧船灣人」( 父親或父系曾在島上生活或居住，又或曾在此海域一帶捕魚 )，會員每年繳交固定會費三百元。

另外，又簡述現時糧船灣的情況，島上有四條村落，居民包括客家人 ( 張、吳及江姓 )、已定居岸上的水上人和少數仍居於船上的漁民，因此有四村村長及一位水上人代表。兩年一度的大型天后誕節慶盛典同時也是太平清醮，會有大戲 ( 粵劇 ) 演出、天后出巡和盆菜宴活動，並會邀請鄰近的村民和島民參與，而不少移居海外的居民亦會踴躍回島參與；島上居民代表也會參與端午節的龍舟競賽。

**主題：** 糧船灣  
**受訪者** 鄭金妹女士  
**姓名：**  
**性別：** 女  
**出生日** 1960 年  
**期(如適**  
**用)：**  
**訪談日** 2018 年 6 月 6 日  
**期：**  
**訪談地** 西貢對面海村  
**點：**  
**受訪時** 58 歲  
**年齡(如**  
**適用)：**  
**訪談語** 粵語  
**言 / 方**  
**言：**  
**訪談員** 黃子珊及溫倩怡  
**姓名：**  
**背景：** 受訪者少時住在船上，經常停泊於糧船灣，多年來都有參與糧船灣天后誕、太平清醮及天后海巡節慶活動。  
**內容：** 鄭女士年幼時由外婆照顧，家人在糧船灣一帶捕魚維生，現居於西貢對面海村。有部分親戚朋友在英國居住，他們在天后誕時會回到糧船灣聚首一堂，參與盆菜宴和觀賞大戲（粵劇）表演。她的父母信奉天后，她也會拜天后，同時又是天主教徒，她認為兩者沒有衝突，都是導人向善。

鄭女士簡單介紹昔日在漁船上的生活和捕魚方式、漁獲交易地點和取得食水的方法。捕魚的地點不定，但不會去得太遠，只會在糧船灣附近水域。她說糧船灣的漁排起初是將較小的漁獲養大出售，其後有資金便購買較優質的魚苗養殖。她亦提及和客家人的互動，利用漁獲交換其他食品，如米和鹽。

另外，她述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興建萬宜水庫對糧船灣人及其他漁民的影響。水庫建成後令漁民生活大受影響，無法在官門水道捕魚，前往東壩亦需時較久。政府賠償了一個位於西貢的住宅單位給她的家人，她對賠償表示不滿意，認為應該賠償更多。

鄭女士亦熱愛參與天后誕慶典，每次都會參與。她尤其喜愛觀看神功戲表演，每天夜場她都出席支持。她對比昔日和現時的天后誕，認為鄉情沒有以前那麼濃了。舊日天后誕時，會有超過五十艘漁船停泊在岸邊，齊心協力籌備儀式，

人手較多，資金也較充裕。

**主題：** 糧船灣  
**受訪者** 鄭紹安先生及李志明先生  
**姓名：**  
**性別：** 男  
**出生日期 (如適用)：** 鄭紹安：(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李志明：1972年  
**訪談日期：** 2018年6月6日  
**訪談地點：** 西貢市中心和記餐廳  
**受訪時年齡 (如適用)：** 李志明：46歲  
**訪談語言/方言：** 粵語  
**訪談員姓名：** 黃子珊及溫倩怡  
**背景：** 兩名受訪者少時會跟隨父母在糧船灣附近海域捕魚，曾就讀糧船灣公立學校，兩人是同學關係。因漁業式微，轉型做遊艇和水上活動生意。  
**內容：** 鄭先生和李先生講述昔日在糧船灣公立學校就讀的經歷，表示師生關係友愛融洽，學生人數亦很多，約有一百人。下課後，學生一般會游泳、放風箏、到山上玩耍、摘野果。

兩人提及島上貿易情況，指出曾經有燒味店、士多及販賣熟食的船隻，而客家人則會醃製鹹菜和其他食品。他們還指出沙橋那邊曾經有防空洞、炮台及曬鹽場。醫療方面，每周都會有醫療船前來為島民和漁民診治，較危急的病人則要前往西貢就醫。他們還說昔日有很多無牌醫生為他們治病。另外，鄭先生表示曾有臺灣商人接觸魚排居民，並到島上考察，洽談養殖鮑魚生意，但最後計劃無疾而終。

談及天后誕，兩人每次都會參與及幫忙籌備，早前還是聖物競投晚會的主持。他們表示都是自願放下工作回到島上幫忙，因為這是兩年一度的盛事。談及誕



期吃素，他們說可以吃蠔和蜆，其他一律不行，「緣首」的齋期會比其他島民長。



Dan Wong 先生與蘇四友先生

主題： 糧船灣

受訪者 **Dan Wong**

姓名：

性別： 男

出生日 1966 年

期 ( 如  
適用 )

：

訪談日 2018 年 6 月 25 日

期：

訪談地 香港海事博物館

點：

受訪時 51 歲

年 齡

( 如 適

用) :

訪談語 粵語

言 / 方

言 :

訪談員 黃子珊及溫倩怡

姓名 :

背景 : 受訪者並非糧船灣本灣人，因潛水認識糧船灣船家，慢慢接觸當地文化。後來與朋友合資購入漁排，發展休閒娛樂事業。他也是新青花炮會成員。

內容 : Dan 現在是一位潛水員和教練。2000 年代因為潛水而認識糧船灣船家蘇先生，成為朋友後偶爾會入鄉隨俗去拜天后，開始認識本灣文化。Dan 主要於北丫村活動，他形容那是「荒村」，大部分居民已經遷出，只剩下一位老伯長居，認為 2000 年代的糧船灣與現時情況類似，並無太大變化。

由於養魚難以維生，糧船灣大部分漁排已經荒置。Dan 與三位朋友一時興起，於 2004 年合資約四萬元購入北丫對出漁排，後加租附近小屋。Dan 指購買漁排的本意並非做生意，但為維持下去，只能一步步修建，最後發展成供年輕人休閒娛樂的「隱世」景點，提供燒烤、滑水、香蕉船等設施。Dan 說最興旺的時候，有不少報章和電視臺前來訪問。他並與我們分享當時的剪報，展示了店內的陳設裝潢。

Dan 在糧船灣開店五、六年，自覺是「半個糧船灣人」，遂萌生加入花炮會的念頭，但曾遇上反對聲音。外人加入花炮會並不普遍，他認為組織是為侍奉天后而成立，可以加入是一種榮譽和權力，因此本灣人對非本地人的加入有戒心也很平常。他提及天后誕和花炮會的傳承問題，坦言這是需要付出金錢和時間維持的群體生活，很難要求人人都投入。他參與天后誕慶典並非基於特別信仰，而是基於「入鄉隨俗」，尊重各種儀式和文化。



何觀順先生與張明合先生

**主題：** 西貢民謠工作小組當年工作（漁民和蟹家歌曲）及西貢漁民歷史，當年及現時生活

受訪者姓名： 何觀順先生

性別： 男

訪談日期： 2010年4月30日

訪談地點： 張明合先生寓所

訪談語言/方言： 粵語

訪談員姓名： 海事博物館職員

**背景：** 何觀順先生曾參與保存及推廣西貢民謠工作小組資料搜集組的工作，現為新界鄉議局當然議員，前西貢公立學校校長，1987年出版《西貢山歌選》。

**內容：** 何先生指《西貢山歌選》收集了五百六十多首歌曲，其中只有《大星與小星》這一首為蟹家歌曲，曲詞中很多讀音與廣東話十分相似。除了蟹家話，《西貢山歌選》其他歌曲會用蛇話唱，客家人稱講蛇話的人為本地人。書中第一首歌便是用蛇話（圍頭話）唱出。根據歌手劉容嬌和歌書稱，因歌曲「蛇聲蛇氣」，卻不是客家話或廣東話，所以稱為蛇話，蛇話的發音像東莞、南頭地區方言。

何先生當年為西貢區議會文化康樂體育委員會主席，他希望收集山



歌能令更多人重視文化活動。在偶然的情況下他得知西貢歌謠歌手在中國文化中心茶寮聚會，之後便促成山歌收集計劃。他認為山歌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但太容易失傳，應該承傳下去，但那時還未有文化遺產的概念和名單，他便自發去搜集和寫書。當年電視台也有採訪他，錄製山歌也會到專業的錄音室。他的行動獲得其他地區唱山歌人士認同並表示有興趣，以前接觸不到的歌手也會出來參與錄製和聚會。聚會通常都很熱鬧，約有四、五十人出席，但因時間所限，只有十六人唱歌。他又指出很少年輕人會參與或學習唱山歌，因為覺得唱山歌不能養家糊口，令記錄山歌的工作變得更加重要。

何先生表示山歌中提及的相關地點，沒有書籍或文獻可以查閱參考，因當年他寫書是第一次有人正式搜集山歌及其資料，他依靠朋友或自行聯絡山歌歌手。

何先生指出除了《大星與小星》外，只有很少與航海或「行船」有關的漁民歌曲。

何先生又簡述山歌通常有幾個固定曲調可以參考。

何先生簡單介紹如何有技巧地搜集這些口耳相傳的歌曲。他表示山歌有超過八十年歷史，當年沙田的「教書先生」喜歡四處旅遊，有時到西貢唱山歌，把其他地區的山歌帶到各處。村民會用毛筆默寫歌詞，之後山歌歌手會傳唱，村民也會教小孩子唱。

何先生指出會基於歌曲的重要性而作篩選，因要出版書籍，所以選擇比較文雅和有文學價值的歌曲，色情、粗俗的都不會挑選。何先生指他盡量涵蓋每一類人的歌曲，令書的內容更全面。書籍取名《西貢山歌選》是因為字數有限制，而當中大部分為山歌。他指山歌不只有娛樂作用，也有教育意義，如教授小孩數字歌和學習歌中的中國典故等。

**主題：** 西貢民謠工作小組當年工作（漁民和蟹家歌曲）及西貢漁民歷史，當年及現時生活

受訪者姓名： 張明合先生

性別： 男

訪談日期： 2010年4月30日

訪談地點： 張明合先生寓所

訪談語言/方言： 粵語

訪談員姓名： 海事博物館職員

**背景：** 張明合先生為西貢官門漁村居民，曾參與《西貢山歌選》錄音工作，是《大星與小星》的主唱者。

**內容：** 張先生指他的祖先以前是在廣州河南區域捕魚，自己是第五代水上人。他三十年前因政府興建萬宜水庫而停止捕魚搬上岸居住，從事遊艇生意。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後，政府建議香港由一級產業轉型做三級產業。他認為西貢的本土經濟十分成功，西貢海鮮街便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張先生曾是西貢漁民互助會會長，服務社會多年，並於 2006 年獲頒香港特別行政區榮譽勳章。

張先生表示西貢一帶當時有很多漁民和水上人，他說以前下了水的漢人，本身不是蜆家人，由河南遷來，稱自己做水上人，以前西貢一帶姓石和何的人較多。

張先生憶述當年筲箕灣和銅鑼灣避風塘漁民會創作漁民歌謠（鹹水歌），主題較多風花雪月、不甚正經。這些歌曲沒有收錄在書中，因為現時沒有人願意唱，已經失傳。

除了《大星與小星》外，張先生不太熟悉類似歌曲。那時歌曲內容只是唱來娛樂用，現在也會教家人（孫兒）唱。他補充《大星與小星》是他十多歲時學的，他自己的舅舅（盲佬）和哥哥都會唱，他捕魚時就跟著唱，之後就記熟了歌詞和旋律。每個人的唱法都有不同，如地名不同或不順序。

張先生說歌詞中「打六灣拋船風仔懶」中的「懶」字不應是「猛」字，懶、猛都是錯誤的，「覽」字才是正確。意思是指風很散，很危險，吹無定向風。

張先生指出捕魚者不會全部都經過歌曲中出現的地名，每次捕魚最快早上出發，晚上便回來或者出海一至三天。

張先生也分享捕魚的心得和經驗。以前用風帆漁船，於西貢淺水區域捕魚，拖網的話要去深水區域，但通常因較危險，不會去那麼遠捕魚。漁獲會拿去魚市場賣，量多的話就會賣到國內。太細或不宜食用的魚，就會賣作堆肥用料。以前賣魚可以賺很多錢，不像現時。他補充當年西貢經濟轉型有阻滯，因政府建議西貢變成康樂區，但並沒有任何協助。於是有漁民用漁船載人四處遊玩，卻遭政府阻止。在他和其他西貢居民的大力推動下，與海事處商量，經立法會通過和批准後，他們才獲發牌照去載客，促進西貢的經濟成功轉型。

主題： 糧船灣

受訪者： 吳偉強、Nicole（吳太太）

受訪日期： 2018 年 6 月 28 日

訪談地點： 糧船灣

受訪時年齡（如適用）： 不詳

訪談語言 / 方言： 粵語

訪談員姓名： 唐禮兒、王子珊



吳偉強與太太 Nicole



吳： 吳偉強



N: Nicole

問：請先簡單介紹自己，例如名字、出生年代、年齡等。

吳：我叫吳偉強，大約是 1973 年出生。我一出生就已經在糧船灣居住，直至十二歲讀中學開始回到西貢，就離開了在糧船灣生活。

問：你在島上出生還是在船上出生？

吳：我是在醫院出生。大約由我出生到十二、十三歲開始讀中學前，都在糧船灣居住，但放暑假、放假時都會來魚排幫爸爸媽媽捕魚。

問：即你小時候父母已經有魚排？

吳：對，有魚排、有漁船，我小時候已經跟父母出海捕魚、捉海膽、養魚等等。

問：當時會和家人到哪裏捕魚？

吳：都是在糧船灣附近，因為以前的漁船是木船，速度很慢。如由糧船灣去西貢，剛才乘船可能只是十分鐘左右，但我們以前的船要一個半小時，一來一回已經三小時了。所以我們大約一個月才會回西貢一次買菜、儲備蔬菜和肉類等，但我們都很少食用。所以我們以前都在糧船灣附近捕魚，因為船的速度太慢了。

問：以前的漁獲和現在相比是否很不同？是否少了很多？

吳：是少了很多，好像以前在魚排上（會看到）全海都是魚，烏頭、紅魷、鱸魚等全海也是，基本上你把魚絲放下去也會有魚上釣，和現在比是兩回事，現在想找一條魚也沒有。

問：是不是因為水質差了很多？

吳：水質有問題，但最主要是過度捕撈，或者我待會可以載你們出海，一出去你們就會看到有許多中國漁船在非法捕撈。

問：競爭很大？

吳：對，他們連小魚小蝦也會捕捉，現在全都沒有了，差不多全都絕種了，好像海膽。其實香港最著名的是海膽，以前在（二十世紀）七十、八十年代……先說說海膽的歷史，大約在 1975、1976 年開始，我父母是第一代捉海膽的漁民，當時香港人未懂吃海膽，便運往日本銷售。所以當時香港海膽是很有名的，其實一直都是整個海都是海膽，是到了最近幾年才消失，完全絕種了。

問：以前捕獲的魚會拿到哪裏賣？

吳：分兩種，如果是大條的鱸魚，會有一艘從西貢駛來的船即時幫你收買拿去賣；如果是細條的就放到魚排自己養。

問：那有沒有見到糧船灣島上有人種植或養動物？

吳：有，在以前北丫和東丫兩邊，因為北丫和東丫兩邊最主要是原居民，他們不在海上捕魚，而是在陸上種菜、種瓜、養牛等，以前有很多牛，整個山頭都是牛。

問：是不是有人製鹽？

吳：在那邊有一個地方製鹽，但到我出生時，那個製鹽的地方已經荒廢了，所以我也不知道鹽是怎樣製作的。

問：那你們多出的魚獲有沒有和他們交換些米、油等？

吳：有，我們以前主要是換芥菜和木瓜，我們用魚和他們交換。以前（二十

世紀)七十、八十年代時有些用風帆的木船，不過它們不是香港的，而是中國的。我們在那個位置以物換物，你拿魚給他，他就會給你瓜瓜菜菜、肉類，大家交換。

問：除了和糧船灣的人外，會不會和其他島的人，例如濠西洲等交換？

吳：不會。

問：只會和這裏及回市中心？

吳：對。

問：為甚麼不和他們交換呢？

吳：因為那邊的都是漁民，漁民沒有甚麼東西可換。最多原居民的就是糧船灣了，濠西那邊都很少了，其他那些雞籠灣更沒有陸上的原居民，全部都是海上的原居民。

問：那糧船灣這裏還有沒有甚麼特別的店舖？

吳：特別的店舖？以前沒有的。

問：那有甚麼店舖？

吳：士多。

問：是不是賣柴米油鹽的地方？

吳：不是，只是賣餅乾等林林總總的普通貨品。

N：以前是不是有小艇賣日用品？

吳：對，以前有些叫貨艇，每隔兩日便會從西貢駛來，賣米、蔬菜和雜貨。它在這裏一邊繞圈，（一邊大叫）「有嘢賣、有嘢賣」（有東西賣），如果有需要就招手叫它過來。

問：那以前在島上或魚排上有甚麼娛樂？

吳：沒有，只有游泳。

問：會不會到山上玩？

吳：很少，不知是不是因為在海上生活，大部分海上小朋友都很少上山玩。不太多，但還是會有的。主要都是游泳、撿螺等。

N：那些島上有些螺，他們小時候會撿那些螺玩，或者有些有趣的貝殼，他們就會撿來玩。

吳：對，主要在海上活動，例如潛水、捕魚、游泳等，很簡單。

問：是不是很小已經懂得游泳？

吳：應該說從我懂性已經懂得游泳，以前我們父母如何教我們游泳？這裏大部分小朋友都是被扔進水中，這是真的。不管你如何大叫大哭，大呼救命也好，他們都不會理你，數一二三便把你扔進水裏，到你一直沉下去，沉到一半才會跳下去扶你上來，但這個方法是很快見效。兩天，最多三天你就會學懂游泳，不過當然要飲很多鹹水。

問：你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這樣做？

吳：小時候，差不多是你懂得走路時你便要學會游泳。因為在海中生活很危險，所以你很小的時候就要懂，所以如果你問我甚麼時候學會游泳？我會答懂性時便已學會游泳。

問：我們知道島上有一間公立學校，你有沒有讀過那間學校？

吳：有。

問：你由甚麼年級讀到甚麼年級？

吳：由一年班讀到六年班。

問：學的東西是不是和現在的差不多？

- 吳： 是差不多，但我以前說所謂讀六年書，其實只有三年，因為我們每一年中可能都有半年時間要出海捕魚、捉海膽。捕魚大多是即日來回，但如果捉海膽，有時候要去塔門、東平洲等地方。因為以前的船很慢，我們由糧船灣駕船到塔門可能已經要一天，變相我們不會回魚排，可能去到塔門兩、三星期才會回航一次，變相一年中有半年是沒有上學的。所以上一、兩代漁民大部分都是不太識字，不太擅長讀書。
- 問： 你自己喜歡跟家人一起出海還是留在學校讀書？
- 吳： 我暑假時甚至會到陸上工作，我不喜歡出海。因為小時候出海時，給我的經驗是很危險的。我小時候已經出海經歷風浪，因為以前的船很小，並不像香港仔那些大船，我們的船很小，出到海可能稍為大風些已經很顛簸，船也會進水。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有一次出海捉墨魚，捉墨魚是在晚上的，不是在下午。夜晚出海捉墨魚時剛巧遇上「打石湖」，你們知道甚麼是「打石湖」嗎？「打石湖」即是在類似這些位置忽然有強雷暴、烏雲密佈、行雷閃電，突然像掛八號風球一樣，這些叫作石湖風，學名叫「突發性強雷暴」。早兩天長洲有龍捲風，那些就是石湖風，是很危險的。那天晚上我們忽然遇上石湖風，船隻進了很多水，我的爸爸媽媽將我和姐姐綁在船上，怕我們跌入水中，船隻全進滿水。我媽媽也擔心船隻會沉沒，個個都在哭。可能是因為小時候經歷過這麼多風浪，真的不想再捱風浪了。我寧願上岸上班工作也不想出海，於是由我上中學後就開始上了岸，從頭到尾也沒再想過回到海上謀生。
- 問： 之後是不是到了西貢讀中學？
- 吳： 對，西貢崇真中學。但都是差不多，大部分西貢區的漁民都是派去西貢崇真中學。
- 問： 但要銜接陸上中學會不會很吃力？
- 吳： 會很吃力，你知道我們這一代，差不多是最後一代漁民，大約有三分之一是讀不成書的，會選擇退學。包括我自己，是會被人歧視的。第一我們不擅長讀書，第二水上人說的水話會被中學同學歧視和取笑，令你慢慢變得不想上學，沒有心機上學。有部分人會回到水上工作，有部分人十五、十六歲左右就去做地盤工或學門手藝。
- 問： 讀完中學後你做了甚麼職業？
- 吳： 我仍未讀完中學，只是讀到中三而已。之後我便出來在地盤工作，直到後來轉做裝修，再到後來做了老闆。
- 問： 但家人是不是一直都有經營魚排？
- 吳： 我爸爸媽媽大約做到 1997、1998 年後開始退休，退休後魚排荒廢了，我現在再重新裝修魚排。其實你有沒有發覺現在大部分魚排都空置了，沒有甚麼人，因為現在大部分魚排都沒有人養魚。最主要是因為香港人現在懂得吃魚，人人都要吃海魚，不吃養魚。變相養出來的魚都沒有人吃，也沒有人買，價錢很低。現在養魚維持不了（生計），但要我們出海捕魚，海中也沒有魚可捕。早十年、八年前，魚排開始轉型了。做旅遊、垂釣等，其實我的魚排也打算轉型做垂釣，但不知為何糧船灣不發牌，現在空置了惟有自己玩。
- 問： 剛才你提及很多魚排空置，那還有多少是仍在養魚的？
- 吳： 六戶左右。
- 問： 那其他的魚排現在是甚麼狀態？



吳： 全都空置了，好像我這個魚排，是間中放假時來玩樂，大部分都是悠閒、玩樂性質。

問： 即是讓你自己的家人回來玩樂？

吳： 對，好像我這樣，美化一下，接通水、電，有空時便和朋友游泳玩樂。

問： 但如果養魚，是養哪一類型的魚多？

吳： 鱸魚、石蚌，這些魚較「粗生」，「粗生」的意思是就算牠幾天不吃食任何東西都不會死，較粗生粗養，而且這些魚很快長大，兩年左右已經可以吃了。

問： 現在是甚麼人較多吃這種魚？

吳： 自己吃，我養來供自己食用，不是用來賣的。

問： 因為現在也流行吃蒸魚，也是吃鱸魚、石蚌等，好像也有人會吃。

吳： 對，是很好吃的，因為現在養魚的技術比以前好很多，現在養魚不說其他人，我現在魚排裏的魚可以撈一條上來……只是現在沒有時間，我的魚可以養到和海魚一樣。如果我撈一條上來，你一定吃不出牠是海魚。

問： 現在的魚全部都是自己食用的？

吳： 對，大部分都是自己食用，我暫時觀察只有兩、三戶是養來賣的，其餘都是用來自己食用。

問： 賣是賣給甚麼人？

吳： 賣給西貢的海鮮店舖。

問： 那我們在外面吃的魚，大部分都是中國來的？

吳： 大部分是中國來的。

問： 如果想吃香港的魚，是不是沒有機會了？

吳： 對，你們在外面海鮮店舖買到的，即使是鱸魚或普通魚，大部分都不是香港的，大部分都是深圳、蛇口運來的，香港是很少的。

問： 以前島上是不是有很多海鮮酒家？

吳： 有一家有利酒家，有利是後期的。它旁邊空置的地方是全糧船灣第一間，最早的海鮮酒家，叫永利海鮮。永利很著名，比有利更有名，不過我聽說他們賺到錢後已經全家移民了。

問： 那你有沒有親戚朋友也移民到外國了？

吳： 有，有很多，我叔叔和姨姨等都移民到英國開餐館了。當年我也有想過到英國「洗大餅」（當洗碗工），做廚房，不過後來因為工傷沒有去。我購買了 1993 年 3 月的機票，準備和我堂哥去英國「洗大餅」，做黑市勞工。但我 3 月初跌傷了，因為我是在地盤工作，從地盤跌了下來，受傷進了醫院，要索取工傷賠償，所以沒有去英國，直到現在也沒有去過。

問： 你說你和堂哥去英國，那他最後有沒有去成？

吳： 去了，他開了兩間餐館。

問： 在英國哪裏？

吳： 在伯明翰。

問： 那時候要移民英國難不難？

吳： 那時候其實不是要移民，只是做黑市勞工而已。當時有很多親戚朋友到英國謀生，很多時他們都會找自己的親朋好友到那邊做黑市勞工、做廚房。那時候是很容易的，只要你夠膽就可以，大不了被遞解出境。那時候年輕（不用擔心），如果你找到工作，就好像我堂哥一樣賺幾年錢，

在那邊娶一個外國人，拿到居留權。有了居留權後便開始開餐館，現在的環境也不錯。他早幾年從英國回來都有叫我過去幫忙，因為現在去英國的香港人少了，反而多了東南亞人，但他們的手腳不乾淨，會「穿櫃桶底」（虧空公款），所以便想找我和太太過去。但我說我這個年紀就不過去了，現時在香港也能謀生，沒有需要過去。

問：以前這裏是不是有很多遊艇生意或者接駁人們到島上？

吳：有，（二十世紀）七十、八十年代時我們要「送遊客」。現在的遊艇大多連著一艘快艇，可以玩 Wakeboard（滑水板）、玩香蕉船，但以前不流行水上活動。以前的遊艇只得一艘遊艇，後面沒有快艇。沒有快艇人們如何到沙灘呢？那就要租我們的舢舨了，那時候舢舨沒有「摩打」（發動機）的，只能一直搖櫓。那時候夏天賺錢很容易，有三、四百元一天，那時是 1979 至 1985 年左右，那幾年算是很好賺的，甚至有時候有四、五百元一天。

問：是不是只有你們這家會這樣做？

吳：逢星期六、日每家每戶都會這樣做，那時的遊艇十分多，有起碼一、二百艘，但舢舨只有一百幾十隻。但在那年代的魚排及船大約有百多戶人，有百多二百隻舢舨。那時候像軍隊一樣，每到星期六、日，人人都好像鬥快一樣。

問：那時這麼多遊客乘坐遊艇來，是要玩甚麼或是去吃海鮮？

吳：不是的，他們只會去沙灘，以前十分單純。每艘遊艇只會訂一些「到會」食物，然後拋到沙灘上。如果他們要上去沙灘，我們這些駁艇就會接他們去，如果不需要，我們則會從早上直到夜晚留在船尾。其實以前的人十分單純，不像現在又玩滑水又玩香蕉船。當時甚麼活動也沒有，只是要上沙灘的人就上沙灘，不上沙灘的就只會在船邊游泳，十分簡單。

問：但（二十世紀）七十、八十年代是不是很流行專程進來到遊艇上玩？

吳：很流行，我還記得那時候最多的是「大快活」的到會，那時候一百艘遊艇中，差不多有五十艘都是光顧「大快活」的到會。

問：那是不是興建了萬宜水庫後，這個島的生意就開始減少？

吳：不是，主要是因為現在人玩樂的性質不同了。現在很簡單，每艘遊艇後面都會有一艘快艇，不需要再租駁艇上沙灘，所以變相「送遊客」都少了，現在根本不需要了；第二是因為現在的人要求高了，如果船隻不夠漂亮、太殘舊或不夠快，他們都不喜歡。現在人要求高了，所以生意很難做。就像吃魚一樣，人人都要吃海魚，不吃養魚，所以很多朋友問我：「Peter，為甚麼不養魚？養魚容易做。」我也知道養魚容易做，但是你們的要求高了，並不是我不想養。人人現在都會問：老闆，這條是不是海魚？就是這樣。

問：所以修築水庫只是一個次要的因素？

吳：其實和興建萬宜水庫沒有關係。

問：因為我們知道興建水庫時有很多村落搬了去西貢。

吳：我告訴你，在我認知裏面，興建萬宜水庫時，令一群人發了財，變得十分富有。因為萬宜水庫裏面有很多條村，例如爛泥灣。爛泥灣即是現在的萬宜灣村。現在那裏只是一個地下的舖位也值 3000 萬。你可以想像我有些朋友，是我爸爸的那一代，住在萬宜灣裏面。香港政府賠償時是整

棟樓賠的，他們擁有一棟樓起碼值一億，他根本不用工作了。我有很多朋友都已經不用工作了，是富二代。所以興建萬宜水庫幫助很多人變得很富有。

---

問： 政府有沒有賠償給你？

吳： 我現在住的地方在對面海，叫官門村，官門村就是在萬宜水庫東壩入口的官門水道，官門村那裏就是我爺爺的家鄉了，所以我現在住的地方都是建造萬宜水庫時賠償的。

問： 那你們的船以前是不是停泊在官門那邊？

吳： 那是我爺爺那一代的事，因為興建水庫時是 1973 年，而我也是 1973 年出生，所以剛好重疊了。建造萬宜水庫時剛巧是我出生的時候，所以我看不到以前的官門村。因為建造了官門村後，我的父母就搬來糧船灣。聽我爸爸媽媽說，糧船灣以前是沒有人居住的，只有東丫和北丫村有人。以前也沒有魚排，是因為興建了萬宜水庫，漁民才遷來糧船灣的，就是這樣。

問： 以前的魚排和現在的相比，是不是變化很大？

吳： 這個沒有變化，和旁邊的一模一樣，四十年前都是這樣的。

問： 那你自己的這個魚排呢？

吳： 我這個完全不同了，我接通了水和電，也建了廁所。

問： 你這個是甚麼時候改裝的？

吳： 2014 至 2015 年，改裝後用來遊山玩水。

問： 那以前的格局好像裏面看不到的是不是睡房？

吳： 對，裏面就是睡房。裏面大多是一塊木板、一張床，頂多放一個冰箱，以前也有電的。

問： 即是很久以前、1980 年代左右已經有電？

吳： 1980 年代已經開始有了，也是從岸上拉一條電線出來。

問： 但如果壞了是否很麻煩？

吳： 對，壞了是很麻煩的，很多時候也會停電。

問： 刮風下雨時是否會沒有電？

吳： 刮風下雨時一定沒有電，有時候大雨一點也會沒有電。

問： 你有沒有聽過萬宜水庫的越南船民中心？

吳： 是不是白石難民營？是不是在西壩的那個？

問： 在創興的那個。

吳： 那就是西壩的，它是很久以前的，有聽過。

問： 有沒有聽過船民逃走出來，到島上搗亂或偷東西？

吳： 沒有，反而要說偷渡，1978、1979 年香港政府取消入境香港取身份證的政策（抵壘政策）時，滿海都是偷渡客的浮屍，很多可能是游泳時浸死了，整個海都是，每天都有死屍浮在海面。

問： 即是你覺得糧船灣平常的治安都是很好的？

吳： 很好，幾十年來都很好。

問： 即是沒有人會來偷東西或爆竊？

吳： 沒有，治安很好，民風很純樸。

問： 除了天后之外，你們有沒有其他信仰？



- 吳： 首先我並不信奉天后，我父母及爺爺也不是信奉天后的。我爺爺及嫲嫲開始信奉日本的日蓮正宗，即是在界限街創價學會那裏。我小時候也曾好奇問媽媽爸爸：為甚麼我們會信奉日本宗教？我的爸爸說在他小時候，爺爺嫲嫲已經開始信奉日本宗教，原因也不清楚，我爸爸媽媽也不知道為何？只是一直信奉下來，直到現在我的伯父、姑姐等全個家族都信奉日本宗教，反而從小到大，我都很少接觸天后娘娘。
- 問： 天后誕的時候你們會不會去趁熱鬧？
- 吳： 會去趁熱鬧。
- 問： 但不會參加花炮會？
- 吳： 沒有。
- 問： 但你小時候在船上會不會放置一些神像供奉？
- 吳： 沒有，只會放日蓮正宗的佛壇在那裏，但其他的神像，例如天后娘娘的都不會放。
- 問： 那麼日蓮正宗有沒有一些在船上的禁忌？
- 吳： 沒有，很自由的。
- 問： 因為我們有聽說，以前的船上女子不能到左邊。
- 吳： 我的父母是很開明的，百無禁忌，沒有那麼多規條。
- 問： 但天后誕時你們是不是都會吃素？
- 吳： 我們會跟隨吃素。
- 問： 日蓮正宗有沒有一些特別節日需要慶祝？
- 吳： 沒有特別，只是要每個月開一次會，在界限街會址那裏開會，沒有其他特別。
- 問： 那和其他成員會不會有甚麼聚會？
- 吳： 有，因為我的教會本身有學校，有體操隊，也可以跳舞。以前小時候我就會參加體操隊，後期偷懶了就沒有再去。
- 問： 那一般水上人是否會較少信奉這個宗教？
- 吳： 對，我想整個糧船灣，只有我們信奉這個創價學會。
- 問： 那平常天后誕的時候，你們會不會幫忙？
- 吳： 很少。
- 問： 但會不會去看神功戲？
- 吳： 也很少，我很少參與這些事。
- 問： 有沒有聽過家人說，抗戰時有日本人攻佔糧船灣？
- 吳： 沒聽過。我爸爸媽媽在抗日戰爭時可能也只有三、四歲，所以到了我這一代很少聽到日本人的事。不過因為我媽媽是塔門的原居民，她曾說過我的外公是被日本人打死的，而我爸爸很少說他小時候的事。
- 問： 那你的太太是不是水上人？
- N： 我不是，我是陸上人？
- 問： 那是怎麼認識的？
- N： 朋友介紹。
- 問： 當時結婚是不是用現代模式，沒有遵從以前的那套？
- N： 因為我的家翁家姑都入了老人院，我家姑很多年前曾經中過風，現在她已經屬於深度睡眠狀態。結婚儀式方面，我們也有給她奉茶，但已經沒有用傳統的那種形式。
- 問： 我們聽說以前結婚時，要用一條船搖過來接新娘。

N： 我們沒有了，我們結婚都只是三年前，2015 年的事。

問： 那有沒有聽過以前有人唱山歌或唱水歌？

吳： 有，我的媽媽經常唱，由早唱到晚。我媽媽那一代唱山歌等同現在我們唱卡拉 OK，沒有分別。但以前沒有卡拉 OK 那樣方便，我媽媽會拿一個 **Cassette**（卡式錄音帶）錄起來自己唱，每日就像譚詠麟、張國榮一樣，播出來自己聽。

N： 真的很像以前郭富城跟楊采妮拍的那一套關於漁民的電影 那些歌是類似的。

問： 那些歌是有一些已編好的歌曲還是隨心唱的？

吳： 兩種都有。好像我媽媽她很厲害，可能看到一棵樹或者看到大海心情很好，就會哼出幾句，可以即席揮毫，像顧家輝、黃霑一樣，即時可以哼出幾句來。

問： 那你有沒有跟你媽媽一起唱？

吳： 當然沒有，我經常叫她不要唱，十分煩人。

問： 那時是不是用水話唱歌的？

吳： 對，我們以前大多說水話，只是我後期讀中學被同學歧視時，才慢慢開始戒掉，我懂得說（水話），但我很少說，可能和漁民朋友一起時，我會說一、兩句水話。

問： 現在可不可以即刻示範兩句？

N： 「倒白痛」就是肚痛，「哽心」就是心翳，「拉嘅」即是誰，「拉度」即是哪裏，間中會說一點。

吳： 有時間中在家，我也會跟她說些水話。

問： 你剛才說你們是朋友介紹才認識的，是特地介紹還是剛巧一起相約？

N： 剛巧是我們一起去卡拉 OK，他的朋友帶他出來；我的朋友帶我出來。

問： 那你跟他說水話是因為想哄她開心嗎？

N： 因為我們談戀愛談了十四年，近幾年才結婚。和他談戀愛後不久就已經住在一起，不時會出海。有時聽到別人說（水話），我覺得很有趣，於是自己也學習，結果就會說一些了。

吳： 加上我爸爸也是說水話的，有時我爸爸和她聊天時她會聽不懂，我會一邊翻譯，她慢慢學，便開始會聽、也會說。

問： 但你接觸他之前，有沒有接觸過其他水上人？

N： 沒有。

問：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吸引了你。

N： 不是，當時我不知道他是水上人，後來才知道。

吳： 水上人的優點是專一、好男人。

N： 這倒是真的，水上人的離婚率很低。

N： 通常都是丈夫賺來的錢全部交給太太，他的爸爸也是這樣全把錢交給太太，他現在也是這樣一模一樣。

問： 所以你喜歡上他後，才慢慢發覺他是水上人？

N： 對，我慢慢發覺出海也很有趣，我不會暈船，也很喜歡釣魚，喜歡到魚排玩。

問： 是因為喜歡上他才喜歡水上活動，還是本身已經喜歡？

N： 本身我自己都喜歡釣魚，因為小時候爸爸也有帶我去釣魚，但不是乘船出海的那種，只是到岸邊一些圍欄外釣魚。但和他一起後就自己出海，

- 發覺是另一回事，頗有趣的。
- 問： 那你們的戀愛活動是不是都和水有關？
- N： 大多數都是有關的。
- 吳： 也不是，我很多時候都有陪你逛街。
- N： 夏天較多出海，冬天就留在岸上，因為冬天風浪較大。
- 問： 但你岸上的意思是指哪裏？
- N： 我們會到處去。
- 問： 喜歡海的人大多都喜歡到處去。
- 吳： 對，我也喜歡陽光與海灘。我很怕冷，有很多朋友邀請我冬天去滑雪，但我怕冷。我不是不喜歡滑雪，只是怕冷。
- 問： 但你打造這個魚排，是不是你們兩個一起構思的？
- N： 因為我丈夫知道我喜歡烹飪，所以他造了那個廚房給我，於是我便稱它為 Nicole 海上廚房。
- 吳： 有機會要你們試試她的廚藝。
- N： 我會來這個廚房煮，在家裏也會煮。
- 問： 即是私房菜的形式？
- 吳： 就是我的私房菜……她很喜歡烹飪，她每天都會煮食。我以前有六塊腹肌，十分強壯。我以前不太喜歡吃東西，但她每天都煮東西，我不吃她會發脾氣，所以後來都吃多了。
- N： 所以《志在漁樂》書中的食譜就是我寫的，因為我認識水上人，一邊聽他們說，一邊想他們的煮法，因為我的家姑已經中風不能教我煮，我只能自己慢慢學，所以撰寫了《志在漁樂》裏面的食譜。
- 問： 即是裏面的都是水上人的食譜？
- N： 大概都是，也有自己想出來的。
- 吳： 因為我媽媽以前是「伙頭大將軍」（廚師）。以前水上人的婚禮、壽宴或大排筵席時都會在船上或魚排舉行。我媽媽是「伙頭大將軍」，她煮菜十分了得。但我媽媽中風後，很多東西都失傳了，只能用我們有限的記憶告訴我太太以前吃過甚麼；也會問身邊的親戚朋友拿些資料，所以現在我太太可以煮出很多水上人的菜式。
- 問： 而且水上人經常出海時曬太陽會很熱，他們會用一些很特別的材料，例如大苔、西尾董、紅菜等，它們都是取自海中，可以清熱。
- 問： 你現在都會煮這些嗎？
- N： 會。
- 問： 那甚麼人會懂得欣賞這些菜式？
- N： 我的朋友和丈夫。
- 問： 你會在魚排這裏煮？
- N： 魚排和家中都會，因為在魚排你要前來，也要遷就天氣，但在家中就不需要。因為下雨或大風浪時你不會出海，有雷暴警告也盡量不要出海，因為比較危險。
- 問： 你們的家在哪裏？
- 吳： 西貢對面海。
- 問： 但以前在魚排上要煮這麼多人的飯菜，是用炭火嗎？
- 吳： 燒柴，那邊的那個就是柴爐。我們這邊就沒有了，全部都現代化了。
- 問： 以前的盆菜是不是都是些魷魚、豬肉和南乳等？



N：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是不是傳統？  
吳： 我很多親戚朋友吃過也讚好吃。  
N： 因為我是自己燜的，沒有添加味精。如果你在外面吃，可能會有一些味精，但我不會。  
問： 我們在天后廟那些地方吃過一些盆菜。  
吳： 那是素的。  
N： 但我會煮東西，也都是近幾年的事。  
吳： 她以前煮的東西，是會令人吃到肚痛的！  
問： 為甚麼會忽然有這麼大的進步？  
N： 其實一向都喜歡烹飪，而且我是家庭主婦，沒有甚麼工作，只好做做這些，結果越煮越開心，而且學到很多新事物：例如這樣東西是醫治肝臟的；這樣東西可以清熱解毒等等，可以學到很多趣事。  
問： 但這些和水上人以前的生活習慣相比，是否差不多？  
N： 大致上是這樣的，例如他的媽媽以前煮的一種魚叫「噴鮮」，她說和糖醋魚差不多。但我們認識中的糖醋魚是紅色的，而他們的糖醋魚不是紅色的，是用白醋加砂糖。我是自己鑽研出來的，因為其實是失傳了。但他很喜歡吃，很想吃，於是有一次我自己試煮，他告訴我大概有甚麼材料，於是跟著他煮，發現味道很相似。我再煮給我的姑奶吃，她也說很像媽媽的味道。我們用白醋、砂糖和少許水煮成一個醬汁，煎好魚後就把醬汁倒上去，再加點自己烘的花生。  
問： 當時你媽媽做「伙頭大將軍」時沒有那麼多設備，是不是她自己設計那些菜式出來的？  
吳： 對，大致上壽宴或者過時過節時，都不外乎吃海參、花膠和鮑魚。沒有甚麼特別，主要都是海鮮，從小吃到大，沒有甚麼特別。  
N： 海鮮不需要特別的烹調，最簡單的味道已經是最好吃的。  
問： 你剛才說有些食物可以幫助你清熱，那些智慧是不是因為他們出海而得來的？  
N： 那些照片我可以傳給你們。  
吳： 就好像海菠蘿，也就是籬兜。  
N： 你們有見過籬兜嗎？  
問： 你小時候會吃這些當零食嗎？  
吳： 不會當作零食，其實它像涼茶一樣，像夏天很曬很熱時，喝一碗可以清熱解毒。好像籬兜只有這個季節時令才有，天氣熱時它是十分清涼的，平常陸上人都是喝酸梅湯、夏枯草、夏桑菊、雞骨草、五花茶等，而海菠蘿比上述的更加清熱解毒。  
N： 籬兜你們有見過嗎？  
吳： 它很好喝，西貢有售賣，一會你可以去買，五十元一枝。  
問： 我連聽也未聽過。  
吳： 沒有聽過吧，一會我可以摘一、兩個讓你帶回家煮。

吳： 有照片給你們看。  
N： 我們喜歡煮這些盆菜，有肉的盆菜。  
吳： 這個盆菜是 Nicole 做的，做了很多個。

N： 其實節瓜瑤柱煲是很少人會做的。  
問： 真的很有心思，Nicole 真厲害。  
N： 找一些籮兜給他們看。  
吳： 你找吧。  
問： 我對食物比較有興趣。  
吳： Nicole 煮牛扒更好吃。  
問： 是嗎？聽到都已經垂涎三尺。  
吳： 我很喜歡吃牛，我是「牛魔王」，下次你們要來我家吃一頓。  
N： 這些叫籮兜。  
問： 你是怎麼找的？

---

吳： 一會我載你去拍照，那裏在船邊有（籮兜），在船那裏就可以拍攝到。  
N： 這個是我自己做的盆菜。  
問： 你剛才說某些食物幫你清熱，有沒有照片可以看？  
吳： 不需要拍照了，來我家試吧！這樣才能試清味道，感受一下。可以找一天叫她煮些水上人菜式，煮一些籮兜水，讓你拍照，可以宣傳水上人的菜式。說那麼多是沒有用的，我約你們，我下個星期有空。  
N： 之前做了些訪問，煮了些海膽蒸蛋、海刺粉絲、還有我自創的海膽海刺 Pizza（薄餅）……有雞、蝦和牛腩……有些是我創新，有些是水上人菜。  
吳： 那裏有篇關於海膽的訪問。  
問： 我們可以借走這些嗎？  
吳： 可以，你們下次來我家吃飯時帶回來就可以。我們約下星期，或者找一個日子，你們可以試試 Nicole 的廚藝。  
N： 你想要這張還是要全部？  
吳： 全都給他們吧，讓他們看看哪些資料有用……也給他們吧！

---

吳： 對。  
問： 但他們已經很少和你說，因為你年輕人要生活打拼……  
吳： 其實我算是漁民的最後一代，我的下一代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在岸上讀幼稚園、小學。我們（二十世紀）七十、八十年代這批已經是最後一批，像末代皇帝溥儀一樣。  
問： 但你仍然覺得自己是水上人？  
吳： 我仍然會覺得是。  
問： 我意思是你仍會以水上人自豪？  
吳： 這可是話分兩頭，在廿五、廿六歲前，我都不敢和其他人說我是水上人，因為水上人大多會被人歧視。但不知為何最近十多年開始出來工作，告訴別人我是漁民，他們會問：「可不可以帶我出海玩？」我才發現有兩種人，原來西貢的陸上人很歧視水上人，但市區的人如果認識我們，會覺得很新奇，就好像未曾出過海一樣，是不一樣的。好像我現在的朋友會問：「可不可以帶我出海玩？可不可以帶我到魚排玩、游泳？」現在是不同了，所以我會很理直氣壯地告訴別人我是水上人。

- 問： 但現在你們回西貢，人們是不是會好好對待你們？
- 吳： 現在可以了，現在長大了，不像從前。
- 問： 現在西貢也變了很多，多了很多不同類型的人。
- 吳： 現在的西貢，我想有一半都不是西貢本地人，大部分都是搬進來的。
- 問： 所以你現在也覺得你是最後一代水上人？
- 吳： 對，我們這些最後一代都在十多歲時離開了海上生活，再下一代都沒有了。剛才出來的都只是「遊船河」（駕船出海），出來玩樂的。今天已經較少，如果你在星期日、放假時，會看到很多漁民的後代，像我這一代，四十、五十歲的人都會出來玩樂、遊船河、燒烤，已經不是謀生了。
- 問： 你以前在西貢讀書時，乘船要很久才到達，那你是不是住在岸上？
- 吳： 對，我就住在我現在的家，官門村那裏。因為當時興建萬宜水庫已經賠償了給我們。
- 問： 那要出海的時候，可能就要停課半年？
- 吳： 對。
- 問： 那你記憶中是不是很辛苦？
- 吳： 其實是捱風浪，坦白說我其實是享受下網捕魚的，只是我個人不喜歡捱風浪。所謂「欺山莫欺水」，你是意想不到的，我認為在水上的危險性比我做地盤、爬棚架更高。
- 問： 父母有沒有擔心過你在海上會危險？
- 吳： 自小父母已經不想我做漁民，他們告訴我如果有能力讀書就盡力讀，讀不成也盡量在陸地上工作，不要再回水上了，因為是很危險的。
- N： 可能是因為他的父母比較開明。
- 吳： 對，我父母是很開明的，即使我未結婚，也叫我生小孩。
- 問： 你猜這和他們的信仰有沒有關係？
- 吳： 可能會有吧！我也不知為何我父母較開明，也不會重男輕女。

## 展覽、講座及工作坊

### 專題展覽

此展覽作為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基金廿五周年誌慶的重點活動之一，展期由2018年11月8日至2019年10月15日，於香港海事博物館展出，同時亦轉化成博物館的常設展覽。









**魚板**

漁民把魚板放在海中拉行，以吸引魚群。

香港文化博物館借展



**醬釉破口沿**

明代

西貢沙咀出土的

古物古蹟辦事處借展





魚紋陶片  
西貢沙咀出土  
古物古蹟辦事處借展



瓷碗碎片  
近代  
西貢沙咀出土  
古物古蹟辦事處借展



陶器碎片  
近代  
西貢沙咀出土

古物古蹟辦事處借展



東南亞陶片  
西貢沙咀出土  
古物古蹟辦事處借展



青白釉瓷片

元至明代

福建製

西貢伙頭墳洲出水

古物古蹟辦事處借展



雙喜紋瓷碗碎片

清代

西貢伙頭墳洲出水

古物古蹟辦事處借展





帶有毛澤東思想萬歲字樣的瓷碗碎片  
二十世紀  
西貢伙頭墳洲出水

古物古蹟辦事處借展



四繫罐碎片  
晚清至二十世紀初  
西貢伙頭墳洲出水的

古物古蹟辦事處借展

Captions	Quantity	Photos
----------	----------	--------

<p><b>魚板</b></p> <p>漁民把魚板放在海中拉行，以吸引魚群</p> <p>香港文化博物館借展</p>	<p>8</p> <p>Around 30.3 (W) x 18.0 (L) x 1.5 (H) each</p>	
<p><b>漁船門簾</b></p> <p>漁船船倉門簾。門簾用人手刺繡，並掛在罟仔艇內的船倉門口上</p> <p>香港文化博物館借展</p>	<p>1</p> <p>90.5 (W) x 42.0(H)</p>	
<p><b>漁民佩帶的帽</b></p> <p>香港海事博物館藏</p>	<p>1</p>	 <p>Ming provide</p>

<p><b>魚籬</b> 飼養鮮魚 的魚籬內</p> <p>北丫村村 民借展</p>		 <p>Ming provide</p>
<p>村民使用 的日常工 具</p> <p>北丫村村 民借展</p>	<p>1</p>	 <p>Ming Provide</p>
<p><b>犁</b> 村民以牛隻拉動耕地翻土的 農具。</p> <p>北丫村村民借展</p>		
<p><b>糧船灣發現的鴉片小瓶</b> 20 世紀</p> <p>北丫村村民借展</p>	<p>Photo sharing</p>	



展覽開幕花絮



糧船灣天后宮值理會籌備委員會副理張溢良先生致辭



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理事會主席何佩然教授致辭







展覽開幕禮參與的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理事會主員及職員、糧船灣海陸居民、學生及博物館同仁。

## 西貢活地方志·水陸文化民俗講座暨工作坊系列

為香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基金支持的《糧船灣志·「活」地方志》研究計劃的延伸活動，主要圍繞香港西貢、糧船灣及周邊島嶼，以至是香港其他地方的水陸文化，主題包括宗教、風俗、軍事、歷史等，從而更深認識香港的水陸文化。自古以來，西貢以至香港在南中國也就是重要的軍事要地及航海貿易的中轉站。本館希望透過是次民俗講座暨工作坊系列，加深大眾對香港的水陸文化認識和傳承。

### 活動一：《水陸孟蘭文化·長洲水陸居民孟蘭勝會參觀》

時間：2019年8月25日早上10時至下午3時

此活動的目的是祭祀1971年因遭遇颱風而沉沒的佛山輪。透過親身觀察，參加者能更加了解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孟蘭勝會，認識傳承和文化保育的重要性。



#### 個人簡介

講者為張浩林先生，民間風俗研究者，曾從事出版美術工作，前公營機構攝影師。張先生介紹了香港的水陸孟蘭文化，並帶領參加者以地方考察的形式參與每年舉行的長洲水陸居民孟蘭勝會。

### 陳天權 《糧船灣志·西貢水陸宗教文化》

時間：2019年9月21日上午11時至下午1時



西貢區遍布廟宇和教堂，反映水陸居民的不同信仰。講者將介紹區內重要的宗教建築及有關節慶風俗，包括糧船灣天后海上出巡。隨着社會變遷，這些歷史建築和傳統風俗如何保育及維持下去，將在講座中深入討論。

講座結束後，參加者將在講者帶領下，親手接觸館藏的一些海上宗教文物，同時在海事博物館展廳探索和尋找有關宗教展品，透過觀察和比較展品的外形、背景，了解香港的海神信仰特色和早期天主教傳播歷史。

### 個人簡介

陳天權先生曾任職新聞工作，2004年入讀香港大學建築文物保護碩士課程，喜歡探索歷史、建築、宗教和風俗。現職自由作家，並為多個文教團體擔任顧問和建築文物課程導師。已出版十多本書籍，包括《城市地標：殖民地時代的西式建築》、《神聖空間：香港基督宗教建築》、《被遺忘的歷史建築》、《香港節慶風俗》、《香港歷史系列：穿梭今昔、重拾記憶》等。











活動二 《西貢風俗多面觀—文物探索和掌故編劇工作坊 I、II》  
周樹佳 《西貢民間風土記憶暨民俗掌故編撰工作坊》  
時間：2019 年 9 月 21 日下午 2:30 至 4:30





講者將介紹西貢海的一些著名島嶼如糧船洲、涇西洲、吉澳、果洲群島等一些鮮為人知的民間掌故和傳說。

同時，講者將為參加者提供民俗掌故紀錄的基礎訓練，包括資料搜集、訪問技巧等，讓參加者學懂如何在生活中尋找民俗逸事的樂趣。

### 個人簡介

**周樹佳先生**為香港史地掌故研究者。浸會大學中文系學士、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文學碩士。亞洲電視《「根」踪香港》監製，民俗文化課程導師。著有《香港民間風土記憶(一)及(二)》、《李我講古(一)、(二)及(三)》和《香港名穴掌故鉤沉》等書。





活動三  
高添強 《日佔時期的西貢・香港舊相片收藏分享工作坊》  
時間：2019年6月10日下午2:30至5:00



講者將為大家分享西貢地區日佔時期居民生活的點滴，以及他們如何協助戰俘逃亡這一段鮮為人知的精彩故事。

#### 工作坊

講者會於工作坊分享收藏歷史照片方面的經驗，還有如何閱讀這些照片背後的故事，追尋昔日的香港，讓大家明白到保育香港的古物古蹟的重要性。

#### 個人簡介

香港歷史及歷史照片研究者，古物諮詢委員會成員，曾任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幹事。出版著作包括：《九巴同行八十年（1933-2013）》、《香港走過的道路》、《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九龍城》、《香港日佔時期》、《香港今昔》及《街角·人情——香港砵甸乍街以西》。

#### 參考書目：

##### 中文資料

- 《文匯報》（香港）。
- 《快報》（香港）。
- 《明報》（香港）。
- 《星島晚報》（香港）。
- 《華僑日報》（香港）。

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檔案。

水務署編製：《香港水務》（香港：香港政府新聞處，1993年）。

王崇熙編修：《（嘉慶）新安縣志》（王申〔1992年〕初春重印本）。



- 王崧興：〈香港蠓涌十年大醮—道教儀禮 中に見る漢族文化地域性異質性〉，載竹村卓二編：《儀礼・民族・境界：華南諸民族「漢化」の諸相》（東京：風響社，1994年），頁233-258。
- 白德著、招紹瓚譯：《香港文物志》（香港：香港市政局，1991年）。
- 西貢區鄉事委員會五十周年紀念特刊編委小組：《細訴鄉情五十載：西貢區鄉事委員會五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西貢區鄉事委員會，1997年）。
- 西貢區潮州同鄉會：《西貢區潮州同鄉會新建會所落成暨首屆理監事就職典禮》（香港：西貢區潮州同鄉會，1972年）。
- 西貢區議會編：《西貢風貌》（香港：西貢區議會，1996年）。
- 西貢區議會編：《西貢區議會（1982-1985）》（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1985年）。
- 西貢區議會編：《西貢區議會15周年紀念特刊》（香港：西貢區議會，1996年）。
- 西貢區議會編：《西貢區議會1994-99工作報告》（香港：西貢區議會，2000年）。
- 西貢區議會編：《西貢歷史與風物》（香港：西貢區議會，2003年初版、2011年新版）。
- 西貢鄉事委員會編：《新界西貢鄉事委員會新會所開幕特刊》（香港：西貢鄉事委員會，1974年）。
- 西貢滘西洲洪聖古廟重修籌備委員會：《西貢滘西洲洪聖古廟重修竣工開光典禮特刊》（香港：西貢滘西洲洪聖古廟重修籌備委員會，2000年）。
- 何佩然：《點滴話當年：香港供水一百五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年）。
-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吳建昇：〈口述歷史的經驗分享〉，《佛教圖書館館刊》第59期，2015年，頁109-117。
- 吳倫霓霞：〈歷史的新界〉，載鄭宇碩編：《變遷中的新界》（香港：大學出版印務公司，1983年），頁1-24。
- 宋應星：《天工開物》（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
- 李景新：〈香港地理誌〉，載黎晉偉：《香港百年史》（香港：南中編譯出版社，1948年）。
- 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香港：香港市政局，1986年）。
- 胡潔榆：〈西營盤與張保仔禍亂之平定〉，載羅香林等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前代史》（香港：中國學社，1959），頁151-170。
- 徐月清編：《不能抹去的記憶：一個西貢女兒的經歷》（香港：《新界鄉情系列》編輯委員會，1997年）。

- 徐月清編：《活躍在香港：港九大隊西貢地區抗日實錄》（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
- 徐月清編：《活躍在香港：港九大隊西貢地區抗日實錄》（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
- 徐月清編：《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香港：港九大隊「簡史」編輯組，1999年）。
- 徐月清編：《戰鬥在香港》（香港：《新界鄉情系列》編輯委員會，1997年）。
- 馬木池：〈十九世紀香港東部沿海經濟發展與地域社會的變遷〉，載朱德蘭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8輯，2002年，頁73-103。
- 馬靄媛：〈景嶺巍巍，嶺中「逍遙遊」〉，《教師世界》第14期，1992年，頁32-37。
- 高添強、唐卓敏編著：《香港日佔時期》（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古物古蹟辦事處編製：《香港西貢滘西洲洪聖古廟》，2001年。
- 張人駿編：《廣東輿地全圖》（廣州：石經堂，1897年）。
- 張訓聰、李芬梨：〈社會調查簡報〉，《聯合校刊》第1期，1960年7月，頁18-20。
- 曹立珊：《春風十年》（台中：聖化月刊社，1977年）。
- 莊初升：〈嶺南地區水上居民（蜑家）的方言〉，《文化遺產》2009年第3期，頁126-132。
- 規劃署：《建設香港，放眼未來：將軍澳》（香港：規劃署，1999年）。
- 郭棐修撰：《粵大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
- 陳達明：《香港抗日游擊隊》（香港：環球（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
- 陳麗碧：〈走海碇石——從西貢糧船灣宋代碇石探討香港海上絲路，兼論紀元前至明代以來香港的海洋經濟角色〉，載陳麗碧編：《東西匯流：十三至十八世紀的海上絲綢路》（香港：香港海事博物館，2008年），頁209-234。
- 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曾容來：〈西貢談屑〉，載西貢鄉事委員會編，《新界西貢鄉事委員會新會所開幕特刊》（香港：西貢鄉事委員會，1974年）。
- 華德英著、馮承聰等編譯：《從人類學看香港社會——華德英教授論文集》（香港：大學出版印務公司，1985年）。
- 賀喜、科大衛主編：《浮生：水上人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21年）。
- 黃埜華：《粵大記輿圖考略》（出版資料不詳）。

- 黃新美：《珠江口水居民（蜑家）的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
- 黃鉅鴻：〈新界的靜默革命：八十年代新界市鎮化之發展〉，載鄭宇碩等著：《八十年代的香港——轉型期的社會》（香港：大學出版印務公司，1981年），頁 21-37。
- 新界總商會編：《香港新界工商年鑑》（香港：新界總商會，1996年）。
- 葉林豐：《張保仔的傳說和真相》（香港：香港上海書局，1970年）。
- 葉賜光：〈香港西貢及其鄰近地區歌謠研究〉（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碩士論文，1989年）。
- 靳文謨編修：《（康熙）新安縣志》，十三卷本，康熙二十七年（1688）刊本（北京：國家圖書館攝製顯微影片）。
- 廖迪生：《香港天后崇拜》（香港：三聯書店，2000年）。
- 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年）。
- 劉蜀永、劉智鵬：〈編修《香港地方志》的幾點看法與建議〉，《中國地方志》2004年第6期，頁 4-5。
- 劉潤和：《新界簡史》（香港：三聯書店，1999年）。
- 廟誌編印委員會：《西貢天后關帝古廟誌》（香港：廟誌編印委員會，1993年）。
- 蔡志祥：〈香港的傳統中國節日：節、誕、醮的比較研究〉，載華南研究會編《華南研究》第1期，1994年，頁 1-32。
- 蔡志祥、馬木池、張瑞威：《東九龍與西貢區歷史建築物調查終期報告》（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1999年）。
- 蔡志祥：《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香港：三聯書店，2000年）。
- 魯延召：〈海防地理學視野下官富巡檢司建置沿革研究——基於廣東新安縣的考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9卷第3期，2014年7月，頁 132-150。
- 蕭國健、沈思、文灼非：《離島訪古遊》（香港：中華書局，1993年）。
- 蕭國健：《香港歷史與社會》（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
- 蕭國健：《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應檣修、劉堯誨重修：《蒼梧總督軍門志》，萬曆九年（1579）刻本（台北：學生書局，1970年）。
- 韓章訓：〈談修志創新切入點〉，《新疆地方志》2006年第1期，頁 13-16。
- 瀨川昌久著、錢杭譯：《族譜：華南漢族的宗族、風水、移居》（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
- 羅永祥、陳志輝：《香港特別行政區施政架構》（香港：三聯書店，2002年）。
- 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



- 蘇滿長：〈本港漁業的演變〉，載《西貢漁民互助會成立十五週年暨自置會所啟幕誌慶》（香港：西貢漁民互助會，1991年）。
- 饒玖才：《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下）：新界》（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2年）。
- 《新界東南發展策略檢討研究第三階段公眾諮詢摘要：推薦發展策略初稿》（2000年12月）。
- William Jeffery：《伙頭墳洲水下考古發掘》（香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2016年），頁1-130。

### 英文資料

- Administrative Report*. Hong Kong: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 Bergmann, Corinne L. *Early History of the Junk Bay Medical Relief Council of Hong Kong* (manuscript).
- Hamilton, G. C. *Government Department in Hong Kong, 1841-1966*. Hong Kong: Government Press, 1966.
- Hayes, James. "The Chan Family of Tseung Kwan O." *Journal of Hong Kong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7, 1967, pp.158-160.
-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Hong Kong: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Hong Kong: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 Hong Kong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restry.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Acting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 Forestry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55-56*.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56.
- Institute of Cultural Affairs, Nam Wai Village. "The History of Nam Wai Villag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 McCoy, John. "The Dialects of Hong Kong Boat People: Kau Sai."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5, 1965, pp. 46-64.
- Sessional Paper*. Hong Kong: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 Ward, Barbara E. "Sociological Self-Awareness: Some Uses of the Conscious Models." *Man*, New Series, Vol. 1, No. 2, 1966, pp. 201-215.
- Ward, Barbara E. "Varieties of the Conscious Model: The Fishermen of South China." in Michael Banton (ed.), *The Relevance of Models for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65, pp. 113-137.

2/8 edited

鳴謝：

本書是「糧船灣志·活地方志」計劃的研究成果。此計劃成果係以糧船灣為

主，周邊地區為副的研究及田野考察，期盼透過調查、研究、採訪，搜集原始材料、記錄口述歷史以及其他珍貴資料，有助重新譜寫香江島嶼的重要漁民故事。同時，結合考古資料，補充並探討糧船灣、西貢海灣以至香港東面海域在香港、珠江三角洲以及南海海上絲綢之路航道中的角色和故事。

在研究過程中，感謝多間機構、糧船灣海陸居民、一眾專家的協助，或接受口述歷史採訪，或提供寶貴資料。在此特別感謝香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理事會前主席、新加坡國立大學何培斌教授對此計劃被選為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 25 周年的特別項目的大力支持及惠賜序言，對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理事會現任主席何佩然教授、信託理事會成員、受託人委員會主席及成員，以及信託秘書與職員的支持致以衷心感謝。

計劃得以順利進行，端賴香港海事博物館兩任總監韋持力先生及肖猷思博士的鼎力支持；計劃研究員、前助理館長唐禮兒女士協助計劃順利開展及田野考察，研究助理黃子珊女士、溫倩怡女士協助口述歷史採訪及整理；溫麗娜女士及香港海事博物館同仁協助籌辦特備及常設展覽；胡心兒女士及伍家妍女士協助資料搜集；游學華先生審校書稿；藍河創作有限公司設計展覽，Polyman Design and Production 設計書籍。

同時，特別感謝為是次研究接受口述歷史訪問的 20 位人士（名單見 189 頁），尤其是糧船灣天后宮值理會籌備委員會副理張溢良先生心熱心提供受訪者聯繫方式、糧船灣天后誕籌備具體內容，以及北丫村村長黃福凌先生慷慨借出村內文物作研究和展覽之用，深致謝忱。更要感謝陳天權先生、高添強先生、張浩林先生和周樹佳先生 4 位講者，為公眾準備了精彩的講座和工作坊。

研究過程中，感謝 Gordian Gaeta 先生長期借展其地圖藏品，亦獲專家顧問的協助，包括華南及香港歷史方面的丁新豹教授、高添強先生、陳天權先生、蘇基朗教授、程美寶教授；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的廖迪生教授和張展鵬教授；中國及華南水下考古方面的魏峻教授；以及香港口述歷史方面的冼玉儀教授，在此致以感謝。

書中的田野考察記錄，除由筆者及研究團隊拍攝外，衷心感謝張浩林先生慷慨分享精美照片，以及鳴謝高添強先生、Edward Stokes、海事處、古物古蹟辦事處、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科技大學李兆基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大學地理系、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臺灣中研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及澳洲國立圖書館提供照片。

最後，謹以此書向香港西貢糧船灣洲及西貢一帶的海陸居民、為本港作出悠久貢獻的漁民，以及歷來的香港史研究者致意。

本書為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香港海事博物館於 2018 年至 2021 年間進行「糧船灣志．活地方志」的研究及展覽成果。

書名： 糧船灣志．活地方志  
著述： 陳麗碧  
出版： 香港海事博物館  
資助機構： 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  
設計： Polyman Design Ltd.  
出版日期： 2022 年 5 月  
ISBN： 978-988-14653-8-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Activating Local Records – The Story of High Island

Libby Lai-Pik Chan

## *Summary*

### **I. Introduction**

This book summary outlines multiple angles of research regarding High Island. From the origins of the island to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decades, the scope of the research spans time periods and disciplines. Just as varied is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which draws from sources including archaeology and oral history. This summary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which aims to be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history, development and present-day of High Island.

Thanks to the Lord Wilson Heritage Trust for their steadfast support for the “Activating Local Records – the Story of High Island (Leung Shuen Wan)” project, it has been possible to conduct extensive research with this publication o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High Island, Sai Kung. This comprehensive publication covers its natural landscape, places of historical interest, human activities, religious customs, education,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presents two stages of the project, with its focus on High Island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shing industry, archaeology, and relics from the New Stone Age, while oral history is compiled as well. The main period of study covers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present era.

The exhibition of this book presents the research outcomes of “Activating Local Records—the Story of High Island” and assists the read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ivotal status of Sai Kung as a regional hub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s in Hong Kong, South China, and maritime trade. The study of High Island is also extended to other areas in the second stage, such as the islands surrounding Rocky Harbour, Port Shelter, and Inner Port Shelter. The history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typhoon shelt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activity have also been examined and recorded, in an effort to unearth the stories between population movement within Sai Kung and typhoon shelter development.

This project is one of the major activities held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Lord Wilson Heritage Trust. We hope that through this project and its publication, the fishermen’s states and maritime tales of Hong Kong’s islands may be rewritten.

## **II. From “Dragon Boat Bay” (Lung Shuen Wan) to “High Island” (Leung Shuen Wan)**

High Island (Leung Shuen Wan), also known as “Dragon Boat Bay” (Lung Shuen O or Lung Shuen Wan), has been located in the strategic stronghold of Hong Kong since ancient times. As this particular island is higher than the surrounding islands, its English name is “High Island”. Since the Jiajing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1522-1566), the island has been a stronghold for coastal defence at the mouth of the Pearl River; it was one of six such strongholds under the governance of Nantou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e. In diagram 23 of the Ming-era Yue Da Ji (Gazetteer of Guangdong) written by Guo Fei, the name “Lung Shuen Wan” was recorded. In the Full Coastal Maps drawn by Chen Lunjiong (around 1730), the name “Lung Kong Wan” appears [“Kong” (艇) is a variation of the word “Shuen” (船)]. The island was later also known as “Leung Shuen Wan” ; this name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island’s role as a supply depot for merchant vessels. On the six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1741), the name “Leung Shuen Wan” was inscribed upon the ancient bell of the Tin Hau temple on the island. The island’s inhabitants transported supplies to merchant vessels using slender boats with a flat base, which were similar to dragon boats, hence the name “Lung Shuen O” (Dragon Boat Bay) came about.

Leung Shuen Wan’s territory includes villages such as Pak A, Tung A, Sha Kiu Tau, and Pak Lap, which are located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island. The island’s population is mainly made up of Tanka and Hakka people. Today, only several dozen people still live on the island.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akka people farmed and fished along the island’s coast, while boats on which families resided were berthed on a long-term basis close b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island’s inhabitants gradually migrated overseas to find work; today, their overseas-residing descendants occasionally return to participate in celebrations and ceremonies. Despite historical traditions which forbade fisherm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marry island inhabitants and live on land, changes mad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ve allowed a 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island inhabitants and boat dwellers (Tanka people) to develop. With better access to equal rights, boat dwellers now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various island activities, carrying on local traditions and building a network of mutual support.

## **III. Archaeological Relics and Maritime Channels: A Window Into The Past**

High Island occupied a unique strategic location. Underwater archaeological relics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ole of the High Island region as well as that of Hong Kong i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 **Song dynasty stone anchor**

Sponsored by the Hong Kong Maritime Museum in 2016, underwater archaeological experts and the Hong Kong Underwater Heritage Group discovered a Song dynasty stone anchor. It is highly possible that the anchor came from a merchant vessel of that era. To date, less than ten such wood-and-stone anchors dating to the Song and the Yuan dynastie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China; moreover, they had only previously been found in sunken vessels in Guangdong and Fujian. This underwater relic suggests the possibility of a “Maritime Silk Road” route that began in Fujian, with Hong Kong en-route to the Nanyang region.

### **Ming dynasty shipwreck**

Prior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gh Island Reservoir in the 1970s, there was a tiny strait between High Island and East Sai Kung Peninsula called the “Kwun Mun Waterway”. The name “Kwun Mun” was documented as early as in the Ming-era Yue Da Ji. It was said that in the past, government vessels came via this tiny strait. According to the Shui Lo dialect (the dialect of boat dwellers), the pronunciation of Kwun Mun (官門) is similar to that of Kon Mun (乾門); the word “Kon” (乾) literally means “dry”. There were occasions when the Kwun Mun ran nearly dry, and during those times, the water in the channel was shallow. At low tide, the middle section measured barely half a metre deep. In the early 1970s, the remains of an ancient shipwreck were found in the Sha Tsui site. It was revealed to be the oldest shipwreck to ever be found in Hong Kong. Ming-era blue-and-white porcelain and glass beads from western countries were found in the wreck. Some sherds may have come from Southeast Asia, while others may have been Chinese-made for export to Southeast Asia.

### **Eighteenth-century cannons**

During the 2016 underwater excavations, two British eighteenth-century iron cannons were found in Basalt Island at the southern tip of High Island. Their discovery suggests that merchant vessels may have used them for protection in the pirate-infested waters of Sai Kung.

## **IV. Migration and the Spread of Religions**



## I

Situated on the east side of Hong Kong, Leung Shuen Wan occupied a unique position in coastal defence and maritime trade. Fuk Kin Tau is located in the waters off High Island; its name suggests its Fujianese origin. From the time of the Song dynasty, many Chaozhou, Shantou and Hakka inhabitants migrated to Guangdong from Fujian, and subsequently integrated with the local people of Lingnan. They generally worshipped the goddess Mazu, giving ris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azu temples (Tin Hau temples). Since the late Ming dynasty, dozens of generations of villagers of Pak A village, a Hakka village on High Island, have dwelled on the island. Through fishermen folk songs, we can trace the spread and integration of the Fujianese and Cantonese dialects.

In 2009, the worship of Mazu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UNESCO's "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In 2017, the Birthday of Tin Hau was enlisted in the "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ong Kong". The main events of the Birthday of Tin Hau, including games such as scrambling for a firecracker bundle, Cantonese opera performances and the Mazu parade, are mostly organised by wealthy people or local residents who had fundraised for the event. These festivities enhance cohesion amo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villages, descendants of island inhabitants who had migrated overseas, as well as communities in Sai Kung.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passing of histor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spread of religion via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s people settled down in Hong Kong over time meant that the Tin Hau temple and Catholic church on High Island became witnesses to many changes in society on High Island. The creation of local identity on the island became an important cultural asset bridg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 of varying origins.

## II

Two main religions co-exist in harmony on High Island. Island inhabitant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religious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year.

### **Christianity**

In 1864, Fr. Simeon Volonteri of Pontificium Institutum pro Missionibus Exteris, P.I.M.E., Milan, Italy arrived in Sai Kung Town, where he was warmly received by the local people and offered a piece of land near the Tin Hau temple to build a small chapel, a school and quarters. Fr. Simeon drew a "Complete Map of Xin'an County" in 1866, and information on Sai Kung territorial waters was included in his map. In 1910, a Catholic church was built at Lung Shuen Wan (which is now dilapidated). The new church at Pak A village was opened in 1956. Although it is now in poor

condition, its structure and architectural style can still be seen in the remaining columns and windows.

### **Tin Hau**

#### *The Birthday of Tin Hau, Jiao Festival and Tin Hau Water Parade*

Mazu was originally a daughter of the Lam family of Meizhou Island in Putian, Fujian. She was later worshipped as a sea goddess. The Tin Hau temple on High Island was constructed at the latest in the six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1741), boasting a history of at least 270 years. Tin Hau's Water Parade, a biennial celebration, is the only water parade celebration of Tin Hau along the Guangdong coast. The Tin Hau temple on High Island is still located on the coast, unlike other Tin Hau temples which have relocated much further inland. The Birthday of Tin Hau and Jiao Festival are staged at the same time continuously for four days and five nights, in a season when the fishermen are less busy. Participants practise a vegetarian diet for four days before the start of Jiao Festival. Cantonese opera performances are staged to entertain deities, spirits, and villagers.

### **Yuen Tan**

According to folklore, Yuen Tan Temple of Pak Lap Bay was built to suppress the Tiger Hill (Pak Fu Shan), to protect the inhabitants and to ensure that their descendants would prosper.

## **V.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Until the 1950s, due to historical reasons, boat dwellers (Tanka people) rarely had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an education. Inhabitants on the island, who were mainly Hakka people, had access to a traditional private school in 1925, while the Tin Hau temple of Tung A village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of Pak A village also offered lesson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two villages hoped that school services could continue. In October 1947, a licence was issued and the name of "Leung Shuen Bay School" was confirmed. From then on, both Hakka and Tanka people enjoyed equal rights to education. Right up to the end of the 1970s, over 80% of students were the children of fishermen. Some fishermen's children could only attend classes during the winter when fishing activities were not in season, and they could only attend classes at school for three months. As the children of island inhabitants grew up, they moved away to live in Sai Kung or other places with their families. This resulted in a drop in student numbers and the school ceased to operate. As Hakka or Tanka people migrated to Sai Kung or other areas, they gained access to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education and medical care. Their ways of life also changed as they no longer depended solely on fishing or farming.

## **VI.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igh Island has always been heavily reliant on its fishing industry which includes nearshore fishing and deep sea fishing. For example, in the waters near Pak Lap village, there was an abundance of *gymnocranius griseus* (a species of marine fish), while on land, there was a small area of farmland. Hakka people would exchange their crops with fishermen, or sell them in Sai Kung Town. At Sha Kiu, there were once salt fields which were terrace fields built along the terrain. However, they were not very efficient.

In the past, four large convenience stores used to serve island inhabitants and fishing vessels which passed b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re was a large signboard stating “Kwong Wo Yuen Oil, Sugar, Rice, Textiles, Sundries, Patrol, Firewood, White Salt, Yam, Woollen Yarns, Mountain Products, Delivery to Customers”. This listing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the day-to-day necessities of inhabitants along the bay.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s there were food shortages, the fishing industry developed significantly, allowing people to survive on a diet of fish. The Junk Fishing Syndicates were set up at the eight local centres of the fishing industry. After the war, the government immediately set up the Fisheries Department to manage matters regarding the fishing industry in Hong Kong. In the 1970s, the mariculture rafts at High Island came into use,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motorised fishing vessel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ishermen’s yields.

In the recent decade, new opportunities in High Island have come about through the publicity of the Birthday of Tin Hau festivities, and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conservation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These initiatives encompass a proposal to enhance the kaito ferry service to and from Sai Kung, and a plan to build an exhibition hall on the island. In 2017, the government initiated the “Pier Improvement Programme” which included the pier at High Island. Pak Lap village also plans to convert Hakka village houses into a youth hostel and to build a peace park to promote eco-tourism.

## **VII. A Natural Wonder of the World**

High Island is uniquely formed by basalt. Around 140 million years ago, the eastern part of China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volcanic activity. During that period, several



large volcanoes were formed in Hong Kong, one of which was located in what has become present day-Sai Kung. When the molten lava layer cooled down, hexagonal pillars were formed and these were distributed in High Island, forming an impressive landscape. The stone pillars are extensive; the diameter of a pillar can reach three metres, and their heights vary between several dozens of metres to one hundred and fifty metres. Apart from Linhai and Quzhou of Zhejiang and Shanmen Town, Siping City, Jilin in Eastern China, only the hexagonal basalt pillars at the East Dam of the High Island Reservoir in Hong Kong are a light yellow acidic volcanic rock containing over 60% silicone, which is distributed over an area of 150 km<sup>2</sup>(including territorial waters).

The major discovery of High Island as a super volcano was made due to rapid population expansion in Hong Kong during 1950-1970, causing a shortage of fresh water supply. In 1971,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decided to build the High Island Reservoir, which is the largest reservoir in Hong Kong. High Island and Sai Kung Peninsula are thus connected by the East Dam and West Dam of the High Island Reservoir. A natural wonder of the world – a magnificent panorama of hexagonal volcanic pillars – was unveiled and is now known as the Sai Kung Volcanic Rock Region of the Hong Kong UNESCO Global Geopark.

## **VIII. Conclusion**

“Dragon Boat Drums, So Loud that the Three Islands are Shaken.  
Paddling the Dragon Boat, So Fast that it Travels Up the Sky.”

- Fishermen’s Folk Song of High Island

This lively fishermen’s folk song, also known as “Haam Shui Gor”, vividly illustrates the livelihoods, festivities, and peoples’ sentiments towards High Islan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visits were made to various locations in High Island, and dozens of island inhabitants were interviewed in order to form the Hong Kong Maritime Museum’s first oral history archive, in an effort to preserve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islands.

The publication is multi-faceted and includes underwater and land archaeology, such as the Song dynasty stone anchor found in Sai Kung, the relics of the Ming shipwreck from the Sha Tsui site of the High Island Reservoir, the oral history records of island inhabitants, the Birthday of Tin Hau festivities and relevant items, the tools used in

the daily lives of fishermen, religious sculptures of deities worshipped by fishermen, and photographic materials.

These oral history records, underwater archaeology and material culture serve as valuable evidence of the exchanges and ethnic migration of people on the islands surrounding High Island and amongst the regions of South China, Fujian, and Guangdo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languages and the spread of religion suggest that it is highly probable that one of the routes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began in Fujian, with Hong Kong en-route to the Nanyang region. These artefacts and records are also helpful for gaining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lives of local fishermen and the local customs of what was once the fourth largest island in Hong Kong.

Through the study of High Island, it is hoped that this book will facilitat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ich and unique island culture of Hong Kong, as well as other stories regarding the city.